

甯死不屈

(塔拉斯拉一家)



郭尔巴托夫著

蒼木譯

屈不死甯

(家一斯拉塔)

目次

第一部……………三

第二部……………五六

第一部

(一)

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連一輛向西去的汽車也沒有！

輻重車，乾草車，空子彈箱車，衛生車，無線電箱車一羣一羣地移去；疲勞不堪的馬匹重步重步地踏着；風塵僕僕而形容憔悴的人們抓住砲架蹣跚地走着，——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都經過奧斯特、莫吉拉，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以東去：一去無蹤，好像那暴戾的褐色塵土把它們吞嚥了似的。

到處都是驚慌不安，只聽得轟叫聲，呻吟聲，車輪軋軋聲，鉄器吱吱聲，人衆咒罵聲，傷兵叫苦聲，兒童啼泣聲，看來，就好像是這條大路在車輪下面唏噓嗚嗚，驚惶莫測地沿山坡中間奔去一樣。

當這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在奧斯特、莫吉拉地方，祇有一個人形容上是很鎮靜的——這就是老人塔拉斯——雅村珂。他沉沉地扶着手杖，站在那裏，神色森嚴，目不轉睛地，監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整天裏一句話也沒有說。祇是皺着白眉，瞪起黯眼，望着這條飽受驚慌的大路在那裏癱瘓似的奔馳着。在旁觀者看來，彷彿他是個鉄石心腸的人，對眼前一切都是漠不關心的。

但是，在路上這羣顛連困苦的人中，大概就沒有一個人的心靈是像塔拉斯的那樣熬苦受難，哀號

着，啜泣着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想到。——我呢？我又怎麼辦呢？我身邊又有婦女，又有孫兒，能逃到哪里去呢？」

一羣汽車披塵破霧的從他身旁駛過去了，——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塵土拊上白楊，樹成了灰色，重沉沉的。

「我又怎麼辦？難道站在大路上，揮起雙手，叫着：——且住，你們往哪兒去？你們逃到哪里去呢？——或者跪在大路中間，跪到灰塵裏，吻着戰士們的皮靴，懇求他們：不要走掉啊！既然我們老的小的都留在這裏：你們怎敢單自走掉」。

然而各種輻重車輛還是接連不斷地走着，——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都沿着佝僂的大路，冒着風塵，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以東去，往頓河以東去，到窩爾加河東岸去。

當輻重車輛拉成一綫依然沿着那佝僂的大路行進時，在塔拉斯老人眼中，總還閃爍着一點點的希望。好像塵霧迷漫中，東面什麼地方忽然出現了一大羣隊伍，迎着這人潮走來，那些雄糾糾氣昂昂的壯士駕起坦克，照直向西駛進，所向披靡，銳不可當。祇要是這根綫綿延不已，祇要是它不斷掉才好：然而這根綫是越來越細了。如果它一旦斷掉，那時又：關於那時又：這層，塔拉斯連想都怕想得。那就會是大河阻隔，丟在這岸的是帶着脆弱無力的婦女和孫輩的塔拉斯，而那岸某個地方，則是俄羅斯，從軍的兒子們以及他——塔拉斯六十年來希望所寄而朝夕奮鬥的一切。罷了，這點還是不想的好。不想，不聽，不說。

塔拉斯回到自己石灘城來時，已是黃昏時候了。他穿過全城，到處都變得不認識了。城裏空空

如也，一片靜寂。此刻他就像是走到一所房主們匆忙搬走了的住宅中一般。電桿上斷脫了的電線搖來擺去。碎玻璃片散在滿街。處處是焦煙氣味，燒燬了的紙灰瀰漫空中，紛紛向屋頂上墜落。

然而石灘城仍舊是一片沉寂。祇有那些民房屋頂上的麥稈是淒涼地萎縮着。院內繩子上晾的衣服在迎風飄動。照在白襯衫上的斜陽好像血跡一般。鄰居正在台階上昇火壺，含有一股焦煙和火藥氣味的空中，頓時串起一束火壺煙子，可怪而又可愛。好像此刻塔拉斯老人不是從奧斯特、莫吉拉歸來，而是從工廠內下了工回的。門前花欄裏的紫羅蘭花迎晚開放，這是晚間才香的花，這是工人們的花。

塔拉斯聞了聞他小來就認識的這股香氣，陡然間，突如其來地斷然想道：「該活下去！」——要活下去！——接着就走進屋子裏去了。

一家人都是默默無聲的來迎接他。他朝全家人——上自老妻伊甫洛森娜，下至小孫女瑪麗亞縱眼一望，頓時就了解到：此刻世界上他們除掉他這老祖父以外，是任何人也沒有了；現在他單獨一人要對全世界，對所有的人，肩負着全家的責任，肩負家中每個人的責任，肩負他們生活上的責任，肩負他們精神上的責任。

他把手杖一放到房角上的原來地方，就極力鼓起勇氣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定要活下去的。定要設法活下去……立刻就命令家裏存起水來，關上窗葉，閉緊大門。

然後他就朝那十三歲的孫子連卡一望，格外嚴緊地補上一句：

——未經我的許可，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準出去！

夜間，響起砲來了。一連響了好幾個鐘頭，石灘這棟老舊不堪的小屋子此刻總在顫抖，好像是在

6 打寒戰一樣。屋頂上的鐵葉破裂的響，玻璃全在哀鳴。後來，砲聲停止了，馬上就是嚇人的——死的靜寂。

忽的連卡從街上跑回來了，他光起一個頭，大驚小怪地叫道：

——噯呀，爺爺！德國鬼子進了城！

塔拉斯爲了豫防女人們叫喊哭泣，立即向連卡叱的一叫：

——小聲！——並且拿指頭嚇他。——這不關我們的事！

(二)

——這不關我們的事！

大門門起來了，窗葉也關緊了。只有從縫隙裏微微透進來的幾縷陽光在地板上掙抖着。世上是一無所有——既無戰爭，又無德寇。雜房裏有老鼠氣味，廚房內有生麵團氣味，塔拉斯房間裏有鉄器和松樹鉋片的氣味。

伊甫洛森娜爲節省燈油起見，祇在天斷黑時才把神燈點燃，每次都要嘆訴一聲：「上帝，恕我！」。一架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騎像的舊掛鐘，在那裏慢慢走着，它仍然和從前一樣，每天要慢半個鐘頭。見天早上塔拉斯要移動一下指針。一切仍舊——既無戰爭，又無德寇。

然而滿屋子裏都是驚心動魄的吱喳聲，嘆息聲，沙沙聲。塔拉斯明明聽得到處都傳來有暗啞的喋啞聲和嚶唔的啜泣聲。這是連卡從街上聽來了消息，躲在房角上同女人們唧唧咕咕，不讓爺爺聽見。

而塔拉斯也就裝作是什麼都沒有聽到的。他一點也不願意聽到，但是又不能不聽。其實，所有的話都從這老牆壁的縫隙中鑽到他耳朵裏來了：槍斃人：毒打人：押解人：他當時氣得怒火騰騰，猛然往廚房裏一鑽，涎沫直噴地叫道：

——休說，你們這般鬼婆娘！打死了誰呀？槍斃了誰呀？死的又不是我們。這不關我們的事。——說罷，把廚房門一摔，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以後，他就成天一個人關在自己房間裏，這做那做：鉋呀，鋸呀，粘呀。他製造了一生的東西，已經成了習慣，無論火車頭輪子也好，小迫擊砲也好，他樣樣都做。他不勞動就過活不下去，猶如有些抽煙的人沒有煙吃就過活不了一樣。勞動是他的心靈、習慣、熱情所競競要求的。那知現在他這雙全能可貴的手，誰也不需要了，誰也用不着他來製造車輪和迫擊砲了，可是無用的東西，他又不會做。

於是他就造出些煙嘴，梳子，發火機，縫針等等，——他的老婆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市場上去換麥子。滿城裏沒有烤好的麵包，也沒有麵粉。市場上祇有麥子賣，按杯出售，好像從前賣麥子一樣。他用木板、齒輪和鉄軸三種東西，造出一盤手磨來磨麥子。當手磨造成之後，他對着他的傑作望了又望，然後苦笑一聲，說道：「好一架組合機！工程師庫卡同志呀，要是你看見我，看見我這種情形，定會與我同聲一哭，哭我的老年和天才就這樣浪費掉了啊！」。他把手磨交給他的老太婆，並叮囑一聲：

——不要弄壞了！等我們的人回來時，好拿出去給他們看。交到博物館去，陳列在穴居時代部裏。

7 他特別熱心和聚精會神來製造的就是鉄鎖與門門。每天他都在構思那些更巧妙，更周到，更可靠的窗葉上的套扣，門上的鍊子、鉄鎖和門門。他把昨天安上的都拆下來，又裝上新的，試了又試，稍

不合局，又去發明旁的。他想方設法來改善親手造出的這套門，一如戰士們在塹壕裏改善自己的防禦工事一樣，——每天都在改善。老太婆收起那些舊式鎖，携往市場上去。頓時就賣掉了。人的生活簡直變成了狼的生活，每個人都想更可靠地關緊大門，藏在自己的穴洞裏。

有天晚上，一個鄰居來扣塔拉斯家裏的門，塔拉斯站在門內嚴格地盤問了好久，問他是什麼人，來幹什麼事，然後才懶散散地去動手開門：鉄鎖開得喳喳作響，鍊子嘩喇的落下，門咿啞然一聲退開了。

——碉堡，——隣居一進門，就朝門門上一望，說道。——塔拉斯，你這不是住宅，簡直是個碉堡。——隨後就到房裏問候了女人們一聲。——防軍也是這麼嚴緊。這位——他指着連卡說，——就是防軍的主腳麼？

塔拉斯怪不喜歡這個隣居。他們牆靠牆的住了四十年，就吵鬧了四十年。在塔拉斯看來，他這人太靈活，太輕快，愛嚷愛鬧，閑話又多。塔拉斯所喜歡的是那種從容不迫，遇事認真的人。尤其是此刻，他連什麼人都不願意看見了。現在有什麼談場？他噓了一口氣，祇準備來聽聽罷了。

那知隣居一坐到桌子跟前，半天一腔不開。看來，環境也在拘束他，他自己也老成持重起來了。

——塔拉斯，你就防禦起來了麼？——他終於問道。

塔拉斯兩肩一聳，毫不作答。

——啾啾！你就準備這樣坐在屋裏麼？

——是，就這樣。

——啾啾！塔拉斯，你就連一個活的德寇也沒有看見嗎？

——是，一個也沒有看見。

——我可看見了。真是不看的好！——他揮一揮手又不做聲了。坐着，搖頭，噴鼻涕。
——滿城都是警察，——忽然他又說道。——也不知道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也不識。
這般傢伙我們連見都沒見過。

——這不關我們的事，——塔拉斯含糊地說。

——是呀：不過我說一句：無恥的人原來很多。

——大家都在打算，怎樣救自己的性命，其實應該想想，怎樣救自己的心靈。

——是呀：

他倆又沉默無語了，沉默好久，並且兩個人都在想同一件事：怎樣活下去？怎麼辦？將來怎樣？

——據說，——隣居低聲懶氣的來上一句，——德寇要恢復那個工廠：

——哪個工廠？——塔拉斯驀地一驚，問道。——我們的麼？

——就是：除了我們的，還有別個不成！

——那決不會！德寇又到哪里去找人手呢？

——那就強迫你幹。

——強迫我麼？——塔拉斯緩緩地搖了一搖頭。——這工廠是我親手造成的，我又親手把它破壞了，免得落到德寇手中。他們要我幹，我決不幹，就寧可讓我的手枯掉。

——他們能夠強迫你幹的，——隣居輕聲反駁一句之後，就站起身來，這個駝背老人與主人告別了。

——噢，少陪了，塔拉斯。好好活下去吧。坐着好了。橫豎你有很嚴緊的防軍，——他愁悶地戲謔一聲，腳已經走到門邊了。

塔拉斯送走他後，接着就仔仔細細地把大門關上，門起全門，鎖上加鎖。咕噥了一句：「這不關我們的事！」然而這並不是真話。隣居傳來的這個消息太關切他了。大門固然可以鎖上，而心靈又怎樣鎖得住呢？

家庭，工廠——這就是塔拉斯底生命所在。此外則一無所有。家庭和工廠。現在又剩下什麼呢？家庭麼？我的兒子，我的匠徒，他們又在哪里呢？兒子一個不在。剩下的全是女人。森嚴的防軍。工廠麼？我的工廠，我的車間，我的老庚們又在哪里呢？工廠沒有了。一堆瓦礫。烏鴉窠。

那麼，剩下的又有什麼呢？祇有一個東西——信念還在。我親手造成的，我親手破壞掉的，我還要親手把它恢復起來。德寇，這無非是瘟疫，是災星，現在猖獗，很快它就要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這不過是一時的災禍罷了。

但此刻，塔拉斯是破天荒第一次的驚惶想道：「要是長此下去，又怎麼辦呢？」他即時又拋棄了這個念頭。認為「這是決不會的！」。但是這個念頭硬鑽進他腦子裏：「永久這樣，又怎麼辦呢？真的工廠也同從前一樣開工？真的也許格特曼或他的承繼人再回到廠裏來？真的像是什麼都沒有——既沒有過沃羅希洛夫，巴荷明珂這班人，也沒有奧斯特、莫吉拉這個地方，既沒有一九一八年的征戰情形，又沒有一九二一年的忍饑拚戰時日，也沒有一九三一年的勞動突擊之夜麼？」他就房裏來回踱着，想來想去，還是想的一件事情：「難道永久這樣麼？難道找不到無恥的人手麼？」馬上他又回答自己說：「也許，找不到，但是找不着我——我的兒子們沒有守住防線，我定要守住，我硬要等到這天」。此刻他依然是在房裏踱着不停。老舊的地板在他的沉重脚步下啞啞發響。那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馬蹄踏着，的舊掛鐘盤上的指針帶着沉重的聲音動個不休，一點一滴，一點一滴。

(三)

一點一滴，一點一滴。

每逢早上正六點鐘，塔拉斯房內的鬧鐘激地一鬧，就把他驚醒了。老人急忙轉了個身，可是馬上又想到：並沒有什麼急忙的必要，但他也就起床了。第一件大事是對鐘，他把那掛鐘上慢半點鐘的指針向前移準。白天一開始，驚慌就隨之而來了。每天都有新的驚慌發生。

德國人宣佈，所有城市各機關中從前的工作人員，一律要到職工作。塔拉斯第二個兒子安得列之妻安托琳娜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但他只是迎手一揮：

——這不關我們的事！

——可關我的事呀……她怯然反駁道；因為德寇未來之前，她是市政局住宅管理課的會計員。——不相關，不相關！——塔拉斯朝她猛吼一聲，再也不願聽這樣的話了。

過了幾天，安托琳娜接到了召帖。市政局嚴格地要她去上工。「開始了！」——塔拉斯心裏一怔。——來尋找無恥的人手了！」。他奪去安托琳娜手上的召帖，揉成一團就丟掉了。

——我們家裏的人，一個也不得替德寇辦事！一個也不！——他當着安托琳娜叫道，好像她是罪不容誅的。——我決不許我幹，也決不許你去。你要懂得！

那知又過了幾天，石灘這間小屋門上搥得直震。警察到了。塔拉斯那套堅固門門也無濟於事——只好開門了。

11 他們走進他的屋子來，就像是到自己房裏一樣，帽子也不摘，黑軍大衣也不脫，就照直住房裏闖

12 去。對塔拉斯連望都不望，毫不客氣的就往凳上一坐。

——誰是安托琳娜？

——我，——安托琳娜周身發抖地回答了。

——護照！

她交出了護照。一個紅頭髮的獨眼警察抓到護照，就塞進衣兜裏去了。隨後他一言未發，站起身來，逕直向大門口走去。

——護照呢？——安托琳娜追着問道。

——到勞動介紹所去取。

塔拉斯氣得雙目發怔忍無可忍，滿想來打個抱不平：

——沒有請教，老總：

那知那警察把他僅有的一隻眼睛瞥了他一眼，叱道：

——這不干你的事，老傢伙。很快就要輪到你頭上來的。我已注意到你了！——接着把大門一拉，拉得鎖鍊嘩啞亂響。——唔，你還想閉門拒官呢！——說完就走了。

這齣戲只演了五分鐘，然而在塔拉斯看來，彷彿有二十五年之久，簡直像是把他一下扔到二十五年前的場合上，又像是石灘那場半夜敲門的故事，門外嘶聲叫道：「電報！」——並且還有馬刀碰着馬靴的啞啞聲。

——我以爲——他噉起嘴巴，搖頭說道，——我到死也不會再聽到「警察」這兩個鬼字的：

清早，安托琳娜往勞動介紹所去領護照，一直到天晚才轉回家來。塔拉斯掠了她一眼，一個字也沒有問她。實在沒有問的必要了。

安托琳默默無一語的往凳上一坐，好像僵了似的。她就老是這樣坐在漆黑的廚房中，懶洋洋地垂起兩隻手，一言不發。老太婆伊甫洛森娜走攏去，在她身旁坐下。

——挨了打麼？——老太婆細聲問道。

——祇沒挨打。全都遭受了，——安托琳回答。——跪得我一生都夠受了。

——請準了麼？

——準許我不到德國去，但還是要我去上工。

——去上工？——老太婆驚得雙手一拍。——老頭子會容許麼？你該睡他們一口惡涎啊！

——唾涎！那還行！我親眼看見有人在這介紹所裏被他們打得吐血咧！媽媽，不，我不是英雄。我爬過了。

當天夜晚，她簡直不能成眠。她恍恍惚惚，總覺到隔壁房裏塔拉斯的沉重脚步声。「踱來踱去。踱個不休，——她焦急得難過。——無非是在咒罵我哩！」。後來竟昏迷模糊的想到安得列了。她看見他渾身是血，連睬也不睬她，却逕直望過她的身子，望到她背後什麼地方去了，好像她是無影無形似的。她連忙跪在他的面前。「安得列，我在行動上，思想上，任何時候也沒有背叛你呀！」。但他依然是望着前面，一言不發，彷彿沒有她在場一樣。而門外塔拉斯的脚步聲仍舊在那裏響着，又好像聽到有人譏笑的聲音：「塔拉斯，你的防軍裏有人叛變！叛變！」

一清早就她收拾去上工，她極力避開塔拉斯的視綫，但她從頭到脚都覺得塔拉斯是在注視她，沉默、惡狠狠的注視着她？——任憑怎樣，也躲避他不開。

安托琳終於向外走去，直到抽門鬥時，才哀聲說道：

——爺爺，請你饒恕我吧！我……我挨不住打！

(四)

「我挨不住打」。現在她已經落到恐怖場中，每時每刻都覺得要挨打了。祇要一聽到高聲的嗚叫，她背上就顫抖起來。此刻她的背成了她身上最具有靈感的部份。她周身都是麻木的，僵硬的，祇有一個背是活着的。

勞動介紹所的那一天祇是驚嚇和凌辱了她一頓，其他一切還是以後的事。

市政局住宅管理課的職務，起初，倒使她安然無事。那裏，誰也不願工作。大家坐着吃葵子。葵子殼就睡到寫字台的空抽屜內。

——姑娘們，吃吧，吃吧，——會計長卓雅、亞珂弗列娃對大家說。——可是，我千萬請求你們，要是德國人進來的時候，大家都得裝作在做工的樣子。我千萬請求你們，裝一裝樣子。

果然衛戍長來了。照規矩，大家都要站起來鞠躬，在德國人尚未點頭之前，大家都得彎起腰等着。他偏是好久也不點頭。故意的不點頭。他冷酷地把各人肩背輪視一番，等着，等到大家的頭再低下去一些。

——低下些，低下些！——安托琳娜底同事們向她喋囁着說。她不會鞠躬，任何時候她也沒有這樣鞠躬。於是她的背開始顫抖起來，等待挨打。

那位建築家老人本是患氣喘病的。他一低首鞠躬的時候，血管的血集到他那枯萎的臉頰上，咳嗽使他苦得難耐。他極力把咳嗽抑制住，把頭再往下低。同時他想到：「大概有一天我會這樣死掉的！」。

終於那衛戍長淡然點了一下頭，就走到自己房間裏去了。安托琳娜極力不去望同事們，同事們也不望她。建築家老人沉重的往凳上一倒，就咳得那麼難受，好久都不停息。

安托琳娜逐漸安靜下來，祇是一聽到人敲門，背就如此機警地顫抖起來。「祇要不挨打！祇要不挨打！」同事們安慰她說：「傻瓜，我們是市政局的職員，誰會來打我們呢？」。在他們看來，市政局就是他們的避難所。

那知，有天早晨，一個兇得臉色發青的德國中尉闖進住宅管理課來了。他指着自己的手錶，口涎直噴，有頭沒尾的叫個不休。工程師馬里斯基試試去向他解釋，他走到他面前，全身發抖，囁嚅地說：經過半點鐘，祇須經過半點鐘，工人們就到府上來替大人裝爐子。要是大人允許的話，我當工程師的親自來，把什麼都做好。我之所以遲誤了半點鐘，——中尉大人，祇遲了半點鐘，——這唯一是因爲上校大人有命令，要派工人到他府上去，可是又找不到工人，雖然我們也稟明過上校大人，說中尉大人：當他還在申辯時，中尉就在慢慢地解脫腰上的皮帶。「他想幹啥？——安托琳娜一驚。——爲什麼解下皮帶呢？」——忽然就聽到皮帶抽打聲和嗚叫聲。她嚇得一叫，連忙雙手把臉蓋住。頓時她覺得背上痛楚不堪，好像是在打她一樣。皮帶還是在響，沉重的一聲一聲，像是落到一個什麼軟東西上面似的。

所有坐在房內的人不是轉過身子，就是低下頭去，免得看見野獸們在用皮帶鞭撻這位成年的大漢子，並且是全城聞名的工程師。這是奇恥大辱。這是目不忍見的事。祇有一個年輕幼小的司賬員妮娜，才張起那對驚得發怔的眼睛，在觀睹這悲慘的一幕。她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看見打人。

德寇的皮帶還是在馬里斯基身上響着。然而此刻已經打得不是那麼激暴，而是有計劃的，有條理的，像機器動作一樣，先向臉上，再向肩上，背上，一路抽起下去。這位身軀高大肩膊寬濶的工程師彎起身子，就站在他們面前，毫未躲閃，既不叫，也不哭。祇是縮着頸，束着身，兩手護面，雙肩抖擻而已。

房內籠罩起一片可怪的靜寂。各人在自己桌子旁沉默地站着，德寇沉默地打着，工程師沉默地挨着。駭人的沉默，恥辱的沉默。

後來那個德寇不慌不忙、慢慢吞吞地，繫上皮帶，穿起大衣就走出去了。桌上旁邊的人依然是沉默地站着。安托琳娜哭起來了。馬里斯基赧然張開眼睛。他想笑一笑，好來遮蓋他的苦痛和羞慚。但是他臉上的筋肉顫動得這樣厲害，忍無可忍，結果不是笑容，而是一副悲痛得可憐的面貌。他連忙用手把臉蓋住，就在大家面前，大號大哭起來。

從此以後，祇稍微有點大的叫聲，敲門聲或是樓梯上帶馬刺的腳步聲，安托琳娜底背就顫抖起來。她到了街上，再也不一步步的走了，老是跑着。有時她緊縮縮的靠着牆。她害怕十字街口，害怕一切人，甚至害怕塔拉斯。對於她說來，昨天，德寇沒來之前，城裏還是那麼愉快可親，今天就變得這麼駭人了。昨天，德寇沒來之前，家裏還是那麼舒適可愛，今天就變得這麼驚人了。總之地上一切，無一不使她驚駭。

現在她常常哭，遇事哭。作工時哭，在家裏望見瑪麗亞這小女兒時也哭，睡覺時聽到塔拉斯那腳步聲時也哭。她連容顏都哭老了，人也哭醜了些。她簡直害怕照鏡子。「再哭不得！——她自己勸自己說。——再哭就會完全哭成老太婆了。將來安得列回來時，我又怎有臉見他呢？」不想便罷，那知一想到安得列時，她又大哭起來。

而塔拉斯在隔壁房裏踱了一個通夜。他的腳步聲在這靜寂的屋子裏，更加響得厲害。「踱來踱去，踱個不休，無非是在咒罵我哩！」。

但是塔拉斯現在很少想到安托琳娜。

(五)

現在塔拉斯是在想自己的女兒娜司珈。

他總是在暗中注視她，用他那銳利而凝集的目光偷視她。娜司珈常驚異地問道：

——爸爸，你幹麼這樣。

——沒有什麼！——他嘆了一口氣。

然而總有一點什麼秘密心思在苦惱他，弄得他坐臥不安。有次，他滿不高興的皺起眉頭問他的

老婆：

——母親，我真不解，好像我們娜司珈變得漂亮起來了？是的嗎？

——好看起來了，——伊甫洛森娜很自豪地回答。——真的值得誇獎，——好看了。

——對，對：——塔拉斯辛酸地嘆道。——我也看見：

另一次他又問：

——我們的娜司珈究竟多大年紀了？

——十八歲了。父親，當真你就忘掉了嗎？

他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是的，十八歲，怎忘得了，我記得。啊唷唷！

從前，娜司珈夾在滿屋的旁人孩子一塊玩耍時，塔拉斯對她並未加以注意。無論是自家的或外人的孩子，儘管他們到處鬧個不休，祇要他們不動他的工具，他連望都不望的。因為其他一切的事情有17 學校有青年團組織去照管。孩子們一天天長大起來，皮靴漸漸地磨壞着，他們自己也就找到自己的幸

福。而現今什麼都沒有了——既無青年團組織，又無學校。他，塔拉斯，單獨一人，身爲一家之主。法官也是他，教師也是他。他單獨一人肩負所有孩子們的精神上的責任。

眞眞不幸，倒霉，娜司珈居然不適時的，在這個苦難的春天，驀地發育起來，儼如含苞迸放的鮮花一樣。她那健美的體質好似一經春沍灑滴，竟現得那麼酥軟迷離。她正該去嘗試戀愛中的甘苦滋味，期待着自己的青春幸福。

幸福，怎樣的幸福？當塔拉斯一望着娜司珈的時候，不禁五內俱焚，肝腸寸斷了。她關在房間裏，看也看不見她，聽也聽不到她。她靜悄悄地走着，靜悄悄地工作着，靜悄悄地言談着，成天默不作聲。她坐在小窗戶前的凳子上——默不作聲。坐着默不作聲。『爲什麼默不作聲？』——老人焦慮起來。坐着默不作聲。坐着默不作聲。老是這樣奇怪而難過地沉默着，大概，她是在胡思亂想。想什麼呢？又在夢想怎樣的幸福呢？總是這樣默不作聲：

老人也就脚前脚後的總是釘着她。

——不要到街上去，——他一看見她裹起頭巾時，就嚴厲說道。

——好，——她恭恭敬敬地回答之後，仔仔細細把頭巾摺起，又坐到小窗戶前的凳子上。而他就
在滿屋子裏重重步重重地踱着，煩悶不堪。隨後又來找女兒出氣。

——你幹麼坐着？去遊逛遊逛吧。就穿件舊外衫，現在不是打扮漂亮的時侯！

她也就唯命是聽的連忙換件舊外衫，纏個破頭巾，穿雙舊鞋子。但她與衆不同，那怕是這樣的裝束，而她的青春美依然是嬌絕一世的顯露出來。惹得塔拉斯愕然嘆道：『竟至活到這個時光了！連自己女兒的美都不樂意了！』。

但是女兒的心靈究竟怎樣，他還是揣測莫定：「現時這代青年人究竟是什麼子弟，是一班什麼後生？」這班後生，他是完全不知道的，簡直是全不相識的。雖然他不知道他們，可是他懷疑他們。「這些專靠父母教養起來的人，既沒有吃過一點苦頭，又沒有在亞歷山大、巴荷明珂的部下征戰過，人生疾苦一竅不通，這些人又能作什麼呢！」。於是他此刻就詛咒自己了，為什麼從前不好好研究研究孩子們的心理，弄到他現在既不知道怎樣同他們說話，又不知道怎樣去探索他們的心靈，而他却要對全世界，對所有的人來負起他們的責任。

——你幹嗎不作聲呀？為什麼老是沉默呀？——有次他朝女兒叫喊地問道。

娜司珈詫異地抬起眼來，兩肩一聳，回答說：

——爸爸，我又說些什麼？你問好了。

可是他並不知道，要問她些什麼和怎樣問她。他嚴格地，吹毛求疵地把娜司珈的女朋友們都打量了一番。其中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有好的，也有壞的。而他所厭惡的祇是一個麗枝。現在她自己已經改成德國名字——露枝了。

當塔拉斯最初看出她這個輕狂傢伙時，驚訝得連口都合不攏來。露枝裝扮得那麼鮮艷刺目，裙子吊在膝蓋上頭，頭髮梳得那麼古怪——幾束淡黃色的捲髮蓬在額角上，笨得可笑，簡直不是俄國式的，總之，她從頭到腳的打扮，既不是俄國式的，又不是德國式的，而是狐狸精式的。

——你是什麼人的女兒呀？——塔拉斯釘着她問。

——安同、露格琪底女兒；露枝，——麗枝乖巧地回答。

——滾開去，亂污！——塔拉斯暴吼一聲。——我要告訴你那老傻瓜父親來剝掉你的皮。——但

頓時就醒悟起來，覺得出言不慎，於是抱歉似的偷偷望着娜司珈，娜司珈却默不作聲。塔拉斯砰地把門一開，就走出去了。

然而，露枝還是常到塔拉斯家裏來。起初一個時期，她倒有點懼怯這位老人，總是蹬在靠近門檻的廚房那裏，同些女人們嘖哩咕嚕，隨時隨地都提心吊胆，一眼釘着塔拉斯底房門，——因為她自己也有些害羞她本人的裝扮和捲髮，——後來她竟大胆起來，甚至厚起臉皮來了。有次她居然勇氣十足的，跑去責難塔拉斯：

——塔拉斯、安得列維奇，你怎的連娜司珈出街都不允許呢？她有她青春少女的心事，自然想外出遊逛遊逛。

塔拉斯氣得怒火直沖，幾乎昏倒下去。但是他忍住了。他走到娜司珈跟前，悶沉沉的凝視了她好久。

——女兒，你想出外遊逛遊逛嗎？——他問得那麼親熱，從來他同她講話時也沒有這樣親熱過的，然而他的嗓音是顫抖了。

她驚異地抬起頭來，望了父親一眼，連忙又把頭低下去了。

——不，爸爸。

——你聽到沒有？——塔拉斯馬上向麗枝說。——她並不想出去遊逛。麗枝，現在不是遊逛的時候。

——背叛！——麗枝嗤的一聲。

——是背叛，——塔拉斯雍容而森嚴地回答。——比背叛還壞。要是你死了父親，全家人都在悲

痛，難道你也去遊逛不成？現在我們家家都是如此，哪有心事遊逛啊。如果我們在這裏遊逛，我們的人是定不饒恕我們的。

——戰爭會勾消一切的！

——不對！——塔拉斯十分自信地把頭一搖。——不對，麗枝，你胡說八道。戰爭不會勾消一切，而會註明一切的。它一點也不會饒恕，一點也不會遺忘的。姑娘，你且記住！將來我們的人回來時，他們要用他們的清白視線來深察我們的心靈，察明每個人的心跡的。那時他們就會看出：某人等待，某人相信，而某人背叛了，某人遺忘了。

——那麼，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回來呢？

——很難說，姑娘。但是定會回來的。你且記住——定歸要回來的。

——那時青春也就虛度了啊！——麗枝嘆息一聲。——黃金時代也就會過去了啊。到我們的人轉來時，我們業已半老了，他們連望都不會望我們了。不，——她把捲髮一抖，——不管怎樣，還是趁時逛它一番的好：

然而娜司珈默不作聲。

忽的，連卡——塔拉斯家裏的防軍主腳——從暗裏鑽起出來，很調皮地笑了一笑，說道：

——爺爺！現在對這樣的人，——他朝麗枝閃了一眼，——也作出歌來了，城裏人都在唱哩！我全知道。

——什麼歌呀？

——叫做「同德寇吊膀子的姑娘不要臉」的歌。

當時他就挺身站起，拉起那小孩子的清脆嗓子，唱道：

一個年輕的姑娘向德寇賣笑。 姑娘姑娘，忘記了你的舊交。

祇惹得你父母，苦上加苦； 可憐的人們都爲自己的兒子哀號。

姑娘姑娘，你這快就忘記了； 而今是救國拼戰，累夕累朝。

男子漢也爲了你們跑上戰場； 頭一仗，就奮勇殺敵把頭顱拋。

看，那裏河上，浩大的窩爾加； 犧牲了個愛國的少年英豪。

只有風，在吹拂他的淡黃髮； 好像隻愛人手在那裏撫搔。

還有雨，要洗淨他的清白骨； 大地一杯土要將它慢慢掩罩。

青年竟這樣殞命，壯士捐軀； 無非是爲祖國，雖死也不動搖。

姑娘，你春天當着中尉機師的面； 用眼淚來宣誓，願作比翼之鳥。

那知國難日，你就拋棄了這隻鷹； 賣身德寇，祇爲的是一塊麵包

你梳起德國姑姑兒的頭髻； 塗臙擦粉，在敵人面前賣俏。

鷹並不愛你的脂粉和蜷髮； 青年人見到你，就祇有恥笑。

一旦飛鷹壯士和可敬的人回來了； 看你有何面目見這個英豪。

你喪盡了良心，又出賣了肉皮； 姑娘，你縱有一百隻嘴也辯脫不掉

在聽這歌唱時，老太婆伊甫洛森娜連連嘆息，安托琳娜細聲地嗚咽着，麗枝滿臉緋紅，把身子縮起，後來自己驀地大哭起來，一溜煙跑掉了。

娜司珈面色黝白，截然說道：

——並不是個個姑娘都是這樣。也有另一種女子。

她再沒有說別的話了。塔拉斯又不理解這話中的奧妙，猶之他從前不理解她的緘默一樣。她在想什麼呢？沉思什麼呢？期待什麼呢？『啊唷唷！——他嘆了一口氣。——要留心她，留心！』

又怎能留心得她們了啊！連老太婆伊甫洛森娜也是一清早就悄悄地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吃午飯時才回到家來，她擺起一副兇惡面孔，成天發脾氣，鏗鏘罐罐掀得亂響。

——你發什麼脾氣，發什麼脾氣？——塔拉斯忍無可忍的問道。——整整一早上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教堂裏。

——怎樣？

——呸！

——教堂裏又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呢？——塔拉斯戲謔了一聲。

——你是不信神的，對你反正一樣。

忽然那個滿天飛的連卡又鑽出來了：

——爺爺，她不高興那個牧師。

——牧師？那個牧師？

——德國鬼子派了個他們的牧師來了。

——那又是從什麼地方找到的呢？

——從公園裏找到的。那個考斯甲，原是在公園裏侍候人打彈子的，現在當了德國鬼子的牧師。——是他麼？這老酒鬼當了牧師麼？——塔拉斯怪驚訝的，眼朝他老婆一瞥。伊甫洛森娜把鏝鏝罐罐往爐子上直掀，默不作聲。塔拉斯生氣了。

——傻瓜，德寇在污辱你，也不知道！污辱你的上帝，污辱你的教堂，污辱你的信仰，你還到那兒去呢！要禱告，就在家裏，德寇的牧師那裏，却不要去！聽到了沒有？

有天晚上，安托琳娜回到家來，哭得淚人一般。她是看了電影回來的。原來她下工後不想回家，就逕直同她的女同事們看電影去了。因為她這晚上特別害怕塔拉斯：他在隔壁房裏的脚步聲實在太苦惱她了。

電影上是放映的德國軍事新聞片子。忽然銀幕上號聲喧天，這是德寇的坦克正在前進，大砲正在轟擊。電影場四周都是坐的穿黑軍大衣的警察，那樣虎視眈眈的釘着觀眾：怕他們示威反抗。那知，既沒有人叫，也沒有人打口哨，連嗤都沒有入嗤一聲。電影場上是另一種奇怪的景象：大家哭起來了。大砲越打得響，人就越哭得傷心。

德寇們連不了解，銀幕上的大砲打得這麼熱鬧，全不像是真的在戰場上打砲，而俄國女人們又爲什麼哭呢。德寇的軍官們忿恨這些俄國女人，但俄國女人們却愈哭得厲害了。她們每個人都覺得，這是德寇的大砲在轟擊她的丈夫，轟擊她的兒子，轟擊她的兄弟。每個人都在哭自己的親人。她們既不能叫喊，就只好哭泣了。

一個秘密警察的軍官實在忍不住了，他暴跳起來，大聲喝道：

——不準哭！這裏又不是送葬！要笑！俄國豬，笑吧！

電影場開燈了。四面八方的警察一哄而出。那個軍官揮着手棍叫道：——喂，笑吧！笑吧，豬，豬！那知女人們仍繼續地哭着：

——你又爲什麼沒有笑呢？——塔拉斯聽罷安托琳娜敘述這段故事之後，奚落地一笑，說道。——既然去看德寇的電影，那末，就該笑笑啊！要流淚，你就坐在家裏流罷。難道你沒看見——德寇在污辱你的眼淚呀！

他們污辱一切——既污辱伊甫洛森娜的信仰，又污辱安托琳娜的愁腸，又污辱麗枝亦名露枝的青春，並且污辱她的捲髮；他們蹂躪一切，他們還會蹂躪司珈，要是不小心保護的話，甚至連連卡，連小小的瑪麗亞都要蹂躪到的，——須知這般野獸們會用鉄蹄踐踏他們的靈魂，而毫不加以憐惜的；那末，又怎樣小心，怎樣保護他們呢？

——大家都在打算，怎樣救自己的性命，其實應該想想，怎樣救自己的心靈。

(六)

大家都在打算，怎樣救自己的性命，其實應該想想，怎樣救自己的心靈：

塔拉斯關在家裏來「救全」自己。他照舊關門閉戶，坐在家裏。城裏發生什麼事情，——他一概不知。

25 但是城裏極力在吸引他，叫喊他，苦惱他：你看見過我的繁榮，你看——我現在釘在十字架上，塔拉斯，撫撫我的創傷，分受我的痛苦吧！

他再也不能關在家裏了。於是拐起手杖，就走出去了。

前面就現出了那個蹬在小崗上的城市，它雖連不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但還是從前的那個樣子；屋頂和烟肉，屋頂和烟肉；還是那些從邊緣向中心傾斜的街道；還是那些鉄片和磚瓦蓋着的屋頂；公園裏還是那些槐樹。並且白楊上的柔毛還是那樣，一到時候，就快樂的在空中飄飄蕩蕩，有的在街頂上打旋，有的落到屋蓋上，像雪一般。像溫暖的玫瑰色的雪。

——一切還是同從前一樣，——塔拉斯辛酸地搖了搖頭。——一切還是同從前一樣！然而城裏的主人翁却是——德寇！

塔拉斯在城裏走着，深感奇恥大辱，痛苦不堪。「這是些什麼人呢？這又是些什麼人喲！」——他氣忿忿地想道。那知他此刻才看清楚了，街上是渺無人跡。空城一個，又空又寂。簡直寂得連不像是在城裏，而是像在一個墳場中一樣。彷彿這個城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它既不能叫，又不能唱，也不能笑，就活像一個又聾又啞的人，他痛得很，因為他說不出話來，而祇是細聲細聲地呻吟嗟嘆而已。

只見有些陰影，沿着籬柵一閃一閃，急急地掠過那十字街頭，就隱匿到院門簷下不見了。也許某處關閉着的窗戶裏面有人的動靜，但是沒有任何高朗的語聲、歌聲、哭聲從罅隙裏傳透出來。甚至那些昇起的爐煙也是那麼瘦孃孃的，白淡淡的；這也許是沒有燃料，或者是無以爲炊，以致煙子昇起來，在天空抖動一下，像是很害怕的，很快就消散了。

忽然，塔拉斯見到面前有幾個熟識的人走了過去：他叫喊了他們一聲，聲音不知怎的那麼微弱，好似街道中那囁囁作響而悲慘淒涼的靜寂也影響到他。於是他在自家城市裏也小聲小聲的講起話來了，——而他們並沒有聽到他所叫喊的話，甚至連頭都沒掉過來一下。人們的頸顫動得那麼奇怪，

——這是任何時候所沒有過的：迅速，驚惻，慣於東張西望。總之是害怕碰見熟人。

當塔拉斯走到只剩下一堆瓦礫的城市戲院附近時，忽然碰見菲西曼醫生。原來塔拉斯家裏的兒子孫子都是請這位醫生看病的。塔拉斯一見到他，照例把帽子一脫，想依舊向他問候一聲，但一看見菲西曼袖子上繫着一個侮辱猶太人的帶黑六角星的黃色袖章時，於是就向他破例的鞠了一個大躬。

這一鞠躬簡直把醫生鞠得嚇倒了。他連忙閃到一邊，本能的用一隻手把臉蓋着。塔拉斯也就默癡癡的站在他的面前。

——你這是向我：——向我鞠躬麼？——醫生終於細聲問道。

——正是向你鞠躬，亞郎、達非多維奇，——塔拉斯回答。——向你鞠躬，並向你的苦痛鞠躬。

——噯：是：是：——菲西曼不知所措地唧唧噥噥道。——你好吧：你好：你好麼？

我——倒也不錯：——但忽然他喉裏哽結起來，兩手一揮，叫了一聲：——謝謝你，好人！——說罷，連頭都不回，就走掉了。

塔拉斯目送了他好久。醫生的彎背總在這空曠的街上閃着，顛着，跳躍着。至於四周依然和從前一樣：屋頂和煙囪，屋頂和煙囪；還是那些鐵片和磚瓦蓋着的屋頂；還是那些從邊緣向中心傾斜的街道；公園裏還是那些槐樹。並且白楊上的柔毛還是那樣，一到時候，就快樂的在空中飄飄蕩蕩，有的在街頂上打旋，有的落到屋蓋上，像雪一般。

「塔拉斯，你還想到哪裏去呢？你還想看點什麼呢？難道你還看得不夠麼？」而他依然還是沿着那橫遭蹂躪而死氣沉沉的城市街道踱着。它那快樂的活生生的靈魂業已被德寇攝奪走了，割裂掉了，踐踏死了。靈魂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而今這個城市是又聾又啞，一貧如洗。

塔拉斯一個獨人在城裏踱着，他那手杖碰得街上的石頭砰砰大響，一聲一聲的喚起他的回憶。回憶之來，就好像是從每塊磚石，每棟房屋，每道十字街頭——從四方八面紛至沓來的回聲一樣。他生在這裏，娶在這裏，老邁在這裏。從前，這裏廣場上，常時舉行盛大的羣衆大會。沃羅希洛夫演起講來，手總在揮舞。巴荷明珂離開此地後，名垂不朽。青年團員唱「火車頭」歌，造火車頭。城裏日夜夜都聽到鉄的愉快響聲。河那邊是高昂的歌聲，花園內是小孩的笑聲。

而今一切都沉寂了：歌聲被抑壓住了，笑聲被槍殺光了。只有回憶才是此地所遺留下來的，唯一活着的東西。

塔拉斯不知不覺，怎麼無意的逛到市場上來了。過去這裏市場上，常常是貨車雜沓，人衆擁擠；青溜溜的西瓜疊得像樓，冒汽的熱肉堆積如山；陶器間排滿了上釉的鑼罐盃鉢，瓷光閃爍；賣玩具的人拿着小笛，吹起各種曲調；這點純朴的樂器聲音一直滲雜到全市場的喧嚷聲中了。飛禽間的雄雞叫得那麼高亢、愉快而凌越，幾乎把所有的嘈囂聲，囂叫聲，口哨聲，吱吱軋軋的響聲都壓倒了，簡直叫得把全市場都震動了，——沒有公鷄就不成其爲市場。

塔拉斯雖然是工廠的工人——市場他是愛逛逛的。他愛在星期日，領到工錢後，帶起老婆到這裏來，鄭重其事地沿着每條攤子走起過去，滿覺得自己是場上所有擺出來賣的貨物的主人翁。他樣樣都能夠買。市場上固然很富，但塔拉斯這位匠師也是很富。

現在市場上是無物可買，也無錢去買。在問或運來的貨車旁邊，排隊站着的都是一些垂頭喪氣的人；女的穿着破鞋，形容是衰老的，萎縮的；男的是滿腮斑白鬚鬚，好久都沒有刮過的。有時貨盤裏擺着幾個長滿瘤子、皺得像苦老太婆的苦臉那樣的馬鈴薯，或者是縐褶層層、貴得像海外來的柑子那樣

的胡蘿蔔。這裏出賣食品的方法：麥子論杯，馬鈴薯論個，糖論塊，——這真是窮得可憐的計算法。農村破產了，農村的窮苦現象來到市場這裏，又與蹂躪一空的城市的飢餓現象碰上頭了。貧窮把所有一切——凡是能於翻箱倒櫃拿出來的寶貴東西都帶到市場上來了。陪嫁的外衫，上面還帶有乾枯了的結婚花，撒滿白樟腦粉的女短褂，舊了的小地氈，帶蓋帶子的小兒褥子，最後一件從身上脫下的襯衣。甚至連那些東西都沒有的人，就拿出一些全然無用的，任何人都不需要的東西到市場上來賣：舊得長了霉的鏽燭臺，生了綠鏽的壞火壺，小孩子的玩具——不是脫了毛的絨布兔子，就是傻頭傻腦幸運的了不得的姑姑兒。

出賣這些任何人都不要的東西的人們，連自己也知道這些東西是毫無用處的，甚至不向顧客們叫賣一聲。他們端起那些昏暗無光鏽得發綠的燭臺，成天靜默地站在市場上，望着來來往往的人，表示在哀求着。看來，好像每件東西都在爲自己的主人叫苦：「請買吧！這是他最後的一點東西。不然，他明天就會餓死的」。

貧窮的呼聲如此驚人！似乎有人當着塔拉斯的面，把這飢餓和窘困得像在抽筋的城市底五臟六腑都翻剖開了。他認得這些人，認得這些東西，認得這些人底影子和這些物件的碎片。他以前在人家小花園裏幽靜槐樹下面的茶桌上，見過這些火壺；從前禮拜六的那席茶該是多麼舒服自在啊！他認得這些小地氈，櫃子上的陳設品，有花的桌毯，莫斯科大商店來的瓷像，留聲機片——這都是極普通的飽煖幸福的象徵。他懂得在這些象徵背後，隱藏得有這一整輩人底個人生活。現在爲了幾粒糧食而把這出賣。窮人向窮人買，餓人同餓人換。他們默不作聲的交易着。買賣場上聽不到從前的喧嚷，看不見一點快樂的奔忙。那裏是一片絕望底沉寂。只見一個戴鼻眼鏡的老人提起空籃子，在賣馬鈴薯的盤子面

前站了好久，然後慢慢地把身上的上衣脫下，轉了幾下，不知怎的又抖了一抖，就交給這個賣馬鈴薯的人了。塔拉斯一看清這個戴鼻眼鏡的人，連忙轉過身去。這乃是他的小兒子尼基弗爾從前學習的那個專門學校底校長。

塔拉斯在這裏遇見很多熟人——悲慘的相逢。彼此也不打招呼，大家都覺得害臊，難堪。廠裏鑄鐵間一個大名鼎鼎的匠師，在出賣自己以前得的獎品——留聲機。還有化驗室的一位化學家也拿着自造火柴在那裏出售，還有伊甫洛森娜也在這裏什麼地方拿塔拉斯造的鐵鎖來換麥子。

就在市場走道上的活人腳邊，就有那些無物可賣無錢可買以至餓死了的人，瘡癩似的躺在那裏。活人碰到死人，也只好小心翼翼的繞起過去，頭轉向一邊，極力不去看他，——因為他們從死人的玻璃鏡中，可以照出自己明天的命運來。城裏的人對於死人業已司空見慣了。

有些蓬頭垢面的看相的紫干女人，披起髒污的花頭巾，站在那裏強求人家：讓我替你看看相吧！男人們愁悶地揮手走過。女人們也就默默認可了。女相士們把眼光向四面一掠，看看有無德寇或警察，要是沒有的話，她們就用那種熱摯而堅信的聲音，囁嚅地說道：

——親愛的！你的天鷹還活着。等待吧，要回來的。他遭受了多少苦難。掉在河裏，並沒淹死，落在火中，並沒燒壞，敵人也沒有打死他，子彈也沒有打傷他，炸彈從他頭上飛過去了，一點也沒有碰上他。親愛的！他到一下雪時，就要經過雪路回來的，你相信吧！

——上帝給福啊！——娘們一面嘆氣，一面祈禱。

另外一個測字的瞎子拿着一本凸字書，他身邊圍起的女人特別多。這瞎子摸着書上模糊不清的字，就來預言一切。娘們都大為驚奇。

——鮮血流成了河，——瞎子來回反覆地唸着，——人類之敵會嗆死在血河裏的。而這就會發生在……——他使勁地在那凸字書上摸索，女人們又害怕，又希望，呆癡着等待他的下文。

市場上，也同城裏一樣，籠罩着一種病痛的，軟弱無力的沉寂：人們話也說不出來，聲音也叫不出來，好像這裏不是人在走動，而是一羣幻影在徘徊着。只見到意大利兵士在那裏又嚷又嘻的做生意。這夥頭戴纓冠的皇軍丘八，真是壯麗可觀，滿身纏的是女人們的布布片片，五光十色；他們如火如荼的大做投機買賣，一面出賣自己的東西和盜來的贓物，同時又換買別人手裏的東西，東西一買過手來，馬上又賣起出去。

忽的一聲，打破了市場上的沉寂。有人狂聲叫道：——捉人呀！——頓時全場慌亂，東藏西躲，走頭無路。人們從塔拉斯面前跑過。他看到人們的臉色都嚇癡了。他又聽到槍聲和狂呼聲。又看到把什麼人的頭往街石上碰。一個前額打破了的女人在那裏大哭大叫，濃血把黑頭髮滴成一團。驚愕的烏鴉在市場上低低飛着。一個被德寇自動槍手們擒住的小夥子在他們的鎖鍊下掙扎，連不相信自己是被擒了的人。他默不作聲地，奮激地，咬牙切齒地，祇想從他們的鉄爪上掙脫出去，他雖不願意白費費力的來叫喊，但他那魁梧的軀體，周身都在爲自由而呼號，硬想從被俘中衝脫出去，如火如荼的自由渴望，使他周身都掙扎起來。那怕他們那樣兇暴殘酷地打他，但他總是掙扎着，絕不相信他是從此完結。而忽然間他氣盡力竭，軟下來就不動了。他放開那熾熱而憂鬱的視線，最後把自己少年時代的自由世界掠了一眼，他的一切都完掉了。現在他的歸宿無非是到德國去，是做苦工，更可靠的，是上殺場。

而那些飽受驚惶的人們總在塔拉斯面前跑來跑去，他們跑着——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罪過。他們

的罪過祇是因爲他們是人，而這裏正是在獵人。塔拉斯也是一個人，他也是在被獵之列。於是他也跑着，哼着，喘着，心房已經受不住了，眼見就要爆裂了……他跑進一家院門過街，就在那裏定了定神。那羣走狗們從他面前跑過，跑到遠處不見了。

院子內面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一聲不響的在那裏大大喘氣。其中有個人吐了一口血涎，急急地說道：

——我們要有自動槍就好了！要有自動槍呀！

——沒有槍麼？——塔拉斯應上一句。——斧頭也行！

德寇巡邏隊從街上走起過去，馬上大家都沉默了。從這靜寂中可以聽到德寇釘靴踏着石路的響聲。好像在德寇鉄蹄之下，石頭也在呻吟，石頭也在喊叫。然而所有窗戶裏，壁縫裏，大門裏滿是怒火騰騰的復仇的眼睛，在追逐德寇；德寇走的是死街，廣場都是空的，城又聾又啞，默然無聲。城裏是一片驚人的靜寂，是蘊藏着仇恨的靜寂。在這靜寂中，德寇釘靴的開關聲——簡直就像是妖魔，是鬼怪，是遊魂在閃動。不管是夜裏是白天，祇要一聽到這種開關聲，連人的魂都要駭掉，所有活的東西都在四處匿藏，小孩也默不作聲了，婦女們都往地窖裏跑。男人們捏緊拳頭想道：該不是捉我吧？莫非輪到我了？簡直聽不得這種可恨已極的沉重靴聲。簡直見不得這種惡貫滿盈的德寇；甚至就是那爲了一塊麵包曾與德寇共過枕席的女人一提起德寇來，也是仇火騰騰，恨得運氣都喘不過來，她怕見德寇的紅毛胸，怕聽他的鼻鼾聲，聞到那股臭氣味，就連連噓氣。

然而全城裏都罩滿了這種可怕的丘八氣味，——營房氣味和德國臭烟草的氣味。

無法活下去了。

無法活下去了。

德寇的斧頭還沒有劈進塔拉斯家裏來。他的親近骨肉並沒有一個遭德寇屠殺。也沒有一個人被他們害死。他們還沒有到這裏來綁人。他們還沒有到這裏來搶劫。一個德寇也還沒有尋上石灘城這棟老屋子的門，而已經就無法活下去了。

單是這股染上德寇臭氣的空氣就已無法呼吸。在這家裏，他們雖沒有打死人，但隨時可以打死人的。他們夜晚可以闖進屋來，白天可以當街捉捕，他們可以一下把你扔到火車裏，押到德國去。他們可以無緣無故不訊不審的把你綁上殺場，可以把你槍斃；而有時在殺場上也可以把那種嚇掉了魂的人，恥笑一頓，將他放掉。要這麼一套德國把戲！總之他們對你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可以」這兩個字，——比殺死你還要壞得多。現在黑魘魘的魔影已經罩在塔拉斯底屋頂上，也猶如罩在城裏其他每個屋頂上一樣，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任何法律是沒有的。既無法庭，又無權利，又無秩序，也無制度。祇有命令。每個命令都是威嚇，每個命令都是禁止。每個命令都是規定取消城裏人的某種權利。這乃是剝奪民權的憲法。人的性命比上面寫有「死刑」的紙還賤一些。

33
屋子再也不能作為人的避難所了。鐵鎖再也不能保障他生命財產的安全了。人們很少住在家裏和睡在家裏。他們都躲藏在地窖內或雜屋裏。一聽到釘靴的開關聲，他們就躲避起來。假令城裏要是有人山洞，人們早就躲進山裏去了，早就鑽洞了，以免在「新秩序」下面過活。

現在一般人全是在「躲」裏過生活。見德寇就躲。他們在街上走，人就側到邊上去，他們進人的屋子，人就避開去，他們來尋找人，人就躲藏起。

德寇在城裏走起路來，挺着胸，鋼盔蓋起蹙額頭，腳直得像鸞鷲，神氣粗暴，就像一架自動機在走着。一切一切都被他踏壞了，蹂碎了，踐死了，——簡直無法活下去了。

簡直無法活下去了，但還是要活下去。

怎樣活下去呢？這個問題到底也抹煞不了。決不能說：「這不關我們的事」。城裏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問題：怎樣活下去，怎麼辦？並且每個人都要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爲了自己，也爲了自己的良心。

現在那位隣居，拉則爾、依萬諾維奇常常晚上到塔拉斯家裏來。他們牆靠牆的住了四十年，就吵鬧了四十年；事到如今，同舟共濟的災難把他們統一起來了，——他們每晚都在一塊坐着，抽煙，嘆息：

通常是拉則爾打開話頭。他是一個坐立不安的人，整天整天的在街上逛着。

——今天我走在街上，——他說，——看見他們在修走路，登時我的心都冷了，天呀，我想，真的德寇要在我們城裏蹙一輩子，永久蹙下去不成？

——那決不會。走路！——塔拉斯鼻子裏哼了一聲。——走路，這是裝樣子的。走路他們能夠修，難道我的心靈他們能夠修嗎？難道他們能夠把我和你改變成爲德國人麼？難道他們能把我的記憶力剝掉麼？不能！——他極力搖頭。——不能，他們決不是我們城裏的主人，他們是——外來人。既來了，也要走掉的。

拉則爾聳了聳肩，說道：——好久也沒聽到打槍了，我們的飛機也沒有看見了，那怕飛機來炸我們一下，讓我們的心靈快樂快樂也好。那知火線越打越遠了，唔，打遠了！打到窩爾加河附近去了。

——火線打去了，也要打來的。要相信得過。

——唔，相信得過，相信得過！

粗烟葉的煙子在低壓壓的樓板下面繚繞，來回不斷地碰着窗門：

——怎樣活下去啊，塔拉斯、安得列維奇？——拉則爾悲痛地問道。——不，你說說：怎樣活下去？

去？怎麼辦？

——各人隨各人的心去決定吧，——塔拉斯回答。

——心，心要打仗！但打仗又用什麼打呢？塔拉斯，你都是赤手空拳的老漢啊！

——有斧頭呀，斧頭就是老漢們的武器，可靠的武器，——塔拉斯沉思地搖着頭。——找到游擊隊去！拉則爾，雖然你我都老了，還是可以幹一幹的！——接着又把頭傾到拉則爾一邊，嘟囔地說道：——總要使心靈有個出路，哦，要這樣幹才行！拉則爾，我簡直忍耐不住了。

城裏每個人都這樣想：怎樣活下去，天呀，又怎樣活下去，怎麼辦？

(八)

——我要是正確地了解政治形勢的話，——從前一個托辣斯底經濟員斯達爾契可夫有天對他妻子說，——那末，現在我的時運可到了，做買賣的時運到了。我們來開個舊貨店吧！

他妻子並不以為奇怪。她知道丈夫是兔子身上長的老虎心。也許這真的是斯達爾契可夫走運的日子到了——私人營業底黃金時代到了麼？於是在當地報紙上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啓事：『斯達爾契可夫

先生的舊貨店經德軍司令部認准，開始營業」。啓事是用大字登出來的。

地氈和燭臺改變了自己的活動路線，現在牠們不是往市場上，而是往斯達爾契可夫底寶號裏飄流着。它們成羣成堆的往那裏蕩漾，就好像漲大水時飄在河上的木頭一樣。斯達爾契可夫簡直來不及寫收據。他高興極了。又收貨，又看貨，又摩撫，又估價，覺得這些東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物。他已經嫌這裏城小地窄，拉不開架子，而夢想在柏林惠靈登大街上開設一個大商店。

現在商店裏，東西堆集得滿滿的。斯達爾契可夫不得不宣佈：本店停止收貨。現時他在等待買主，而買主一個沒有。他在這小店裏走去走來，並把東西移放在玻璃櫥內，等待着。他在等待買主，而買主一個沒有。飢城的瘠土上是不能使商業繁榮起來的，弄得經理人不得不異想天開：作與尋個短路，吊死在古董掛燈上面，死在這些人人想賣而無人能買的中亞細亞切肯地氈中間罷。

當地報紙上又登出了新的啓事：「斯達爾契可夫先生的舊貨店經德軍司令部認准，停止營業，務請交貨諸君一律將原物收回」。啓事是用小字登出來的，字跡昏暗不清。這兩個啓事就說明了這第一個親德的經紀人之曇花一現的全部興廢史：他的繁榮和沒落。

卽至原主們到商店來取貨時，——店內是空無所有。德寇把用得着的東西都「沒收」了，無用的就毀掉了。地板上的瓷片踐得喳喳的響。牆壁上祇剩下有一個釘子吊着的一幅割破了的「奧斯特·莫吉拉之戰」的圖畫。

這幅圖畫是當地一個畫家畫的。他在這裏居住和工作的年代很久。許多文化廳，俱樂部，學校內都掛得着他的圖畫，以前每逢星期日，他就到處去看這些圖畫。他把他出客的衣服一穿，帽子一戴，說道：「看我的小孩們去」。他的圖畫，他的小孩——都像具有生命的活着。每個有每個的年齡，性格

和歷史。有些倒生育得很容易，有些誕生出來是太苦累他了。他愛它們也不一樣——有些他特別寵愛，有些倒很平淡。有些是愛子，有些是白癡。雖然如此，但每幅圖畫都是他的苦痛和勞動的產兒，樣樣他都是很珍視的。

當德寇蹬在城裏時，他就放心不下，要去看看他的小孩們究竟怎樣。

結果他見到了，一場糊塗。有的被踐爛了，有的被塗壞了，有的被玷污了，有的從框子上扯脫了，它們癱瘓似的殭死在垃圾堆上，現在他只有撫屍痛哭而已。

這天夜裏，他簡直要尋死——好在家裏的人救活了他。有人正顏厲色地對他說：

——你應該活下去，好把你所見到的事情畫起來，你應當畫出這幅嚇人聽聞的圖畫，留傳後世。

——對，對：——他咕噥說道。——要活下去：要活下去：

他沒有死掉。他依然活着，爲了看看這番情景並繪記下來。他沿着各街道，各坟地，各荒場一帶彷徨徘徊，登時看見了各種嚇人聽聞的圖畫。但是他現在不能動筆：他的手被俘了，身子被俘了，祇有畫家的心，那顆熾熱的、忠誠的心才是自由的，心在咒罵這雙被鐐扣着的手。

爲了免於餓死起見，他用粗紙和水彩，畫了一些烏克蘭的雜色風景畫，烏克蘭風景從來也不是這樣的，可是意大利兵却專愛買這樣的畫。他們很喜歡這個畫家亂畫出來的這種水彩畫。他們寄回意大利去：看吧，這就是你的兒子所佔領的土地哩。

37

這位畫家，就像印字工人一樣，機械地製出這些水磨，小河，小舍；一到星期日就拿到市場上去，如同賣捲心白菜那樣，論個零售，或整批出賣。要活下去，要活下去，他自言自語地說。爲了看看這番情景並繪記下來，定要活下去！

有次秘密警察把他請去了。

——我們需要好畫家，——他們對他說。——請你替我們畫幾張街頭畫，我們能使你過飽日子。

他微微一笑：

——我不會畫街頭畫。祇會畫點水彩畫……小河……小舍……

——可惜。不然，你可以過過飽日子。

——我吃得頂飽飽的，——他嘆了一口氣回答。——飽得齊喉嚨管了。——而他心裏就想到自己那些被德寇刺刀所割裂了的圖畫。

他回到家來，走進自己這空寂的繪畫室後，一個人放聲地哭了好久。街頭畫麼？我會畫。我定要畫。我還要親自去掛在各廣場上。我決心把我同我的畫掛在一起。我要畫出這些嚇人聽聞的街頭畫來！

城市蹂躪得鮮血淋淋。車站上滿地是淚。母親們底手都是紫的。綠皮車箱釘着鉄絲網。白楊成了黑色，好像寡婦哭着一樣。姑娘們在同祖國，同青春，同自由告別。「女俘虜們底號哭」——將來這幅圖畫就這樣題名。他要馬上畫出這幅圖畫來。他再不能不畫了。

女俘虜底號哭。這種哭聲在撞擊他的耳鼓，在針刺他的心。全烏克蘭都聽到女子們的這一哀號聲。母親們哭得像寡婦一樣。女俘虜們在哀號。

一列一列的囚車開往西去，越開越多。而各城市裏也就越洗越空了。德寇未到之前，娜司珈是在十年級乙班學習，現在該班已有六個女子離開家鄉了。此刻把她們載在釘有鉄絲網的車箱內。她們這羣奴隸的命運怎樣？娜司珈的命運怎樣？所有十年級乙班的女生們的命運怎樣？

娜司珈，拉麗沙，麗枝，格娜，瑪麗婭——她們是五朋友，戰鬥的五朋友。她們本當是今年春上

畢業的。她們會在公園內並肩挽臂，且行且思：人生猶如這條走道，是直綫的，明豁的；天好比這楊樹的梢頭，近而可攀；前途像是這棵愉快得錦上添花的白楊一樣啊。

那知德寇到了。重坦克的履帶把這般女子們的思憶和希望碾得粉碎了。十年級乙班的女生簡直沒有來得及收拾一點希望的碎片。「別了，女友們！——格娜在半途上來信。——翹勝被摧折斷了，雙手被捆縛住了。希望一乾二淨。別了，我的生命；別了，我的青春；別了，我的祖國！」

明天又輪到誰呀？拉麗沙因為怕趕到德國去，就進了德寇開辦的一個野雞戲院。她原來總夢想當個演員。她生得有一幅嬌亮的少女嗓子。然而她唱的都是些悲調，一唱起來，總是哭。她的同伴們也是如此。

拉麗沙在舞台上，每次都是，歌還沒有唱完，德國丘八們就又是嗤叫，又吹口哨，馬上把她趕下台了。他們不聽她唱歌，他們愛看白大腿。祇有白大腿出台，他們才鼓掌。一羣冷得手腳發僵的女子在舞台上悽悽慘慘地跳着。德寇們滿不高興地叫道：「活潑些；活潑些，騾馬們！」。一個軍官手杖敲得直響，就像是馭手在抽馬鞭一樣。女子們的凍青了的腳拚命地在那裏跳動，就是免得把她們趕到德國去！

舞台後面隨時都聚集有德國和意大利的軍官。在他們看來，後台就是馬戲院的馬廄。他們粗暴無禮的在背後調戲女子。請她們夜餐。

——豬，豬！天呀，真是些豬！——拉麗沙又厭惡又驚惶的對娜司珈說。——假令有這樣一個傢伙挨近我來，我簡直要死了。頂好是上吊！

麗枝，亦名露枝，現在也不上娜司珈的門了。一個德國軍官送了她一件短外衫。頂漂亮的，土耳其

其的藍絨線衫，這是城裏任何人所沒有的。當露枝一穿起在大街上逛的時候，大家都釘着她望。有個女人腳跟腳的跟起她走，走過了三四條街坊，眼光沒有離開這絨線衫一下。

這個女人的烏黑眼睛是瘋癡癡的，悲鬱鬱的。露枝一見就憤怒起來。這樣釘着她望，簡直是無恥！城裏的瘋人竟弄得這樣多了。

——你幹麼老望着我？——她向這女人叫了一聲。

——因為你的絨線衫真好看，姑娘。

——噢？關你甚事？

——不要緊，——女人惘然一笑。——你穿着吧！穿着。這原是我的絨線衫。是我的丈夫從前送給我的。以後他被打死了，我再也沒有穿它。那知德寇闖進我屋裏來就搶走了。還搶去一些旁的東西。我那小姑娘伊娜太蠢，哭了，當時德寇又把她打死了。但是，這不要緊，不要緊：你穿着吧！這絨線衫很好看。上面有我女兒的血蹟，因此我才望。這真好看——藍底子，紅花：

露枝嚇得掉過身去連忙就跑。「這真是好看，藍底子，紅花！」——女人跟在她背後叫喊。露枝一跑回家就大哭起來。她很久也不能安謐。她脫下了絨線衫。現在她覺得裙子上，襪子上，鞋子上滿是染上了血的黑斑。甚至嘴唇上的臍脂也成了血。甚至指甲上的紅漆也成了血。她渾身是血跡斑斑，血跡斑斑：

——怎的這一晌都沒有看見你的那些女朋友來了呢？——塔拉斯譏諷地問娜司珈——難怪屋子裏都覺得冷靜了。大概，都找到了事不成？

——是……——娜司珈恭敬回答。——找到事了。

——難怪我沒有看見她們咧，你的那些姐姐妹妹們，又到哪里幹事去了。

——格娜被押到德國去了。

——呃！

——要算瑪麗姬的事幹得最好。——娜司珈愁眉不展的一笑。——現在她在德寇那裏，住的現成房子，吃的官家飯。

——坐牢嗎？——塔拉斯一驚問道。——這樣的小姑娘爲什麼會坐牢呢？

——不曉得；——聽說，是爲了發傳單……——娜司珈支吾一聲，就轉身走了。

塔拉斯想起瑪麗姬的面貌來。突鼻子，一臉雀癩，愛吵愛鬧……也許，自己記錯了不成？她們在這裏時，很多是打起赤腳跑來跑去的。「坐牢！——他自言自語道。——你看！」他第一次用尊敬的態度來憶及他所不認識的這代年輕人。娜司珈又怎的呢？娜司珈會選擇怎樣的前途呢？她會走那條路呢？是走格娜，露枝的路，還是走瑪麗姬的路呢？

她默不作聲，依然和從前一樣：層層的鐵鎖，鎖住了她的心靈。但塔拉斯看到：她已經選定了自己的道路。他祇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道路。

城裏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道路，追求良心底出路。

——怎樣活下去，怎樣活下去，塔拉斯、安得列維奇？——隣居拉則爾愁鬱地問道。——不，你說說：怎樣活下去，怎麼辦？忍耐着嗎？

——決不屈服！——塔拉斯回答，而那突鼻子，雀癩，愛吵愛鬧的面貌總是在他眼前閃幌着。——

(九)

決不屈服！

那知德寇的斧頭也劈進塔拉斯底大門了，——他們要老漢上勞動介紹所去。但是他沒有去。

——我不願作工，——他向那個來找他的警察說。

他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說：我不願作工。其實，他的手在想念着那把銼子，他的肺要呼吸工作間的鉄氣，他的耳朵要聽打鉄坊裏愉快的鉄錘聲，他的心靈正要勞動來安慰。可是他對警察說：我不願作工，我不作工。因爲此刻勞動就是叛變。此刻忍飢受餓就是決不屈服。

德寇對待他亦如對待所有的人一樣：硬強迫他到勞動介紹所去。

祇有德寇才善於把所有的好名詞內塞滿恐怖的內容。祇有德寇才善於把一切都變爲殺場。從前的學校成了德寇鞭撻兒童心靈的殺場。從前的醫院成了德國醫生用蘇聯傷兵來實驗毒氣的殺場。軍事俘虜的集中營是殺場。戲院，教堂，街道，處處都是殺場。

然而在塔拉斯住的這個工人城市中，最令人恐怖的殺場乃是勞動介紹所——奴隸道路上的第一段。沒有一個人是甘願到這裏來的。來到這裏的都是被德寇用圍捕方法捉來的，或者在街道上直接捕來的，或者逕直從地窖或地下室裏拖起來的。一點鐘之前，這些人還有名有姓，有家有室，有希望，有前途的。一點鐘之前，這個男孩還在同小朋友們遊戲，這個女孩還偎依在母親的溫暖膝前。現在他們的一切都快成灰燼了。沒有姓名，祇有一個號牌；沒有住屋，祇有釘了鉄絲網的車箱，沒有家庭，祇有異鄉。奴隸所剩下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希望。希望和仇恨。

勞動介紹所這裏，人們都在告別——在瘴癘中，在鬥爭中實行告別。他們以為在這奴隸道路的大門口上，還可以掙扎一下，還可以掙脫出去。也許能夠用哀告，用跪拜求出自由，或者用牙齒來咬出自由。他們驚惶莫測地在拒擋帶往自己頸上的輓轆。他們在高呼着自己為人的權利，昭示着自己那皺褶的無用的文據，懇求着，證明着，威脅着，哭泣着。總之是白費氣力！既到了這裏，是掙脫不掉的。他們要摧折你的強傲不屈的頸脖，他們要挖掉你那百折不回的心靈。

塔拉斯也在被迫的等待着難逃的劫運。雖然他還沒有挨打，但他整個的心靈上都披上了傷痕。他見到了那血跡淋淋的牆壁，他聽到了人們的呻吟和號泣。

一個懷孕的快要臨盆的女子倒在那官的腳下，聲聲哀求，要他留下她的獨子。她的兒子，一個十歲的孩子，面色慘白的站在她跟前，說道：

——站起來，媽媽！站起來！不要這樣！——兒子的嘴唇上業已迸出血來，他用袖子擦了一擦，又連連請求，懇求，以至強求說：——站起來，站起，媽媽！不要這樣！

但他絲毫也不向那個官請求。

猛然那官暴吼一聲：

——狗崽子你可會下，對大德國就這樣吝惜嗎？死屍！——馬上照着那女人肚子上，就是一腳。女人狂叫一聲，雙手捧着肚子。她叫得滿屋的牆壁，玻璃，天花板都震動了，頓時一片靜寂。半晌，她又在地板上爬着，雙手護着肚子，爬往那官的皮靴下，爬往那官前面的櫥桌腳前，又求又請，又哭又訴。祇有死才迫使她不來爭奪她的兒子。

在那官面前又站着一對青年夫妻。丈夫在說，妻子在哭。丈夫停下話來安慰他的妻子：「卡加，哭它

幹麼？這是謬會，馬上就可說得清楚的。」——顯然，妻子的淚，苦得他再也不能有條有理的說下去了。

——長官大人，這裏有點誤會，——他理直氣壯地證明說。——我們是合法的夫妻。請看這文據吧。我們是合法的：怎的把我們也拆開呢？我們同意一塊走。又爲什麼要分開呢？我們是合法的：無論你們的上帝也好，我們的上帝也好，都是一樣贊成婚姻法的：祇要求一椿：不要拆散我們！

那官聽到這話，不知怎的那樣令他好笑。

——真奇怪，真奇怪，我的天呀！——他笑個不停——看你們兩口子同居在一個妓院裏幹麼？——接聲就哈哈大笑起來，手在大腿上直拍，渾身都笑軟了，笑得把肚子仆到桌子上。

勞動介紹所底衛戍長辦公室的門開了，從那裏扔出了一個血肉團團來。血團落到地板上砰的一聲，把所有的人都嚇得連連倒退。忽然又見到血團在地板上痙攣了一下，咽聲說道：

——不！不，我決不屈服！

塔拉斯握緊了自己多節的手杖，暗中想道：「我寧可死，決不讓人來打我」。

但他們並沒有準備打他。他們終於把他請到衛戍長底辦公室去，甚至衛戍長還恭恭敬敬地站起身來迎接他，塔拉斯認得這個衛戍長就是本地的一個德國人史丹。

——請坐，雅村珂先生，——衛戍長很客氣地說道。塔拉斯想了一想，就坐下了。手杖夾在兩膝之間，身子支在手杖上面。

史丹向他和藹地一笑：

——塔拉斯，安得列維奇，你等了好久麼？對不起。有事羈身。

——不要緊！——塔拉斯敷衍了一句。

——雅村珂先生，我們正需要你，所以我現在就直接談起來罷。德軍司令部決定把那工廠復工。塔拉斯渾身一抖。

——這是一個巨大的建設任務。我倆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政治我們儘管丟開不管。對於匠師說來，祇有事情，沒有政治。匠師，我們要請你做件事情。你既可以吃飽，你家庭的生活也會有保障：

——我不是匠師，——塔拉斯低聲回答。——我是一個做粗活的工人。

——怎麼呀？——史丹很驚愕地瞪起眼睛望着他，接着又大笑起來。——噢，好一套把戲！——我懂得。這是匠師的把戲。

——我是做粗活的工人！——塔拉斯嚴重地重複一句。

史丹稜了他一眼，看出他那老嘴唇上浮起一層層倔強而森嚴的縐紋，尖瘦的下顎支在手杖上面，屹然不動。

——手！——他驀地激叫一聲。——拿出手來給我看，你這豬！

塔拉斯笑了一笑，就伸出手來。一雙粗壯的，青筋鱗鱗，滿是硬胼的手，手掌上還有多年來銹蝕和機油侵蝕的痕跡。

——這像是做粗活工人的手嗎？——史丹喝道。——雅村珂先生，這明明是匠師的手。這是極寶的手。無價之寶。但德意志是會器重這樣的手的。

——我是個做粗活的工人！——塔拉斯又重複地說，接着站起來，身子支在手杖上。

史丹也站起來了。兩個人眼對眼地望着。史丹是本地的德國人。他不僅很好的懂得俄國話，而且深知俄國人的眼色。

——好吧！——他氣得發噎叫道。——做粗活的工人麼？正好。我們也需要做粗活的工人。你就去做粗活罷。你不去，會有人扛起你去。你要固執——那就把你活埋掉。

史丹說得出來，就做得出來。現在每天早晨都有警察來押着塔拉斯去作工。塔拉斯披起一件破爛衣衫，拿着手杖就走出去了。他一次也沒穿過他的工人服。——我不來污辱我的工人裝！警察還到了幾家住宅，把所有那些倔強不屈的老漢工人都找攆來了，然後就這樣把他們押起穿過全城，也就這樣把他們押起趕進工廠。

他們走進這老舊的熟識的工廠大門了。面前就躺的是工廠這具死屍，燒壞了的鋼鉄在那裏煙擊着。一堆堆的磚石都是殭死的。

老漢們在工場內走着。小路上長滿了深草。牆上到處都是青苔。屋樑上築起了烏鴉窠。天空皺起一層層的愁雲，中間現得有些亮洞。原來鎔鉄鼎沸的地方成了野草猖獗的場所。驀地跌下一根銹鉄棍來，棍子腐的腐了，塌的塌了。瓦礫堆上捲起一團塵霧。烏鴉驚的亂飛，嘶聲惶悚地鳴着，翅膀撞擊頂架，長久地在這工作間的廢墟上盤旋，就好像在留戀死屍似的。

匠師們被人押起繼續在這工廠墓場上走着，他們就像是一羣骨頭架子。大家低起頭，都害怕去望這些廢墟。四周都是死鉄的氣味，壓沉沉的靜寂。祇聽到銹鉄板上有點脚步聲。

德寇把這羣倔強不屈的老漢押到電站的廢墟上來了。強迫他們拆除一半倒塌了的牆垣，打掃那塊場子。那又怎的！毀壞這個牆壁，他們是會幹的，至於修築起來——那他們絕對不得幹。他們把石塊從一個地方疊到另一個地方。個個都是帶起一副譏笑的神情，慢慢吞吞地做着。監工的德國人氣忿忿地說道：俄國人不會作工！俄國人是懶驢子！塔拉斯付之一笑：你這德國鬼子就沒有看見，當他從前

是主人翁的時候，此地這俄國「懶漢」是怎樣大撥爐火，彼得、李荷吉得怎樣揮舞着重錘，廠內又是怎樣的興奮熱鬧，襯衣上的汗該流成一個什麼樣子：

德國人剛走出去，老漢們就馬上停止「工作」了。大家都坐在石塊上，又哼又喘。抽的抽煙，動也不動。這羣名匠師傅們此刻是坐在這塊廢墟上。他們建造了這些工作間，他們又把它破壞掉了，他們中間誰又會有幸運來恢復它呢？

——塔拉斯，你多大年紀了？——一個過去領養老金的老漢亞爾塔蒙諾夫問道：

——六十歲了，巴爾，彼得諾維奇，——塔拉斯恭敬回答。

——還年輕呀！——亞爾塔蒙諾夫嘆息一聲。——人很健旺。你活得到頭的。

大家都很羨慕地望着這位身材寬濶，筋肉結實的塔拉斯。不錯，活得到頭的，要是活得到頭才好咧！定歸要等待到頭！快到解放的那一天了——也許只有幾天，幾個星期了，但是老漢們已如殘燭餘燼，每時每刻都有熄滅的可能。

——我們怎樣活得到呀！——拉則爾傷心得直地搖頭。——都是幾根骨頭，都是幾根骨頭。我看來很奇怪：也不知人們是靠什麼活着？

——靠信心，拉則爾，——塔拉斯嚴肅地回答，——靠信心活着。

——工廠是能夠很快開工的！——亞爾塔蒙諾夫老漢說道。——那時，我可要最先最先動手：——於是他就開始來敘述他的方案。每個老漢都有每個老漢的方案。這是經過苦慮深思熟慮所想出來的方案，也就是他們所朝夕夢想的憧憬。各人都主張恢復工廠要從自己的工作間開始。他們還彼此證明，定要這樣辦才更加正確些。他們爭論着，爭吵着，甚至爭得生起氣來。總之大家都在夢想。

「唔得到的！要是活得到才好咧！那時，就會看見電站機爐上怎樣沖出最初一股嬌柔的淡黃煙子：就會聽到打鐵間中怎樣轟出最初的錘頭聲音：

但是，假令這工廠是爲德寇開起工來，那他們是一個也不得幹的。不，決不能讓它這樣開工。與其看到自己的工廠當奴隸，就不如見着它是死屍。沒有到那一天之前，倒是讓它死死的躺着好。我們是決不會讓德寇來污辱它的。

監工的德國人轉來了，又罵又嚷。老漢們又動起手來，慢慢地拆除廢牆。哼哼喘喘，把石頭搬來搬去。又把磚從一個地方往一個地方疊着。磚是斷磚，牆是破牆。磚石是死屍，鉄板是墳壁。

(十)

磚石是死屍，鉄板是墳壁：

忽然，亞爾塔蒙諾夫老漢死掉了：他搬起一塊石頭，倒下就再不起來了。他躺着，兩隻老人的手還是抱着一塊石頭。他們安葬亞爾塔蒙諾夫時，並不是像從前工廠內安葬人那樣，而是靜靜的，匆忙的，偷偷摸摸的。德寇從這老匠師身上不僅盜去了他那榮譽之生，而且盜去了他的榮譽之死。

送葬的祇有這九個老漢。那位性情急躁的老漢拉則爾在送葬的路上談起一些駭人的事情：德寇祇在斯維爾德洛夫這一個礦井裏就槍斃了七百人，礦工連同他們的妻室兒女老少通通死在裏面。

——屍首把所有的礦窿都塞滿了。人人都說，礦井上臭氣薰天，真慘呀！——接着，他又搖頭預言道：——德寇要把所有的人都斬盡殺絕的，你們記着我的話：斬盡殺絕。並要殺到我們頭上來

的！先滅猶太人，然後就滅我們。

似乎，他的預言是成了事實。有天早上，塔拉斯在街上親眼看見德寇趕起一大羣猶太人。

這羣驚惶萬狀垂頭喪氣的人們，四面被刺刀圍住，在街上走着。他們絲毫不知道，爲什麼押起他們走，又押到什麼地方去：是死，是受肉刑，還是做苦工呢？但他們這些在劫難逃的人，還是老老實實地走着。沒有人叫，也沒有人哭。潮濕濕的冷風在鞭撻他們。雨打到肩背上，就像鞭子一樣。

女人們揹起自己的病孩子在濕街上踉蹌地走着。老人同殘廢就在隊伍尾巴上一跛一顛，生恐落伍之後，弄得單人同護兵們的刺刀碰頭。一個老太婆跌在街心上，暈倒了，甚至不敢叫人扶助。她就在濕石子上翻滾，手在空間亂抓，而這羣在劫的人們却在她的身旁陸續走去。他們背上的包裹又濕又重，壓得身子彎起。各人搬的是各人的一點家私，至於家庭，房屋，財產——都丟得一乾二淨。積年累月所經營起來的一副大生活場面，而今所剩下的祇是一個可憐的包裹而已。然而當人們得到通知，可以帶着東西時，大家倒很高興，這就是說，並不是去死。這就是說，還不至於死。於是他們抓着自己的包裹，就彷彿是抓着自己的性命，抓着自己那又甜蜜又溫暖的生命縮影一樣。

祇有菲西曼這位老醫生一個人，沒有帶起行李包裹，他拋棄了塵世的一切，他除了手裏拿着的一個醫生用的舊旅行包外，是一無所有。好像他並不是去死，而是一清早巡視病人似的。同他是一個族類的人揹起重包裹，氣喘喘地就在他周圍走着。他們既不知道，也不相信，現在是他們的最後一天，最後一時，最後一次看見城空中的雲霧和屋頂上的雨水。而他們還在小心照顧自己的包裹和自己的氈毯，還在照顧那傷了風的女兒底毛圍巾。

然而菲西曼是知道的。他知道這是他的窮途末路。他是最後一次走着這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他

覺得無論是那吹拂白楊的俄國的濕風，無論是那覆滿秋葉的俄國土地的氣味，無論是淚珠涔涔的俄國的屋頂，亦無論是淋灑城街的俄國的秋雨，這一切一切都是親愛得連心都痛起來了。

塔拉斯目送了他許久。大隊人默然蹣跚地走着，連小孩們也是靜幽幽的。警察與自動槍手一聲不響，漠不關心地走着。俄而一陣大霧，雨像鞭子一樣，綿綿不斷地在鞭撻這個街道：

——別了，亞郎、達菲多維奇醫生！——塔拉斯低聲說道。——你別抱怨：我實在無法救你。我也快上斷頭台了。

猶太人就在城外被槍斃了。偶然剩下的幾個都是藏在俄國人裏逃脫的。俄國人並不害怕，甘願藏起這些遭難的人；這是由於良心所驅策。

塔拉斯住的那條街上藏得有一個六歲的小姑娘。警察一得到這個消息就拚命地遍街搜索。這連塔拉斯都沒能想像到。「真的嗎，——他笑了笑，——如果世上活着一個六歲的小姑娘，德意志的國家就要場台了麼？」。然而警察們還是挨門挨戶的搜尋。他們的獸性狂發，就像獵犬一樣，到處直嗅。但這街上的人始終沒有交出這個女孩來。

人們每晚把這小姑娘用黑布單裹起，一家一家的轉換新地方。每家都替她空出一個箱子來，內中放好被褥讓她藏在裏面。小姑娘吃、喝、睡、居，都在這箱子內。一有警報時，就有人關上箱蓋。女孩子已經習慣了她的避難所，並不覺得這是小棺材。現在，女孩子身上染上一大股樟腦和霉菌的氣味，就像一個老太婆似的。

瑪麗亞從她小朋友那裏聽到了這女孩的消息：小孩們都在咕嚕這件事情。當這小姑娘移到塔拉斯

家裏來時，瑪麗亞癡呆呆的問到祖父：「她是那箱子裏的小姑娘麼？」——塔拉斯也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箱子裏的小姑娘臉色慘白，身子軟弱無力，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裏時閃鑲着驚惶惻惻的神色。非得有幾年的功夫是不能安定她這副眼睛，使它發出快樂的光芒的！瑪麗亞驀地把這小姑娘抱起，親熱地緊抱着她。兩個小頭靠在一塊，一個是黑頭髮，一個是黃頭髮：

——我們一塊來玩姑姑兒，——瑪麗亞說罷，就向塔拉斯投了一眼。——行不行？我們在箱子裏來玩姑姑兒啊！——她連忙又補上這一句，弄得塔拉斯不得不轉過身去，擦掉臉上的眼淚。

深夜，警察闖進塔拉斯這小屋子來了。他們翻箱倒櫃，滿屋子裏都搜查遍了，結果把這口箱子搜出來並拆開了。小姑娘熟睡在裏面。她甚至已經落到警察手裏還在繼續睡着，她在睡夢中無憂無慮地微笑着，輕輕地噓嘴。突然間，那粗暴的一擊把她驚醒了。她一睜開眼，就看見面前是站的幾個可怕的穿黑軍衣的生人。她驚叫起來了，叫得真慘，塔拉斯忍耐不住了，就照直向那警察撲去。

塔拉斯被打得滿身流血，暈倒了。當他從地板上站起來時，首先就憶及到另外一個女孩子，那淡黃髮的女孩子，自己的孫女，瑪麗亞。他瞥了她一眼，看到她那雙眼睛是大大的，碧藍的，眼珠嚇得快暴出來了。「這又是幹麼？這又是幹麼，爺爺？這是爲了什麼？」——她的眼睛在這樣驚問着。

她眼眶裏却沒有一滴眼淚。

沒有眼淚。小孩子已學會不哭了。她們忘記了笑，學會不哭了。

小孩子一天天老起來了：

小孩子一天天老起來了。看來，他們已經快變成小老頭和小太婆了。有時塔拉斯覺得，他和瑪麗亞彷彿是同庚的人。瑪麗亞常常像一個小老太婆似的，皺起額角，一雙小手搭在肚子上，坐在房角上想着，她在想什麼呢？塔拉斯不敢去問她。

——爺爺，——有次她問道，——俄國人快來了麼？

——你又是誰，不就是俄國人嗎？——塔拉斯發脾氣了。

——不是，現在我們是德國的人了。對不對？

——不對！你是俄國人！這塊土地是俄國人的土地。我們這城市從前是俄國人的，將來也是俄國人的。瑪麗亞，你應該這樣說：我們的人定要來的！我們的人快要來的。我們的人定會把德國趕走的！他教給她這些話，彷彿在教給她唸禱告詞似的。她也就懂得要把這些話鎖在心裏，不讓德國鬼子聽見。

她再也沒有去上學了。她祇去過一次，那次回來就皺着眉頭，哭得淚人一樣。

——你怎的呀？——祖父着急地問道。

——我再：不：去上學了：——她喋喋得那麼傷心，塔拉斯竟驚得顫抖起來。

瑪麗亞夢想了一整年，想到第一次怎樣進學堂門。大一點的女孩子們向她說了許多關於學堂裏的事，但她所牢記在心而念念不忘的祇是一點：學堂裏的小孩子們都是在一塊唱歌。那知瑪麗亞現今進到學堂來，整整的上了一天課，連一個歌也沒有唱到。祇是在休息時女孩子們才得自動地來唱唱歌，

可是剛一開口，女教員就連忙跑來，兩隻手向她們直揮：『噫！噫！唱不得！』——在馬麗亞想來，這樣的學校簡直是太沒趣味了。

——那麼，你就一個人唱啊，——塔拉斯替她出了個主意。

——不，——她點了點頭，活像一個小老太婆的樣子。——唱不得，德國鬼子會聽到的。

祇是在睡覺前，躺在舖上時，她一個人啾啾的唱着，唱的是她自己作成的小歌：『我們人回鄉：小孩上學堂：大家好把歌來唱：』。她唱了又唱，唱的還是我們人回鄉：小孩上學堂：大家好把歌來唱：『

連卡也不喜歡上學。他下課回來，陰沉沉的，就在祖父跟前打旋，不知道怎樣開口，半天他才說出了：

——爺爺，現在學校裏要收學費，一星期一捆劈柴，兩桶煤，另外還要錢：

塔拉斯把眉頭一皺：連敲桌子，很生氣地問道：

——我什麼時候不肯花錢來給你讀書呢？

連卡仍在原地踏腳，眼望着地板，說道：

——爺爺，祇有一樁，不管怎樣，我再也不到這學校裏去了，那兒把我們當下等動物看待，把我們當牲口看待。說是只教我們來讀呀，寫呀。寫和算，這就是我們的學問。

——你又還想學些什麼學問呢？——祖母伊甫洛森生氣地插了一句。

連卡蔑視了她一眼，回答說：

——奶奶，我還要學很多旁的學問哩。我想學我國地理，還有歷史，物理學。德國人就是不教給我們這些學問，——馬上他又掉過頭來向着祖父，央求地問道：——爺爺，我就不到這學校裏去了，好麼？我：——他哽住了，本想說：『我氣得很』，結果說出：——我難過得很。

——不要去！——塔拉斯斷然回答。

從此以後，連卡和瑪麗亞就不再上去上學了，——可是小孩子心裏又添上了另一種苦頭。

現在德寇常常到塔拉斯家裏來。因為像潮水般的德軍隊伍這時正經過城裏向斯大林格拉附近戰綫上開拔。他們到了這裏總要停停腳，或者是小休息，或者歇個夜，有時住一天。

德寇都是愁鬱鬱，兇狠狠的。他們害怕草原。他們害怕「斯大林格拉」這幾個字。連說都不願意說，很少提到它。一到夜裏，他們就嘆息，輾轉，嚙語喃喃。有次塔拉斯還聽見德國人大哭過。

他們一見到俄國人就有氣，特別是見到小孩子。塔拉斯早已看慣了德寇，覺得他們的罪行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但是他們仇視小孩這點，却使他大為詫異。德寇看見女子有時笑一笑，但對着小孩笑的事情，塔拉斯一次也沒有見過。

他們無論是老的，少的，一看見俄國小孩時，總是很兇惡的。他們把小孩從房裏趕起出來，抓到就打，如果夜晚小孩在夢裏哭的驚擾了他們，他們逕直能夠把這小孩子打死。可是小孩們也感覺到要來點禮尚往來，總是以一種本能的，天真的，然而不是不可調和的仇恨心理來報復他們。塔拉斯很耽心連卡，——因為小孩子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塔拉斯屢次一發覺他這小孩怒火騰騰時，總是做手勢來警駭他；現在塔拉斯每晚都把斧頭從廚房裏拿來，藏在自已房內，把菜刀也鎖在櫥裏。

那知有次，一個德國鬼子對小瑪麗亞笑了一笑。這是一個紅頭髮胖子，看來像是個怪渾厚的人，——他留下來了，沒有被趕到斯大林格拉那方面去。他坐在桌子旁邊吃東西，瑪麗亞縮在房角上望着他。她曉得德國鬼子是挨不得的，但他吃的又是這樣稀罕的東西，她簡直忍不住了，於是走攆去一望，原來這德國鬼子是吃的香腸和奶油！瑪麗亞好久沒有看見這類東西了。

她甚至忘記了，天地間還有這樣好吃的東西。她就站在這德國鬼子旁邊祇隔兩步遠的地方望着他，看他怎樣吃法。她連想都沒想到向德國鬼子討塊香腸吃，而祇是望着他：

那德國鬼子看出她的神情，笑了一笑。隨手就拿起刀子，慢吞吞地切了一厚塊白麵包。然後又慢慢地把麵包抹上奶油。然後又切下一塊肥香腸擺在麵包上。然後又把眼朝瑪麗亞一斜，向她笑了一笑。於是乎：就把這塊帶奶油和香腸的麵包，向他脚下那個噹噹叫着的小貓擲去。

他哈哈大笑起來。笑了半天，笑得那麼津津有味，——紅胖胖的臉腮顫個不停。甚至喚醒了他的那個同夥也來齊聲大笑。

瑪麗亞悄悄地走回自己的房角上。她並沒叫喊一聲，也沒哭一下。她坐到自己的小凳子上，拿起小拳頭支住下巴，想着。現在瑪麗亞的整個心靈都受了創傷。一到夜裏就發出可怪的癡狂病，像嚇掉魂似的。她常常叫喊，號哭，在被褥裏輾轉不安；所有可怕的事情，血，箱子裏的小姑娘：都在她眼前閃晃起來了。祇有塔拉斯抱着她時，她才安靜下來。祇有塔拉斯一個人才能安慰她，好像他有一股鎮定力量傳給她的。瑪麗亞貼着老人底胸，兩隻手緊緊地抓住他的肩膀，才迷糊入睡了。

他小心又小心地把她抱到牀上，自己就坐在牀邊，一坐幾個鐘頭。

他目不轉睛的望着小孫女底那副病容惻惻的臉，想到：一切都可以醫治，一切都可以恢復，一切都可以弄好。戰爭一完結，所有的創傷都可以治好，所有的工廠都可以復工，所有生活上的一切都可以重新興旺起來。但是又有什麼辦法來醫好小孩那鮮血漓漓，橫遭侮辱而破碎不堪的心靈呢？

——我的兒子，你們在哪里呀？你們又在哪里呢？

第二部

(一)

「我的兒子，你們在哪里呀？你們又在哪里呢？」

塔拉斯有三個兒子，一個也沒有消息。他們都活着麼？他極力設想他們是活着的。他在等候他們。這是個遙遙無期的等候，——這是一種信念。我們的軍隊活着，我的兒子也定是活着。軍隊回來，我的兒子也定會一同回來。我的兒子回來，軍隊也定會同他們一塊回來。軍隊不回來，兒子們單獨是不能回來的。他決不等待他們單獨回來。

那知安得列一個人回來了。在那天色已經斷黑的秋夜，他回到家來，又黑又瘦，滿腮鬍鬚，——起初沒人認識他。穿的是外方人的衣服——一件現在連沒人穿的農民灰大褂；連他臉上、鬍子上、草鞋上的塵土都從外處路上帶來的；並且他本人從頭到腳都是陌生的，不相識的，看來是很可憐的。無論是眼皮底下的青凹壘上，無論是又黃又黑的突額骨上，亦無論是嘴唇邊的粗皺褶上，處處都浮現着祇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那種失望和痛苦的愁容。

——「噢，你們好吧！——」他苦悶的一笑，說道，接連就摘下帽子，小心翼翼地彈着帽子上的灰塵，活像是客人一樣。

安托琳娜驚叫一聲，連忙抱着她丈夫的頸脖。伊甫洛森娜老太婆哭了。小孩們驚驚惶惶。塔拉斯呆得像個木鷄，拿着油燈站在門檻旁邊。

——這是誰呀？——瑪麗亞驚愕地問連卡。

——你的爸爸。

——這不像是爸爸！——瑪麗亞愁悶悶的說了一句，就將信將疑地蹣跚到父親跟前。

他們把安得列帶進房裏，安置在桌子旁邊坐下。全家人都圍到他身邊。瑪麗亞驚惶地靠着她這不像是爸爸的爸爸。安托琳娜時哭時笑的，就在丈夫身邊旋來旋去，終於歪倒在他面前，一身不動，一腔不開。祇有老太婆伊甫洛森娜一個人在火爐和桌子旁邊，忙個不休。

安得列仍然像是一個陌生人，外來人，在這裏坐着。他猶猶疑疑地摩撫安托琳娜的頭髮，很生疏地把瑪麗亞攬在自己身邊，東扯西拉的又說又叫，亦如所有在場的人一樣。他又不知所措的，然而是一眼巴巴的在房裏徘徊觀望，好像他是在問自己：究竟對不對，我不是在家裏，莫非是在做夢麼？

然而他首先聞到那從小就熟識的幾種氣味：雜房裏的老鼠氣味，廚房裏的生麵團氣味，塔拉斯房間裏的鐵器和松樹鮑片的氣味。後來他又看見了擺在蚌殼框子裏的全家照片，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騎像的舊掛鐘，擺在小櫃上的瓦罐和繪有彩畫的瓷盤子，神位前由青銅鍊子吊起的堂燈。所有的東西都在原來地方，牆上一切如常。

——所有東西都是同從前一樣啊！——他又驚又喜地說道。

57
可是周圍一切都在動盪着，都是不堅固，不可置信而活活搖搖的，甚至連安得列本人也在生死之間搖擺莫定。他本以為他肩負得有橫遭蹂躪和鮮血淋淋的整個世界，那知在他心靈中，原來他所肩負

的祇是這個房間而已。他曾祇是想到這個房間，祇是傾心於這個房間。爲的就是要這樣坐在桌子旁邊，而四周則是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氣味，熟識而親愛的人，以及家庭等等。甚至他過去都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酷愛自己的家屋和那靜靜的堂燈光。

戰爭也好，世界底動盪也好，這都是曇花一現的東西。祇有這牆上的全家照片，廚房裏的生麵團氣味，神位前的靜靜燈光，才是永垂不朽的。

他高興起來，微微一笑，揉了揉手，而現在才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在家裏。

——爸爸回來了，這就是，我們的人進了城，是不是？——瑪麗亞細聲細氣地問連卡。
——不是，祇有你爸爸一個人回來了。

自從安得列回家之後，直到現在，塔拉斯還沒有吐出一個字。祇是擺起一副森嚴的神色，窺伺着兒子的一舉一動。塔拉斯看到他坐在桌前，又看他走去沐浴。他很高興那盆熱水，很奇怪清水立刻濁成褐色，他從安托琳娜手裏接過那套襯衣——自己的，私有的，等着他來穿的，帶有一股漿粉、家屋和箱子氣味，並經女人的手關心過的襯衣時，他幾乎要哭起來了。

一直到安得列沐浴完畢，換了衣服，幸運得滿面光輝，重新又坐到桌子旁邊時，塔拉斯終於打破了自己森嚴的沉默。

——你到底是從哪里回的，安得列？——他輕聲問道。

安得列駭得一跳。塔拉斯又把這個問題強硬地重覆了一遍。

——當了俘虜回的……安得列啞啞回答，聲音低得難聽。

猛然間，他就急忙講起被俘的情形來了。安托琳娜握着他的一隻手，全家人都默默聽着。他也

就越講越有勁了，講到他怎樣經受住了這趟俘虜生活，並且連自己都莫明其妙，究竟怎樣渡過了這一難關，幸虧沒有死掉。

但是父親劈了一嘴：

——你究竟是怎樣被俘的，安得列？

——怎樣？——兒子黯然一笑。——還不是同大家一樣，碰上了。嗚，包圍住了……德國人衝上來了……我朝我的步槍一望：槍又有甚麼用處呢？無用的武器……我把槍一扔，就投降了……

——投降了麼？——塔拉斯暴吼一聲。——投降了麼？鬼兒子。

安得列臉都氣白了。滿屋裏沉默得發窘。

——噯，叔叔！——連卡頓時把視線移開安得列，恨恨的說道。——你怎做出來的？……要是我，怎樣也不會投降。

安得列驀地就生起氣來：

——不投降？你！這狗崽子！充好漢！我看，你們在這裏，都成了好漢！既沒聞到死底氣味，也沒看見德國人，並且也……就祇會這說那說。怎麼，難道我一個人去反對德國人麼？他們有的是力量……至於我呢？

——難道你就不會去死掉麼？——塔拉斯大聲喝道。

——死呀？——安托琳娜驚叫一聲，雙手把安得列抓住。就像是有人已經在拆開他倆，馬上就綁他上殺場似的。

——死麼？……安得列冷冷一笑。——父親，你說起來倒容易……死，我自然做得到……這並不難……

——他又心懷叵測地向全家人掠了一眼，就補充說道。——或者，我倒是死掉的好！大家都緘默無語。祇有安托琳娜還更緊緊地抓着安得列的手，死也不放。

——你看！——他又黯然一笑。——我被被俘中逃出，飛跑回來：以為家裏的人在等待我。以為回到家來會使大家高興。那知，我一回來，反是弄得：一家人都不舒服。

——我們並不是等待你這樣回來的，——塔拉斯搖頭說道。

——爺爺，你太不公平！——安托琳娜忽然用哭得喉梗音顫的嗓子說着。——你對任何人都不是公平的。任何時候也是不公平的。難道定要他一個人去替所有的人送死麼？好在他活着回了，——說時，她把眼睛向在坐的女人們一輪，想來找到一點同情心。可是老太婆伊甫洛森娜仍舊是使人莫明其妙地搖着她那斑白的頭。娜司珈則默不作聲。

——老母雞！——塔拉斯鄙棄地一聲。——你頂好去安置小孩們睡覺：他們怎的還不睡呢？——他叫喊起來，想來向孩子們出氣。——嗶，他業已回來了！嗶，他還活着！這幕戲也演完了！睡覺罷！伊甫洛森娜同安托琳娜就去安置小孩們睡覺。瑪麗亞一下爬上了牀。因為她這不像是爸爸的爸爸一回來把她弄驚嚇了，弄疲倦了。連卡還爭鬧了好久，連不想睡。安得列坐在桌旁，默不作聲，手指揉麵團玩。現在他已回到家裏，但是並沒有家。塔拉斯重步重步地在房裏踱着。

——既然你從被俘中逃出來，——總在沉默的娜司珈陡然問道，——那就是說，還逃得出去，是不是？

——你說什麼？——安得列恍然若失，很煩悶地把兩肩一聳。娜司珈又將問題重覆一遍。安托琳娜走近攏來，坐到安得列身邊，把他的手貼到自己手上。

——娘們救了我的命：——安得列很不樂意地解釋說。——娘們憐憫了我們：——人家的娘們都憐憫我們！——他重覆一句，有意責難他父親，故意向父親挑釁。你看，愚昧無知而一面不識的娘們尚且憐憫：——但他忽然回憶了娘們怎樣憐憫他們的情景：稱他們是『可憐的人兒』，而這乃是女人們對自家那老是倒霉的男子漢所表示的一種沉痛而帶着鄙視意味的憐惜心。

他們這羣可憐的人就經過村子裏走去，現在他們的樣子既不像莊稼漢，又不像士兵，而是俘虜。俘虜也不知怎的弄成這個鬼樣子——大衣上沒有後絆，腰上又沒繫皮帶，眼睛是皺起的，雙手背在後面，活像一羣做苦工的犯人一般。他們赤手空拳，就這樣從村子中走起過去。這些村子，正是一月前他們步伐整齊威風凜凜所走過的。那時，娘們也會憐憫過他們，都在路旁悄悄地洒送臨別之淚。祇是沒有稱呼他們是『可憐的人兒』，那時沒有這樣的稱呼，沒有！

忽然間，他對他父親說：

——你以為我是很輕易地渡過這趙俘虜生活的麼？我也許，曾千番百次咒罵過自己，為什麼沒有死在戰場上。死倒是比較容易的事！他們沿着大路，押起我們走：稍微掉遠幾步，他們就用槍托來打。打得脚上是血，臉上是血，遍身都是血。我們多少弟兄死在路上。自己要是死不斷氣，德國人就把他結果掉：後來把我們押到了集中營。就在米列洛沃附近。所謂集中營，不過是一塊空地而已，四面都是圍的鉄絲網。下雨就在雨裏過活，冷來就在冷裏度日。睡是睡的濕地上。吃食：——他把手一揮。——吃食根本不給。如果娘們在鉄絲網外扔點東西進來，就吃一點。爲了一片麵包，大家爭得打架，簡直像野獸一樣。這裏，我們的人又死掉很多。而我，却真不幸，偏偏還活着。

61 此刻他說得很熱烈，很急快，所有集中營的那副驚心動魄的情景都歷歷如在目前。他居然又聽到

同伴們臨死時的呻吟聲，德國人的鞭撻聲，風吹鉄絲網的那種朝夕不停的送葬聲：

——集中營圍圈都是坐的娘們：白天夜晚都在那裏坐着。她們在窺探自己的男人。她們這些娘們，都在哭。啊呀，哭得多麼厲害喲！大哭大號！弄得我們也號泣起來了。凡是想活着的人都號泣起來。也有些人默不作聲地死去。這是再淒慘沒有的了。我可大號大泣，好像狼嗥一樣。我時時刻刻繫念在心的家庭：是安托琳娜：是瑪麗亞：生活越苦，死期越近——我也就越發想活。終究我活出來了。至於怎樣過活了的，靠什麼過活了的，——我現在連不能說明。

——安得列，倒底你是怎樣從被俘中逃出來的？——娜司珈又異常倔強地再三問道。

——倒底是娘們救出來的。你要知道，德國人用的是種很狡猾的政策。我們的人死在這些集中營內的，成千上萬，——這是誰也看不見的，而一旦他們放出一個人來，在他還未回到家去之前，到處都風傳遍了。他們還下得有命令，凡娘們看到有丈夫或兄弟在俘虜中時，就可以領取出去。嗚，當然還要有村長的一個字據。但這是很易爲的事——有些娘們居然用這種辦法從各集中營中救活了上百的「丈夫」出去。——他說到此地笑了一笑。——而我又有人來救呢？自己的親人，這裏一個也沒有。却總願解放出去，解放就好了！：那時我覺得，我定會像個瞎狗困一樣，無聲無氣的死在這裏的。老實說，就是這圈帶刺的鉄絲網苦煞了我，彷彿它鈎住我的心靈，鈎得流血。於是：——我就從鉄絲網上攢出一個紙條給那些娘們：請你們大發慈悲，救救我吧！我並把姓名籍貫都開上了：——他停了半響，思索了一會，突然又低聲地婉然一笑，說道。——果然有個名叫露克娃、巴福洛夫娜：又名露霞的女人：做了好事，把我救出來了。她把我帶到她家裏去，作爲家人：她家裏沒有男人，全部家務弄得亂七八糟：——他停了一會，登時面紅耳赤，然後鼓起勇氣，才終於說出：——安托琳娜，任憑你怎樣

埋怨我也好，我是同這個女人同居過……就像同自己的老婆一樣……

安托琳娜大吃一驚，渾身發抖，茫然不知所措地瞥了丈夫一眼，不知不覺就把自己的手從他手裏抽出去了。

——我原來……安得列喃喃說道。——我原來不知道，你是不是還活着？是不是還在這裏？……如今到處鬧得天翻地覆，一切都是亂的……

——不要緊……不要緊！——塔拉斯狠狠大笑。——小弟弟，你幹嗎要同老婆這樣客氣啊！你既背叛了俄羅斯，老婆又有什麼要緊呢？不過祇有一樁，我要告訴你，安得列。你的老婆，原是一個老老實實，怎說怎好的人，她會饒恕你的，俄羅斯能饒恕你麼？

——我在俄羅斯面前，並無罪過……安得列啞聲訴道。

——撒謊！撒謊！——塔拉斯當他的面大吼一聲。——你欺騙了一切人！既騙了俄羅斯，又騙了老婆，又騙了我這個老糊塗蟲，並且騙了我的這番期待心，——他急地轉過身去，把門猛猛一摔，就到自己房裏去了。

隔屋裏都沉默起來。安托琳娜把頭支在手上，愁鬱憂悵若不自持的坐着。娜司珈一聲不響。老太婆伊甫洛森娜呆成一團，悲傷地在那裏搖頭。

安得列爲了打破這種難堪已極的沉默空氣，終於問道：

——呸，你們在家裏好嗎？

63
一個人也不回答他。祇有娜司珈聳了聳肩。安得列一望到老婆那傾起的頭，忽然看見：她的頭髮都白起來了。他連不相信。又望了一望：甚至嬌弱的小油燈也照得那些銀絲微微發光。「我的天

呀！——安得列猛然一驚想道。——怎的把她弄成了這個樣兒的啊？」他驚懾地向四面一望。娜司咖一聲不響。母親又在自言自語的咕噥什麼。是禱告不是？

這就是家，可是又沒有家！原來那些總在安得列頭上鳴號，總在摧折他的軀體和心靈的患難和風波，同時也在石灘這間靜靜的小屋子上面怒吼起來，弄得安托琳娜也蒼老了，塔拉斯也變得殘酷無情了。外表上，這裏一切——無論是暗玻璃內的照片也好，無論是靜靜的堂燈光也好——依然同從前一樣，可是原先的那種生活已經沒有了。因而就沒有家。因而就沒有安謐。因而也就沒有幸福，彷彿歷來就沒有過的一樣：

安得列忽然想去同老婆親熱一下，擁抱擁抱她，把她那愁苦、疲憊而斑白的頭貼在自己溫情依依的手上，拊在自己胸前，同她共哭一場：「噢，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不要緊！不要緊，托娘！如今我在此地，現在有我同你一塊。怎樣我們也活得下去！我們等得到戰爭完結，這不會是遙遙無期的。」然而他沒有這樣做。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他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話，托娘也不相信他的話。因爲他說的不是真話。

實際上，他並沒有從被俘中脫逃出來！看，這仍是帶刺的鐵絲網。他依舊是一個俘虜，並且家庭也當了德寇的俘虜，整個城市也當了德寇的俘虜。他的心靈被俘虜了。一切都纏上了鐵絲網。鐵刺鈎住了他的心靈。

至於這老人——他父親底心靈却是自由的。他這心靈，鉄練子也是鎖不住的，鉄絲網也是纏不住的。塔拉斯底心靈是長生不老的，鉄面無情的。兒子也忽然羨慕起父親來了。

當天夜晚，石灘城這間舊屋子裏的人，一個也沒有成眠：

當天夜晚，石灘城這間舊屋子裏的人，一個也沒有成眠：

無論安得列怎樣起來得早，然而許多人起得比他更早。當地板拆裂作聲，四面八方都噓噓的響起來了。安得列起了床，穿好了衣服。安托琳裝出一個像睡覺了的樣子。安得列掠了她一眼，馬上嘆了口氣。這就是他離家以後在家裏度過的第一宵：原來他夢想的並非如此：沒有關係！橫豎現在一切都不是那麼一回事：接着他就到外面門廊裏洗臉去了。

母親已經在那裏操作。她把麥子放到自造的手磨內，連連磨着，齒輪在不斷地哀鳴。

——這是你父親親自做的，——母親看到兒子望着她磨磨，就向他解釋道。——並想出了一個名字，叫做組合機。在我看來，這不是組合機，而是慳氣。祇有慳氣，旁的什麼也沒有：

窗葉還是關着的。壁縫裏透進點細細的，彷彿是打了皺褶的晨光。

——是不是開開窗葉呢？——安得列自告奮勇說道。——屋裏太黑，就好是蹬在墳裏一樣。——我們過的也就是這樣的日子！——母親應了一聲。——外面沒有什麼看場。

現在清早，家裏一切，在安得列看來，都不是從前那樣了。他猛然望到滿屋子裏的一幅窮像，簡直窮得可怕，這是他昨天還沒有覺到的。連他自己也說明不了，他所看到的窮像，究竟在什麼地方——是在塔拉斯底組合機上，還是在代替麵包的酸大餅上，抑或是因為房角裏的火壺都粘滿了灰塵這點上（「這就是說，家裏既沒有糖，又沒有茶葉，母親素來是有茶癖的，那又怎麼過日子呢？」），然而窮在此地支配一切，這點他看清楚了，他却覺得這也要責備他自己。好像戰爭發生，城裏有德

66 寇而沒有麵包，這都歸咎於他——安得列一人似的。

一家人都漸漸團聚在桌子旁邊來了，個個都是疾首蹙額，默默無語。甚至連卡望起叔叔來，都是皺眉眯眼，滿不信任的樣子。祇有安托琳娜還蹬在房裏，蹬了好久。最後，她氣沖沖的走起出來了，她一走到丈夫跟前，安得列就恍然大悟：她之所以出來得遲，是因為在房裏擦粉耽擱了。

但是粉也粉飾不住安托琳娜是蒼老削瘦的事實。特別是她的一雙眼睛變蒼老了，變得那麼暗淡而驚惻。「哭得太厲害了」，——安得列猜度一下，就回過了頭去。

大家皺着眉頭很快就吃罷了早餐。一個人也不作聲。祇有小瑪麗亞在安得列身邊唧唧噥噥，親熱了一陣。

——你上學去不？——他問。

——不……瑪麗亞驚異地回答。——現在那兒有德國鬼子！

——對，對……他咕噥一聲——我連沒想到。

他覺得這也要責備自己：好像現在瑪麗亞不能去上學也要歸咎於他。

——好罷，我來教你！——他連忙允諾了女兒。

早餐之後，塔拉斯就準備到工廠裏去。他莊嚴地抽出那套破衣服，穿到身上。

——怎的，父親在工廠裏做工麼？——安得列很驚奇地問他妹妹。

——是……大概是……她微微一笑。

——鬼子們護送爺爺去上工！——連卡大聲叫道。——看！要是沒有人護送，他是不去的。
塔拉斯在自己房裏，也聽到連卡的聲音。

——對，對！——他應聲說道。——真榮耀！——就因為我年老不屈，才享受到德寇那裏的這番榮耀。好像一個總督有人前護後衛，送我進工廠去。

——你也在服務麼？——安得列問娜司說。

——我？沒有！

——你又幹麼呢？

——躲着。

——躲着麼？躲避誰呢？

躲避一切。躲避德國。躲避服務。躲避德寇。

——你又怎樣；躲法呢？

——就是這樣躲法；——藏起來，死不露頭。現在我的全部生活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躲」字，她殊費猜測地一笑。使得安得列不能不驚訝而又羨慕地想道：「這裏他們也在同德國人作戰；戰爭雖是小規模的，但是，你看，該戰得如何頑強啊！」。

——怎麼我的警士遲到呀！——塔拉斯走出自己房門，望了望鐘，說道。塔拉斯穿的一套破爛不堪的衣服，簡直不知從什麼地方剛找到手的！安得列也就恍然大悟起來：老人是故意這樣做的。

——警士遲到了呀！——塔拉斯譏諷地又重複一聲。——亂七八糟！當然，也得原諒一下，現在他們警察的手腳不夠。人民中死不屈服的事情，到處都是，他們駕馭不了了！

他瞥了兒子一眼，隨便又像是突如其來的問道：

——安得列，現在你該去當警察了，是不是？

安得列羞得臉上卡白。

——父親，你又把我當成什麼人了！——他生氣地連連咕噥。——簡直令人奇怪！

——那你又到什麼地方去呢？——老人鉄面無情地繼續說道。——你已選定了你的道路。現在你額角上寫得有字：——他氣得把鬍子一噴。——我該生你的氣，你就無從來生我的氣。

安得列驀地恨火騰騰。「父親爲什麼說出這樣豈有此理的話來？德國人並沒有讓我吃什麼甜頭，而是苦頭——皮鞭子：——我所受過的痛苦，你連做夢也沒有夢見過」。他忽然又想起集中營來了。這是永世也忘不了的！這筆賬永遠也算不清的！——他想把這筆賬兇猛毒辣地扔到父親面上。「好吧，老傢伙，我們就來算個清楚明白，看誰個肚子裏的恨火多些，來吧，我們算一算！」。剛想到這裏，忽然槍托聲在門板上亂響，聽到外面大叫：「喂！出來！」

——噯！警士終歸到了！——塔拉斯微微一笑，帶上帽子。——我就來！——安得列，你也得看一看，看老頭們現在該多麼榮耀。走吧！走吧！——他看見他兒子還站在原地未動，就向他叫了一聲。——你應該去看一看。

安得列服服貼貼地跟着父親走到門外，就在台階上站着。老漢們都已經站在街上，每人扶起一根手杖。「活像一羣俘虜」，——安得列這樣想道。個個他都認識。匠師！怎得不認識！

他們這夥倔強的老人，當安得列從前就在他們身邊培養成爲青年匠師時，弄得他也流了很多血汗。對安得列說來，他們始終是他的老前輩。他們任何時候同他說起話來，都是稱他是「你」，而他稱呼他們爲「你老人家」。怎得不認識！並且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科學研究院的博士們都要向他們領教。各屆廠長都有點懼怕他們。新廠長到職工作時，首先要來拜望他們，然後才到省黨委員會去請示。

同他們講起話來，說服是可以的，勸勉還有時行不通，命令他們，那是決對不成的。

塔拉斯站到隊伍中去了，一個警察把手一揮，老漢們就動身走了。

他們一面走，一面緊緊地扶着手杖。現在安得列也就看得清清楚楚：匠師們都衰老了，頹廢起來了。父親是他們中間最年輕的一個，然而也衰弱了。破爛大衣就在他那瘦肩膀上軟弱無力地晃動，也同老人們的一樣……

但是個個人的頭都抬得很高，頸頸都伸得很直。看來，他們是鼓起最後的一點氣力，憑靠比氣力更強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傲然自得，有恃無恐，昂昂然在那裏走着。這一護衛場面彷彿真的是他們的榮耀所在。

「不，這不是俘虜，——安得列不由地想道。——這……這是些寧死不屈的人」。

塔拉斯總是同拉則爾並肩走着。

怎的，塔拉斯，——拉則爾猛然問道，這下正問到塔拉斯的痛處了。——我看站在台階上的那個，不就是安得列麼？

——就是他！——塔拉斯嘖叨一聲。

——那還了得……塔拉斯，原來是客人到了呀！兒子回了呀！照舊例，該請客了……

——沒請場！

——對，對……的確是的……當然是這樣……那末，安得列又講了些什麼？怎麼的呀？我們的軍隊在哪里呢？

——沒談頭！

——也對：可是：的確是這樣：——拉則爾還沒有停住嘴，繼續問道。——他，安得列是從哪里回來的呢？

——從包圍裏回來的，——塔拉斯撒了個謊。因為「被俘」這兩個字，他有點說不出口。

——啊唷！原來：如此：現在有很多人從包圍裏跑出來。我們在內戰時也打過仗，但「包圍」這兩字我可記不得了，我沒有聽到過，也許是我忘記了麼？

往後也就默不作聲的走下去了。

走了一會，拉則爾凝神沉思的又說起來了：

——是的：我們的人都各自逃散了：受到包圍。有的還不知下落：——塔拉斯，也許，我們軍隊已經沒有了啊，是不是？也許我們是空望了一場麼？也許，我們的軍隊，都像你的兒子一樣，竄進包圍又逃散回家了：是不是？我們却還等待着咧！

自從安得列回家之後，塔拉斯自己總在思慮這層，但此刻他一句話也沒答覆拉則爾。

——喂！嘿！——走在前列的一個老漢布雷格忽然叫道。——喂，警察，路帶錯了。你聽到吧！

——別作聲！——警察對他狂叫一聲，並拿起自動槍來威嚇他。

老漢們都動起氣來了。

——究竟是把我們帶到哪里去呢？——拉則爾很擔心地說道。——該不是到監牢裏去吧？

——橫豎一樣！——塔拉斯回答。

——也不見得：可是：

——如果是帶去槍斃的話，——熔鐵匠阿默琴珂突然說道，——那我就謝謝他。橫豎我們是活

不到光明的那天的。與其這樣活下去——話沒說完，就把手一揮。

但警察並不是把他們帶到監牢裏，也不是帶去槍斃，而是帶到小修理廠來了。這是一個小小的修理廠，幾乎是手工業作坊，是在撤退時沒有毀掉的。此刻它那獨一無二的煙囪上冒出一股淡黃色的瘦煙。警察到外面去了，只有這夥滿腹疑慮的老漢留在這裏。驀地從工作間裏跑出一個人來，穿的德國人的工作服，塔拉斯看那樣子認得他是個俄國匠手。

——啊，啊！——匠手一見老漢們，滿高興地一叫。——換班的來了……

——慢點！——布雷格老漢嚴厲地止住他。——你是這裏的什麼人？

——我嗎？——那人嗤嗤一笑。——我是這裏的匠師。

——匠師！——塔拉斯嘟囔地說。——龜兒子，什麼匠師……叛徒！

——慢點！——布雷格又威風凜凜地插了一嘴。——帶我們到這兒來幹麼？

——我猜想到：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們是匠師麼？

——也罷，就算是匠師。

——嗚，對呀！我猜想到：你們是要做工的！有緊急工作要做……

——我們就不做工！——拉則爾說道。

——要做工的！有人強迫你們做的！軍事定貨！這地沒多話講，——穿德國工作服的吓了一口

氣。——你們該看見，不知從什麼地方運來了大批打壞了的坦克，多極了……

——德國人的麼？

——當然！還會是誰人的呢？真是多極了啊！我就連沒看見德國人這多完整的坦克。嗚，他

們的人手，顯然不夠。那些打壞得不很厲害的坦克，當然，就在他們自己廠裏修理。至於這些，嘍，老實說，簡直是用藝術手法才打壞成這個樣子的坦克，當然就送到我們這裏來修理：

慢點，慢點！——塔拉斯驚訝得很，連忙打斷了他的話。——打壞了的坦克——究竟是被誰打壞的呢？

——嘍，我可不能說，是被誰打壞了的，——這裏的那個匠師猶笑地說。——當然，我猜想到，是被高手打壞的！嘍，是被作戰的對方打壞的！——他四下一望。——嘍，怎樣說呢？是被敵人打壞了的。一個穿起軍服，戴着鼻眼鏡，威武得了不得的德國胖子，匆匆忙忙從工作間走出，照直向老漢們這裏來了。

——啊！——他洋洋得意地叫道。——蛤好！你們是俄國匠師麼？噢！是呀！俄國匠師，你們可好！

老漢們冷淡地咕了一聲。

——你好！

——我們來認識認識！——那洋洋得意的德國人說道。——我是工程師。你們是俄國匠師。蛤好得很！有個工作：啊！偉大工作！要修理坦克：快！俄文怎樣說？是呀，要趕快作！兩個星期。辦不到——就要槍斃。

——工作也得瞧一瞧，——塔拉斯低聲說道。

——什麼？嘍？這是很公道的！匠師應當瞧瞧工作。——這工程師很高興自己會同俄國匠師們說俄國話。——你們會瞧見這個工作的。請吧。

老漢們都被帶到一個工作間了。他們劈眼看到一長列德寇坦克，都是打斷了，打破了，打壞了的。這已經不是城裏廣場上恫嚇他們的坦克，這是一堆軟弱無力的死鉄。

——這是，——那洋洋得意的工程師冠冕堂皇地說道。——俄文怎樣說？這是雄強的德國技術。它此刻病了。你我是醫生。是不是？——他覺得自己說得有趣，笑了一笑。

——好精緻的工作！——塔拉斯朝着鋼甲上的彈洞望來望去，讚揚地道。——無二話！漂亮！也不知是在哪里把這些可憐虫弄成這樣的？是在斯大林格拉附近麼？

——不干你們的事！——工程師叫道，忽然他面色發紫了。——別作聲！別作聲！別作聲！

——我並沒有作聲，——塔拉斯把肩臂一聳。

——不要作聲！——他又叫，但聲音業已低一些了。因為他已想起，他會同俄國匠師們說俄國話，所以他已經說得平和了。——這些坦克應當很快就去作戰。辦不到就要槍斃。

——這件工作我們做不了，——布雷格低聲說道。

——什麼？——工程師叫了一聲。你們？怎的會：做不了呢？

——我們不能做！——現在大家齊聲叫道。

那德國人呆若木鷄，望了他們一眼。他沒有料到他們會拒絕的。他甚至把鼻眼鏡也取掉，拿在手裏盤弄。

他忽然又似乎豁然貫通地微微一笑，說道：

——啊，是，是！我懂得了……這是很公道的……匠師應當吃東西……你，——他用手指往布雷格的瘦胸膊上一戳，——你瘦得祇剩下幾根骨頭……我會養活你們匠師的。這是很公道的……——他說

74 起「公道」和「槍斃」這幾個字來，特別津津有味。

——不，——布雷格冷笑道，——用不着你養活：——我們飽着哩！：

——我們做不了這件工作，——塔拉斯毅然決然地說，——我們不是匠師。

——怎的不是匠師呢？——工程師愕然叫道。

——我們是做粗活的工人。

——怎的會是做粗活的工人呢？——德國人大聲吼道。——我聽說：你們是匠師！——他向那穿德國工作服的匠手望了一眼，那人面色變得慘白可怕，滿頭是汗，連忙就轉過臉去了。

——我們不是匠師！——拉爾正眼釘着那德國人，和藹地說道——我們都是沒有從過師傅的：——竅不通：——做粗活的工人：——並且請大人想一想，——我們現在又算是什麼工作人呢？老傢伙！骨頭架子！值不得你養活，糟踏糧食。權且活着，等到閉眼罷了。請你辭退我們吧。我們不是匠師。

德國人聽到他這番話，茫然不知所措，於是把眼光向大家一稜：

——你們都是做粗活的工人麼？——他問。

——都是！——老漢們齊聲證實道。

德國人帶着滿腹疑慮甚至有點受辱的神情，瞥了他們一眼，猶豫不決地說道：「我會用很好的飲食來養活你們的！」那知匠師們屹然不動。他們仍舊是緘默而馴服地站着，頭是垂起的，但絲毫也不屈服，——他們這種態度，比他們所說的話還更加使那德國人相信，他們是決不會作工的。

——開步：——走！——他怒氣沖沖地叫道，同時把手一揮，簡直像是要打人的樣子。隨後他返身一轉就回去了。

老漢們仍然站着不動。

——我又怎樣來處置你們才好呢？——警察生氣了。

——唉，你們這班老傢伙，真是可惡極了！死又總死不了！現在我又帶你們到哪里去呢？——他想了想，手揮了一揮，說道：——也罷，各人暫且回家去吧。但我定要把你們的事報告城防司令大人，讓他來處置好了。應該把你們一律槍斃，沒有別的辦法。

——謝謝你的好意，警察大人！——布雷格恭恭敬敬鞠了個躬。

當塔拉斯走到工廠大門口的時候，那個穿德國工作服的匠手忽然追到塔拉斯跟前，抓主他的袖子，面如土色的喃喃地道：

——請原諒我，原諒我這小人的心思。我沒有辭脫這趨修理工作，我甚至沒有想到這點。現在已經遲了……不過你要知道，——他匆匆補上一句，——此刻我並沒告發你。請你至少也得注意到這點！……不過，我很知道，究竟你們是怎樣的匠師。

——我既不是神父，又不是法官，——塔拉斯毅然決然把頭一搖。——人生在世，各憑各的良心！塔拉斯回到家來，女人們都不在家，祇碰見安得列一人。

——我正要找你！——塔拉斯對他兒子說。——坐下！！
兒子坐下了。

——安得列，——塔拉斯開始講道，——不管怎樣，你總是一個軍人：是不是？

——是：——他答應了，一面又愁鬱地想道：「他祇是一個長時期的來侮辱我呢？還是永遠無窮的這樣做呢？」

——你當然不是一個戰手，我們也用不着談到這層，——塔拉斯繼續說，——但你總也學會一點什麼東西，是不是？

——是。

——那末，你也得向我講講：究竟要在多遠的地方擲去手榴彈，才能把坦克打壞呢？

——你問這幹麼？——安得列一笑。——難道你打算去擲手榴彈不成？

——也許，我打算去！若是我年輕一點，那我一定是去擲去了。但決不會繳械投降，請你放心。

——從五米達，十米達地方擲去最有效：——安得列狠狠回答。

——這樣近麼？——塔拉斯驚奇地問道。——怎麼的，這就是說：硬要等坦克爬到你跟前來麼？

是不是？

——大概是：

——幹出這樣的功績就要有天大的勇氣，要有鋼鐵的精神才行呢！

——當然：是：

——終歸，——塔拉斯問道，——也有這樣大胆的人，是不是？

——當然有：——不過這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兒子很警覺地說。

——是的：——也有這樣的人：——老人嘆了一口氣。——有着這種兒子的父親，才真有福氣呢！

——嗷，也罷！現在還要問你一個問題：鐵甲又怎樣呢？手榴彈不是打不爛坦克的鋼甲麼？結果就要用砲來打，是不是？

——是，要用砲打：

——並不是所有的砲都能行呀！輕砲該是打不爛重坦克麼？

——當然。

——這就是說，應當有重砲，大砲，是不是？

——是：

——可見，大砲也有。這就是說，有！有！——老人凱旋式的叫了一聲，頓時就把手在桌子上拍一拍。——你這鬼兒子，看，我們的軍隊還在啊！我却險些爲了你，弄得灰心失望哩！

——請聽我說一句！——安得列瘋狂似的跳起來。

——不！——父親連忙打斷他的話，說道。——現在你要聽我講。我的命令。——他從安得列對面的桌旁站將起來，閃着粗硬的手指威脅着他說。——也不知在斯大林格拉附近，還是在旁的地方，打毀了德寇很多坦克。德寇把這些坦克運到此地來修理。他們正在找下賤無恥的人手。安得列，最後我要告訴你，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吧，那怕到警察局去幹事也行，聽你的便。現在你與我毫無關係了！我心裏已經同你一刀兩斷了。可是，如果你敢於到工廠裏去：聽到沒有？你要敢於到工廠裏去：——他咳個不止，話也停了。安得列羞得臉上慘白，就在父親面前默默站着。

——當你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塔拉斯繼續說道，——我就把你帶進工廠裏，在我自己的工作檯邊來教誨你。當時我把我的鎚也交給你這鬼兒子，並告訴你要怎樣拿起來用。我還向你，這鬼兒子，說明過各種鎚子的用處——哪是粗鎚，哪是細鎚，哪是最細的鎚。該是這樣不是？但是，如果你，這鬼東西，現在拿起你父親的這把鎚，敢於：敢於：那我就親手來：你了！至於旁的事情，——他疲乏地把手一揮，——你既然活着，都由你自己去處理好了。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吧！

——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吧！——父親向他說了，但是安得列連不知道，究竟他自己要做什麼。

現在，他自己喪失了爲人的一切權利。他既不能保護家庭，又不能養活家口。他不過是家裏的一個閑人而已。

現在，他的人生上，既沒有意思，也沒有理由可以來辯護，甚至沒有目的。如果要問：安得列，爲什麼你要活在世上？他簡直無法回答這一問題。

他在被俘虜時，倒還有點人生目的：逃脫出去，從帶刺的鐵絲網裏逃脫出去。好，也逃脫出來了！他住在露克娃家裏時，亦會憶想出新的目的：想方設法，無論如何都要想方設法，回到家來！好，也回到家裏來了！然而結果，他成了家庭中的一付重担子。往後又應當怎麼辦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往後應當怎麼辦？：

他的父親塔拉斯之所以活着，之所以忍受一切痛苦，慇懃地照料一家子人，乃是爲了等到我們的人回來。等待着，但絲毫也不在敵人面前屈服，——塔拉斯老人之所以咬緊牙根，苦苦的活着，就是爲了這個道理。

安得列却無權等待。難道是等待他們回來，來解救你這個身強力壯又是在役年齡的軍人麼？即令等待到了，你又有何面目來見這披苦解難的救星呢？

況且，就是等待也無法等待了：家庭已在飢餓線上。安得列雖也拚命設法來挽救這一窮局，但是

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想出來。去做工麼？又到哪里去呢？並且替德國人作工，不但找不着吃食，而且要把人餓瘦。難道真的要到警察局裏去幹事嗎。

關於安得列已經回家這層，警察們業已探聽清楚了。他的文據在他們手裏翻來翻去，翻了半天。他們總在吹毛求疵，耍弄花樣，要他去報到歸案，又要他担任一定的職務。安得列總是藉病推諉。他們又向他醫生的證明書，但暗示說，只要他能拿出一筆「外水」來，也就可以馬虎過去。安得列無從拿出這筆外水，於是他就把自己做得自己用的一個打火機送給一個警察。警察也就拿上手了。

「是不是到鄉下露克娃那裏去一趟，替家裏弄點糧食回來呢？」——安得列一度想道。這個念頭在他腦子裏縈迴了好久。但不敢告訴老婆。當安得列承認有過那回事情時，安托琳娜一句話也沒有答覆他，並且以後她連一次也未曾提到，可是安得列覺得：千萬不要粘染到這回事，粘染不得。

那知露克娃、巴福洛甫娜親自拜上塔拉斯底門來了。真是來得奇突。她來，是中午時光，當時只有老太婆伊甫洛森娜在家，再就是安托琳娜。

她胆怯地開開了院子門。

——請問，安得列、塔拉斯、維奇、雅村珂是住在這裏麼？——她雙頰緋紅的向安托琳娜問道。

——就是：——安托琳娜驚惶地回答之後，就在上下打量這位不識之客：鄉下人的打扮，手上還提得有一個包袱。

——我想看看他：——行不行？

——他不在家。但很快就要回來的，請等一等。

——你是他的什麼人？——那女人羞怯怯地問道。——妻子麼？

她發問的口氣，使得安托琳娜只好回答說：

——不是……我是他的妹妹。

——啊！——那女人快樂得輕鬆鬆地噓了一口氣。——也罷，他到了家！人活着哩！——頓時她欣然一笑。

這時，她們都還站在院子門口。

——你就是露克娃、巴福洛甫娜麼？——安托琳娜悄悄問了一聲，陡然覺得她的兩頰都紅起來了。是！——客人驚異地回答。——安得列、塔拉斯維奇對你講過我的事麼？

——講過……——安托琳娜也不抬頭，一面揉圍裙邊子，一面說道。——你站在這兒幹麼？

——她驀地一驚。——請進來，到房裏去：

——不，不要緊。別操心！別操心！我就在這兒等一等。也罷，人活着！——她重複地說，又很恰意地噓了一口氣。

安托琳娜帶她進屋裏來，就安置在桌旁坐下。露克娃、巴福洛甫娜悄悄地把滿房裏輪視了一番。

——他的妻子在哪兒呢？……——她很勉強地問道。——安得列、塔拉斯維奇找到了他的妻子麼？

——沒，沒有……——安托琳娜躊躇了半晌，才回答說。——他沒有妻子。

——怎麼沒有？他常說，他有妻子。

——有是有……但她到遠處去了……把她撤退了。不知下落……了無音信……

——噯！——露克娃搖了搖頭。——他爲了妻子和女兒真苦透了。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麼？——她羞澀地微微一笑。——他是個脾氣大，怪剛強的人。

——我知道：

——也罷，人活着！——她第三次說道，接着又低聲而得意的微微笑了一笑。

恰巧這時，安得列進屋子裏來了。他一看見露克娃同老婆並肩坐着，驚得往後一退。半晌，才走攏去：露克娃連忙站起身來，臉上緋紅，雙手貼着喉頭去迎接他，但她驀地偶然朝安托琳娜掠了一眼，頓時止步了。就好像有什麼，——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迫着她，使她不能不猜想到：安托琳娜並不是安得列底妹妹：於是她就連忙坐回到椅子上，提心吊胆的縮成一團。

——請你原諒：——她苦笑了笑，說道。——當然，每個女人總想找自己的快樂：——或者是差不多的：

——不要緊！——安托琳娜鬱然嘆了一口氣，——我們都是同苦同難的人。

「這可弄糟了！——安得列一面想，一面坐下。——糟透了！真難爲情！這又是誰的罪過呢？是我一個人的罪過，還是因爲這種時光：動盪，戰爭弄成這樣的呢？」

突然，塔拉斯回來了。關於客人的事，大概，老太婆已經對他講過了。他照直走到她面前，鞠了一個大躬。

——女客，謝謝你！——他說了一聲，嗓音直顫。——謝謝你的一番好心。謝謝你的人道。祇是一椿，你救錯了人。這樣的人不值得你救：——他鄙夷地瞥了兒子一眼，就走掉了。

大家都更加難堪起來。

——我們爺爺是愛生氣的：——安托琳娜抱歉地說道。——是不講情面的：請你包涵。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用不着，我倒不會見怪：——沒有什麼了不得：——露克娃匆忙說道。——我有什麼要緊呢？
祇不過是來瞧一瞧，倒底他是不是活着。現在我就要走了，——她急急忙忙準備動身。

——你到哪兒去呀？——安托琳娜一驚。——就留在我們這裏。做做客，過一夜。怎的就要走呢？這可不行，——她又望了望丈夫。看到他癡呆呆的在那裏站着。

——不，不，謝謝，謝謝，別操心：——露克娃急急忙忙地說道。——我有親戚住在這附近。

——她站起來，想往外走，但不知道始終放在自己身上的那個包袱又怎麼辦。——對不起，——她拿起包袱來：——猶豫不定地說。——這是我送來了的一點：——禮物，——她望了望安得列，然後又望望安托琳娜，就把那包袱遞給她。

——不，不，不要，你這做的甚麼事呀！——安托琳娜往後一退，連連對她搖手。

——不要嫌棄！——露克娃低聲說道。

安得列走去送她。安托琳娜沉默地站在台階上，望到他倆並肩走着。她嘆了一聲，就坐下去了：

——這個娘子真好！——老太婆伊甫洛森娜一面打開包袱，一面和顏悅色地說道。——她還關心我們。送來這點禮物，全家人都沾了大光。

塔拉斯一聽到這句話，連忙從房裏跑出來，臉上羞得發紫。

——趕上去！——他氣忿忿地叫道。——交還她！難道我們已經成了叫化子不成？居然受領人家的吃食麼？——但他又看到瑪麗亞在場；小孫女張起一對天真幸運的眼睛，那樣驚奇地望着雞蛋。塔拉斯把手一揮，也罷！就走到院子裏去了。

「叫化子！：比叫化子還不如咧！」——他望了望自己的房屋和家什，搖了一搖頭，暗自想道。

院子裏的東西都歪的歪了，朽的朽了，草屋，跟老漢一樣，背也駝了，房子只剩下一口氣，老早就該修理，可是顧及不來！：

「銹傷鐵，蟲傷樹，悲愁傷人，這乃是鉄案。一切都毀滅了。我全家的人都要準備進棺材了。但是做棺材，——他苦笑一下，——又沒有木料。家什裏總共祇有三塊松板」。

(四)

三塊松板：……連一個棺材也做不成器！但塔拉斯並不想替自己做棺材。他還不願意死去，他還沒有失掉信心。

他用松板做了一個匣子，匣子前脚安上了一個輪子。後面又釘上兩個把手。這樣一來，就成了一個用手推的小車。

老太婆伊甫洛森驚惶莫測地釘着老公，看着他做。

——塔拉斯，你要出遠門去麼？

他沒有回答。

——也許，我們可以活得下去的？——老太婆猶豫說道。

他很煩悶地把肩膀一聳：

——嘿！空話！

——你自己去麼？

——我不去，誰去？另外就沒有人可以去了。

——也許，安得列去麼？——她很謹慎地問道。

——安得列與我們無關！——老人皺起眉頭把手一揮。老太婆伊甫洛森娜也不言語，祇是憂悶地搖了搖她那班白的頭。

——塔拉斯，像你這大的年紀怎出得了遠門啊……——她長嘆一聲。

——對，——塔拉斯勉強一笑。——像我這樣的人，勞苦一生，還不該過這樣的老年生活哩。嗚，有什麼談場！我們既不會保住自己的權利，又沒有把自己的兒子們教育好，——現在又怪誰呀！

晚上，老太婆伊甫洛森娜和娜司珈一塊在替塔拉斯收拾出遠門的東西。他們從幾口很寶貴的衣箱裏搯出一些女外衫、男服、襯衣來：——抖了抖上面的樟腦粉，又拿起照了一照：這些東西在鄉下不是有人要呢？又換得到什麼呢？關於每一件搯出來的東西，老太婆伊甫洛森娜都可以叙出一整篇歷史來：從前怎樣從工資裏抽出一點錢，怎樣聚集全家女人來再三商議，然後又怎樣帶起一家子人到商店去購買。關於這層，頂好是不去回憶吧！老太婆伊甫洛森娜也沒有回憶，不過是一邊避着塔拉斯的面，嘆了嘆氣，一邊就把這些東西裝進車子裏去罷了。

但是，有一口箱子，伊甫洛森娜好久都沒想開它。總是避過這個箱子，但她踱了好久，結果還是踱回到這口箱子面前來了。

——這是娜司珈的嫁粧箱子，——她終於這樣說了。

——怎麼的！——娜司珈驚訝道。——我還有過嫁粧麼！

——當然呀！——母親生氣地說。——辦得並不比別人的壞。

——我原來還不知道哩！——娜司珈一笑。——嗷，媽媽，開開吧！我們的未婚夫現在橫豎是沒有呢。他們還沒有動身來，還在頓河那岸。媽媽，開開吧！

伊甫洛森一開開箱子，就倒在衣物上，哭起來了。

娜司珈底嫁粧也裝上了車子。

夜裏，她們用剩下的一點麵粉替塔拉斯烤了點路上吃的大餅。

——一天亮你就動身麼？——老婆很謹慎地問他。

——那又怎的呢？——塔拉斯驚張地問道。本來他自己也打算天一亮就走。

——我想，白天推起車子出門不大好看：人家會看出我們的窮氣來。

——丟臉，丟不到我的頭上！——塔拉斯叫起來了。

——從前你不是很害臊窮氣的嗎！？

——從前！——他說——從前祇有不願作工的人才窮咧，現在丟臉，丟不到我頭上來。定要白天動身！——他兇狠狠地叫道。——正午動身！好讓所有的人都能看見我的車子！

第二天剛剛是正午時光，塔拉斯同一家人告別後，連望都不望一下安得列，就出門走了。

他昂起頭，翹起斑白鬍鬚，推起一個小車走着，專走有人的正街，通過全石灘，穿過全城。所有認識的人都默默無語的目送着他：

他走着，一個人也不望。他是莊嚴的，悲傷的，他痛苦得五內俱焚，好像渾身都燒得焦黑似的。

他就是這樣穿過了全城，走上了大路。他在十字路口上停下腳來，伸了伸腰，歇了歇氣。他在路上所見到的一切，也就迫使他把所有從前的事情都忘記了。

前面是小車，後面也是小車，一眼望去，到處都是小車，——清一色的小車，還有彎在小車上面的肩背。除了肩背和小車之外，一無所有，這條路就好像是受苦役刑的人所走的路。小車走在石子路上吱吱喳喳的響，後面拖起那些憔悴不堪、汗水涔涔而渾身都是黑灰的人，這連不像是人在推車，就像是人的兩手釘在小車上，簡直是車在拖人。

彷彿直到如今，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也沒有汽車，既沒有蒸汽，也沒有電力，甚至人還不知道馭馬；彷彿世上從來沒有過商店，人的糧食一定要到出產糧食的地方去搬運；彷彿從古至今，世界上除了小車，駝背和前面的塵土路之外，是一無所有：

人們就在小車近傍疲倦而失望地徘徊着。老漢和女人。全家大小在一塊走着。丈夫和妻子輪流推車。八歲的小女孩緊抱着她的弟弟，如此仔細，如此親愛，好似母親一樣。有個嬰兒坐在小車裏，灰塵漬腫了他的眼睛，他一邊用指頭擦眼，一邊呱呱地哭着。看來，這一家人在世上是什麼都沒有了——既沒有自己的城市，也沒有自己的家鄉，更沒有自己的房屋。

在他們的心目中，也不覺得有什麼青天，有什麼浮雲，有什麼綠郁的樹梢，祇是前面有一段塵土大路而已。於是他們詛咒這條大路。他們覺得太陽只晒他們的後腦壳，狠心的太陽，可惡的太陽，——於是他們又詛咒太陽。突如其來的大雨，打得他們的肩膀縮着，發抖，——他們又在詛咒雨。他們那磨擦得鮮血淋漓的手現在已經推不動小車了，——他們又來詛咒手。但是要咒罵那些使他們羅苦受難的真正罪人，是不能高聲詛咒的。他們這羣被大路和小車折磨得無可奈何的人，一舉一動都表示是在咒罵德寇，——抑鬱倦乏的胸腔每呼吸一次，暑氣、塵土所侵蝕的喉唇每吐唾一下，嬰兒每哼叫一聲：這都表示他們是在咒罵德寇。

塔拉斯站在十字路口上，茫然不知所措地在瞻望那條大路。「天呀！天呀！」——他連連搖頭，一再重覆地喊着。他從前連沒想到，人民的疾苦深沉到這步田地。「天呀！天呀！」，他覺得，在這茫無際涯的苦海中，他個人的苦痛祇不過是其中的一粟而已。

水往下流，任何溪水終歸是流到大海裏去，而塔拉斯老人也一樣的流到這人民大眾的苦海裏——並融解在這個苦海中了：

人羣的巨流接納了他，巨流一捲起小車，就把他挾走了。現在他身邊也祇有一個小車，前面也是一節大路，如此而已。他上面也沒有蒼天，下面也沒有森林。這裏所有的人，手都釘在小車上走着，塔拉斯老人也在內面走着。

走過幾小時之後，他覺得疲倦了。腰痛得難耐，手被木柄磨得發燒。「還沒有搞慣」——塔拉斯一笑就轉到路邊了。

他看見有人在路邊溝凹裏休息。一個神情伶俐，頭髮斑白而眼色愉快的人，馬上就問塔拉斯：「——哪里來的？」

塔拉斯答應了一聲。

——你又往哪里去？——那個伶俐人驚訝地把手一迎。

——往哪里，——塔拉斯聳了聳肩。——往德涅泊爾省去：

——去幹麼？

這一問，却問的塔拉斯生氣了，他硬沒有回答。

——如果你是到那裏去找糧食的話，——那個伶俐人急忙說道，——那我就連不懂得你爲什麼要

這樣做！我自己就從德涅泊彼特羅夫斯克城來的。鄙人就是彼突什可夫、亞可夫、依萬雷奇，是個理髮匠。你要是在我們城裏蹬過，那你一定是在敵處刮過鬍子。你就知道，紅十字會理髮店，是在：

——不，我沒蹬過！

——真的嗎？可惜！你不是要到德涅泊彼特羅夫斯克去麼？——理髮匠雙手一揮。——我就是剛從那裏來的。這是一個窮省！

塔拉斯連不相信地聳了聳肩。

——你不相信我的話麼？——彼突什可夫很生氣地叫道。——你懷疑這個省份怎麼會變成了窮省的麼？那末，我就來向你講到這點！——但忽然間，他躊躇起來，倉皇向二面一望。——不，我什麼也不對你講！你去吧！去吧！

——你們的城市老早……就是……在元首的……統治之下麼？——驀地聽到溝內有人說道，接着就有一個上了年紀帶起一副鼻眼鏡的人抬起身來。

——你是說的我們的城市麼？——塔拉斯問道。——四個月了。

——可，可是——戴鼻眼鏡的人令人難於猜測地一笑。——可是我們的已經整整一年了……塔拉斯明白了，連忙帶起小車坐在他們跟前。戴眼鏡的和理髮匠都同病相憐地望着他。

——你們又往哪里去？——塔拉斯啞聲問道。

——到頓河區去，——理髮匠回答。——那裏大概還是天堂……

——天堂！嚶……戴鼻眼鏡的人笑了。——在我，只要有一滿倉糧食就夠了。

——天堂！——彼突什可夫急暴地一叫。——我帶的貨物，就一定是天堂才行，差一點的地方，我可不幹。

塔拉斯橫豎是一樣，到哪里去都行——到德涅泊爾流域去也好，到頓河區去也好。他把車子又推上了路，想了一想，就向東方走動了。現在太陽晒到他的後腦壳上。前面是理髮匠那連連扭捏的背，後面就是那又哼又咳又在喘氣的戴鼻眼鏡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彼得、彼得洛維奇。

天晚，他們就停在頓涅茨河東岸的一塊田野上。

——我們就在此地過夜麼？——理髮匠問道。

——頂好是到村子裏去……——塔拉斯不十分肯定地說。

——到村子裏去麼？噯，不行。那裏，夜晚就沒有我們流浪人出進的路：進路都封鎖了。

——誰封鎖的？

——還有誰？他們！

——他們害怕游擊隊……——理髮匠咕嚕一句，輕聲笑了。

田野上有些地方，推小車的已經升起一堆一堆的野火了。人們一見燃起一股小煙，就從路上彎起進來。各人在田野上選定一個位置，車子往那兒一擺，人就軟弱無力的歪倒在小車附近。

這是一片早已踐踏過的田野。在那苦難嚴重的夏天，軍隊和民衆，不止一次的經過過這片田野。到處都可以見到戰鬥底痕跡和流浪生活底痕跡：燒燬了的草，折斷了的樹，戰壕，彈窩，灰燼，野火堆底黑跡，在在皆是……

成羣結隊的難民曾經經過這片田野上，隨後又分途四散了。路旁所遺棄的祇是些死馬和深沉而苦悶的，好像是起了皺褶的車跡。

軍隊也在這田野上走過，在鬥爭中踐踏過它，並還葬埋過死者，收拾過傷兵，一路走起過去，誰也記不得這塊田野了。祇有負傷的人才記得：他們的血是灑在這塊黑草上的：

現在此地成了推小車的人們之咄咄可怪的野營了。有個女人脫下她身上的一件花布短外衣，就在有水的彈窩裏洗着。水呈銹色。據說因為這裏是黃土的緣故。也許是鮮血染成的吧？小孩們睡在戰壕裏。舊火堆上又燃起了新火堆。馬上就有一股苦得像孤兒般的小煙沖上空際：· 落照祇剩得一點餘光，又紅又黑，這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彷彿它把地上所有的鮮血，所有的愁苦，所有的戰鬥火焰，所有的火推煙子都吞嚥下去了似的。從路上又來了一羣羣推小車的人。田野上這塊地方已經很擁擠了，有些睡在深溝裏。一個挨近一個。這些人們，有的是從哈爾科夫來的，有的從坡里塔瓦來的，有的從頓巴斯，從察坡諾斯來的。亞爾切莫人的車上帶着有一袋子鹽，克列曼丘格的人帶有從工廠裏偷出的煙草，魯貝希斯克人就帶起一盒盒的顏料。彷彿烏克蘭的各個城市都聚集到這塊田野上來了。彷彿全體人民都推起小車到外面流浪，尋找糧食：糧食！

「我的烏克蘭！烏克蘭！——塔拉斯苦悶愁思地搖了搖頭。——你我都是太可憐了！」

這時理髮匠昇燃了火堆。現在他那麼愛戀的望着那一蜷向上昇騰的火焰，好像這是他理起的超等蜷髮似的。

頓時四面八方的手都伸到火跟前來了。一位身穿格子大氅頭戴軟帽的人，坐在旁邊，也不由地想向火邊傾近，可是他沒有移動位置。

——你這位同胞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愛講交際的理髮匠很客氣地向他叫道，好像是特地請他來烤火和談天的。

——對不起…… 哎…… 戴軟帽的人啞然說道。——我在露天裏…… 哎…… 是不談天的，——說罷就把臉縮在大氅領子裏去了。

——知識份子——彼突什可夫很生氣的對塔拉斯說。——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既然你是這樣的知識份子，——他兇猛地叫了一聲——就該坐在家裏，何苦到這大路上來流浪。

——對不起…… 哎…… 戴帽子的人說道，——我看，你是不明瞭我的意思…… 我是個唱戲人…… 哎…… 我應當愛惜愛惜我的嗓子…… 此地太潮濕……

彼突什可夫哈哈大笑：

——嗚，嗓子應當坐在家裏去愛惜！

——到處都是一樣，——唱戲的泰然自若地反駁了一聲。

——對，到處都是一樣，——彼得、彼得各維奇噓了一口氣。——如果兩年前我做一個夢，夢到我這個上了年紀的會計師，將來會成爲一個…… 唉…… 流浪的人，那時我一定想道：這是做的一個傻夢。那知今天…… 唉…… 果然如此。頂好請你坐攏來，坐攏來！——他招呼那唱戲的說。——烤火是免費的！

——謝謝你的盛意，——那人微微脫了脫帽，回答一聲，就坐到火邊來了。

——你怎的這樣，——塔拉斯一笑問道。——聽說，德國人是很愛唱戲人的。

——但是我…… 哎…… 不愛德國人。對不起。我是個犯禁的人，俄國人。

——好一個盛會啊！——理髮匠興高采烈的叫道。——彼得、彼得各維奇，我們在火堆這裏又是聚成的一個怎樣的盛會啊！那怕在好時光裏，這樣的盛會也不是每天都邀約得攏來的哩！

——對……會計師意想天開地嘆息了一聲，——既有這樣的盛會，就該要來瓶白乾……帶檸檬皮……

——橘子皮……唱戲的老老實實插上一句。

——幹麼定要橘子皮呢？通常總是用檸檬皮。這是祖傳下來的。

——橘子皮軟一點。不然我就不能……對不起……哎……嗓子。

理髮匠把樹枝投到火堆上去。樹枝是濕的，燒起來縮成一團，就像盤起的蛇一樣，並且吱吱發響。

——雞蛋炒西紅柿子——理髮匠說，——這就是我賞心的一盤菜，如果你們要知道的話。

一個人也沒有答應他。他又把樹枝往火堆上加着。

——這蘿蔔可以煮來吃，——忽然聽到一個女人的羞怯聲音。

——你說什麼？——理髮匠掉過頭來問道。

原來有個女人側身坐在火邊，頭靠在自己的小車上。她重覆說着：

——我說……這地裏有蘿蔔……可以煮來吃。

——請原諒，——唱戲的愕然說道，——這是飼料蘿蔔。是喂豬的……

——噯，呀呀！——會計師駁斥一句。——難道人比豬還不如？我們不是吃豬肉麼？

——吃過，——塔拉斯糾正說。

——噯，就說吃過罷！那末……

——祇怕人們大概已經把所有的蘿蔔都掐走了，——女人發愁地說。

——那我們就去找一找！——理髮匠叫了一聲，就溜到田野上去了。

他很快就轉回來了，披頭散髮，滿臉是汗……

——正是……他把收集來的東西當着女人的面都摺起來，一面說道。——爲了一點蘿蔔，還爭吵了一頓。人成了獸。

——飢餓逼人……

——用什麼來煮呢？——那女人問道。

——是呀，用什麼來煮呢？我連沒想到，——理髮匠束手無策地向四周一望。天很黑，火堆裏恰巧炸出幾點火星來。——唉……，有了！——他彎下身子從地上拾取一個什麼東西來。——鋼盔！

——他一手遞給那女人。——就用它來煮。

女人把鋼盔一翻過來，忽然大噓一聲。

——你怎麼的？——大家都驚愕起來。

——打穿了的……她把鋼盔指給大家看，鋼盔紅星上打穿有一個黑洞。

火堆附近頓時靜寂了。

——我另外再去找一個！——理髮匠神經質的一笑，手又在草上摸來摸去。

——或許，這就是我丈夫的鋼盔……女人低聲嗚咽着。

——找到一個鍋子了！——理髮匠大叫一聲——好像是整的……

蘿蔔快煮熟了。塔拉斯摺出半個大餅，其餘的人也摺出自己有的那一點東西來。

——你們看！——理髮匠詫然一聲。——多好吃的蘿蔔啊！

——飢餓是最好的廚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彼得、彼得洛維奇一笑。

——我倒不反對飢餓！——唱戲的忽然很興奮地說道。——演員應當要挨點餓才好，因爲歌本是

心內唱的，不然，歌就在肚子裏唱起來了。有些人吃起東西來大啖大嚥，就像豬吃食一樣！——他叫道。——我可看不慣，我在哈爾科夫歌劇院供過職：好，就讓他們是德國人吧。我很知道德國人。

他們那裏有過瓦根萊。可是他們這班人：這一班人決不是德國人！決不是！請你們不要同我爭論！他們強迫我們在他們的晚宴上唱歌：他們吃得嘴巴像豬響一樣，又嚷又叫，說什麼不要它媽的瓦根萊！頓時就要我來唱他們妓院裏的小調，——他猛然把話一停，手按住喉嚨，像打寒噤的把肩膀一聳，說道：——對不起：哎：我大不該焦急的。嗓子要緊。應當愛惜。但我還希望唱一唱瓦根萊曲：那怕生平祇再唱一次，當着：——他還未說完，大家全了解了，都嘆息一聲。

——你該多吞點生雞蛋：——理髮匠很表同情的說道。——每天要吞幾個生雞蛋：我也是個知道一點藝術的人，當然懂得：

——對，有雞蛋：——就好：——唱戲的懶洋洋地說道。

——我們會找到一個富裕的村子的！——理髮匠高興地繼續說下去。——我們會找到一個還有雞蛋的地方！倉裏的存糧是滿滿的！人們會把我們當上等賓客來迎接我們：並且：

——這樣的村子沒有了，亞可夫、依萬諾維奇，——會計師把頭一搖，說道。

——有！——彼突什可夫叫了一聲。——應當有！我帶的貨物就要有富裕，快樂而沒遭破壞的村子才行。

——那麼你帶的又是什麼貨物呢？——塔拉斯問道。

——我帶的是開心貨——理髮匠搪塞了一句。

——八十四個馬鈴薯加上一百一十七茶匙麵粉，——女人驀地輕言細語說道。

——什麼呀？——大家都驚動起來，都掉過頭來釘着她。那女人昏昏沉沉，連沒感覺到，她怎麼放聲地說出這些話來了。

——對不起！——那個坐立不安的理髮匠硬纏着她問。——你剛才說的馬鈴薯是什麼一回事呀？結果，他把她的這段歷史全都追問出來了。原來這個女人名叫馬特雲娜，她留得有兩個女孩在礦村裏。大的十歲，小的五歲。她給她們丟下了一點麵粉和馬鈴薯，都是計算好了的。她囑咐她們一天吃三個馬鈴薯，用三匙麵粉做湯。大女孩留巴霞，當面發過誓，決不多費一點。到今天止，她們就祇剩下一百一十七匙麵粉和八十四個馬鈴薯了：

——可是我的路程還沒走到一半，——女礦工嘆了一口氣。

——對，我們家裏也有餓肚子的人等着我們哩：——會計師瘖啞地說道。——亞可夫、依萬雷奇，我們究竟走了多少天了啊？：

——要知道，他們不是等我們空手回去，而是等我們帶糧食回去哩。沒有糧食我們怎麼見他們呢？這要找到一個富裕的，沒遭破壞的村子，好把我們的破布爛巾換得點有用的東西：

——又到哪里去找這種村子？——會計師長嘆一聲。——我們又找不到呢？

——找得到的！——理髮匠很有把握地回答說。

——嗶！嗶！

他們在這有煙無焰的火堆周圍度過一宿，天剛放明，大家就一同出發去找沒遭破壞的地方去了。

尋求沒遭破壞的地方：塔拉斯從來也沒有想到：我國的地面是如此廣大，如此遼闊，有這樣多

的村莊和村鎮，這樣多帶褐色櫻樹叢的農舍，這樣多單個個的綠蔭裏的民房，這樣多縱橫錯綜的大小道路。有寬得像蔭道一樣，上面鋪着沙石，兩旁栽有整列槐樹的馬路；有老得已經長滿了青草、舊時商販來往的車路；有新近築成，輪廓整齊，兩邊溝水盈溢的公路；有彎彎曲曲，上上下下而車跡磷磷的村路；有散着像金綫般的麥草，怡然快樂的陌路；還有人蹤雜沓、凹缺很多，泥濘中就難於通過的泥土大路；還有扭扭捏捏，縱橫交織的草原小路；還有直挺生硬，就像箭桿一樣的林路：道路是多極了。塔拉斯及其同伴們走遍了這一切的道路，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塊沒遭破壞的地方。

興頭很高的彼突什可夫帶起他們走着，總說前面就是樂土。但一眼望去，就沒有這樣的樂土。祇見村莊裏烽火瀾天，德寇趕得牛羊亂叫，娘們都在啼泣，路旁絞架上的死人搖搖擺擺，一雙雙發紫的赤腳，怎樣也踏不到青草上來。

現在往往有些娘們帶起小孩，從焚燬了的村子裏跑到推小車人的火堆附近，來尋找棲身之所。

——善人們，做做好事，讓我們也來取取爰吧！我們連什麼都丟光了。既沒有房子，也沒有財產，剩下的祇是一個心。

——六十六個馬鈴薯和九十九匙麵粉：——馬特雲娜望着遭了火災的人們手上的小孩們，咕咕

囔囔說道。

現在彼突什可夫常常來詢問他所遇着的那些推小車的人，問到他們來路上的情況。

——呸，哪兒怎樣？還在交易麼？

——交易，交易……那些人很不高興地回答說。——祇是爲了上帝來交易……自己是什麼都沒

有了：

——怎麼沒有？——彼突什可夫很驚異地說道。——東西又到哪里去了呢？

——哪里，哪里！人人都知道，東西到哪里去了……那人絕望地把手一揮，就消逝在塵霧中不

見了。

經過這番言談之後，他們更難往前行進，更難相信這世上，還有未遭破壞的地方存在。

——就沒有這樣的地方，絕對沒有！——彼得、彼得洛維奇堅信地說，但他仍然走着，亦如所有

的人一樣：

——應該有！——理髮匠叫道。——德寇總不能把這肥美土地當作一個骨頭啃得光光的：

——德寇連什麼都做得出來！——塔拉斯連連搖頭。

——六十個馬鈴薯和九十三匙麵粉，——馬特雲娜咕噥一句，又嘆了口氣。

——火堆冒煙了！——陳腐的樹葉燃不出火焰來……就沒有一塊未遭破壞的地方。

塔拉斯滿身都染的是黑灰，身子也拖瘦了，一句話也不說。他眼看得周圍別人的苦痛愈多，就感覺到自己的苦痛愈少。他反正一樣，到哪里去都好。他橫豎一樣，有什麼東西就行——無論蘿蔔、草莓、菌子、樹皮，在他看來，都是無可無不可的。他的肩背彎在小車上面，手裏磨出的血脈都乾硬了。他祇是跟着滿腦子夢想的彼突什可夫走去，所謂還有未遭破壞的地方，這點他是相信還是已經不相信了，甚至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每天夜晚，彼突什可夫坐在火堆旁邊，總在鼓舞大家，硬說，前面有未遭蹂躪的肥美地方在等候他們。塔拉斯默不作聲，會計師爭來辯去。唱戲的也有這樣的夢想在燃熾着。

——對呀，對呀，——他說，——妙極了！——同時他又驚惶莫測的向理髮匠釘了一眼。——但不知道我們走不走到頭，走不走到頭？——他的大氅在路上也拖破了，上面粘起一些牛蒡刺，他戴着軟帽睡覺，結果把帽子揉得不成樣子了。人又老又瘦，大喉頭，鬍子也沒刮一刮，誰也看不出他就是哈爾科夫劇界的一位名角。

——我們一定走到頭的！——理髮匠很自信地回答。——頓河那岸，土地肥富得很，——於是他就大談起這帶地方來了。要是一路沒有見到村莊的時間愈久，那他的話白就愈加新穎，愈加異想天開。

——沒有這樣的村莊，而且從來也沒有過！——會計師硬同他爭論。

——有過！——唱戲的辯護着說。——有次我們在那裏舉行過一個歌舞會，我還記得席桌都是擺在櫻樹下面的：麵包又香又白，堆得像山。還有大瓶大罐的牛奶。潔白的杯子裏裝着金黃色的蜜糖：炒雞蛋就像快落土的太陽一樣：

——是，這樣的日子也過過，也過過！——塔拉斯嘆息道。

彼得、彼得洛維奇怎的也憶想不起來，爲什麼他從前總不滿意自己的生活。

——我記得頂真確，——他顛預地說，——過去我總是不滿意。究竟不滿意什麼？爲什麼不滿意？——怎樣我也不記得了！

並且他爲什麼同他那經理攔不來，這點他也憶想不起來。

——就是因爲他，我才沒有撤退走：我說：不，我硬不走！經理，我寧可同德國人一處，偏不

願同你在一塊。究竟我們爭吵的是些什麼事情？唉……我可不記得。但是我記得頂真確：他是個粗魯傢伙，畜牲。然而現在，要是我與他見到面……唉……他這粗魯傢伙，我也要吻他一吻了！老實話，我要大吻他一頓！

——是，這樣的日子也過過，也過過……

——五十四個馬鈴薯和八十七匙麵粉。

然而沒遭破壞的地方，依然沒有找到。

他們已經走進頓河草原了。「現在可快了，快了！」——彼突什可夫說道。他興緻勃勃，眉飛色舞。有時，他一面彎起背兒推車，一面還在吹口哨。

現在他們已經在肥美豐富的黑土地上徬徨着。天一放晚，地面上就騰起一層非常濃密而飽滿的霧氣，弄得彼突什可夫硬說，可以把這霧氣當作牛油來塗麵包吃。但他們又沒有麵包。他們活像一羣滿天飛的麻雀，到處啄取落地的糧食。周圍幾百里都是麥地，麥子都腐爛了，撒得滿地都是。推小車的就拾起這些腐爛的麥子來充飢。「現在可快了，快了！」——彼突什可夫硬對大家這樣說。此刻這肥沃土地底氣味，苜蓿和蕎麥花蜜底香氣，簡直把他薰醉了。他把他所見到的一切，都當作是樂土將至的徵候，猶之海員在海霧茫茫中來猜度海岸一樣。

——看，我們走的是些怎樣的村鎮啊！——他說。——好大的村莊，多麼富足的鄉村啊……

於是他就把那些集體農戶和耕種機站底殘跡，把那些愉快的蓋有鐵瓦的屋頂和那些溫暖的牲畜欄指給大家看。不過，他所驚異的是：爲什麼既沒有牛羊叫，又沒聽到雞鳴呢？

——再往前去，再走下去，一切都會有的！——他說着，是要使大家都相信。現在大家也還是相

信他。的確，蕎麥花蜜和腐麥子的氣味到處都在侵襲他們那貪婪的嗅官：

在頓河流域的道路上，我們的這些推小車的，碰見了從俄羅斯方面來的人潮。有的是從庫爾斯克城來的，有的是從別爾果洛得城來的，有的是從沃龍涅什省各城市來的。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碰頭了，他們把小車擺成一列，大家坐下，把去年的乾草放在推得流血的手掌上一揉，就捲成煙捲，抽將起來了。

——大村鎮裏可不要去，——他們彼此勸告道，——那兒有德寇防軍據守：不但任何東西弄不到手，而且德寇還會把你們最後的一點東西也搶回去的。

——是呀，凡屬他們到過的地方，那是沒有什麼去場的了：他們吃得精精光光：簡直就像蝗蟲一樣：

——噢，你們那裏又怎樣呢？——塔拉斯向那些從庫爾斯克城來的人問道。

——那些人祇是揮手的回答說：

——也就同你們那裏一樣！沒有什麼可吹的地方：

他們殘暴得很麼？

——這不待說：

塔拉斯推着自己的小車，同時想了想：究竟人們該苦到一個什麼地步，又苦到什麼時候為止？

——四十八個馬鈴薯和八十一匙麵粉，——馬特雲娜很驚慌地咕嚕道。——天呀，天呀！：然而未遭破壞的地方還是沒有找到：

第二天，彼突什可夫把他們從泥土路上帶上了汽車路。

——現在可快了！——他當衆宣佈說，就好像他是能於穿雲破霧洞視遐邇似的預言家。——現在可快了！

他們把各人的小車，一推到乾燥結實而又展平的三合土路上，劈眼就望見一個手脚伸得直直的女人。

她躺在路邊，靠近自己的小車，面朝下，頭對着西方：

——死的！——會計師愕然說道。

他們都驚惶失措，神情頹喪的，一下圍到她跟前。女人的兩隻僵手緊緊抓住麥袋：——袋子已從車

上落下，麥子從破口裏倒出來，——彷彿，這女人的一隻死手還想把麥子收拾起來，然而做不到。

——她沒有走到頭啊！——馬特雲娜輕輕嘟囔一聲。

他們怕自己的車輪碰上死人，大家都很小心地繞過屍體，也不言語，又往前行進。前面又是一條黃塵土路。

當晚寒雨紛紛，他們不得不在草塚裏躲藏起來。那裏一共祇有三塚濕草，很多人都把小車往那裏推去。他們就好像一羣可憐的蒼蠅，把草塚滿滿圍住，大家都鑽到裏面，一個擠住一個，身上都淋得透濕，直打冷戰。草塚那裏是一片咳嗽聲和病人底呻吟聲：——弄得一個人也不能入睡。雨又老是在下……老是在下……而今秋雨時節已經開始，可是未遭破壞的地方，依然沒有找到：

101
忽而，彼突什可夫想了一想：『或許，乾脆也就沒有這樣的地方了。無非是空想一場麼？』他還沒想完，連忙就投到他的小車上去，想道：『貨物會打濕的啊！』——接着就合身的躺在車上。至於會計師彼得、彼得洛維奇則連咳帶喘的想着：『我走不到頭了——難道世上像我這樣年紀的人，還會

在外面流浪不成？」。他咳了很久，唾出一口口的濃痰。死女人的形影，整夜都在馬特雲娜的眼前閃幌，她怎樣躺着，一雙僵手怎樣在地上抓搽，又總想抬起麥子，但始終拾不起來：「她家裏的人，也像我家裏的人一樣，在餓着肚皮等着。現在已是根本等不到了」。唱戲的連連咳嗽：「哎！哎！」。他想來試試他的嗓音還有不有。並且他還瘖啞地，像是受了風寒似的，叫了一聲，也不知叫的什麼：不過雨點總在他身上溜着。塔拉斯在整夜裏，都看見那個死女人，挺直直的站起，兩隻手伸到他面前，好像是在向法官哀求：「塔拉斯，我該受了多少痛苦，請你確定一個替我復仇的尺度！」塔拉斯回答說：「女同胞，這樣的尺度是沒有的」。

早上，雨住了，碧空中現出了太陽，這是稀有的，新鮮而愉快的太陽。而彼突什可夫的精神也爲之一振。

——我連沒睡着，想了一個通夜，——他急忙通知大家說，——結果，虧得我，把我們不走運的原因找出來了！

大家都默不作聲的望着他。

——我們老是在些大路附近兜圈子。噫，當然，這裏是有德寇的。他們到過的地方，當然也尋不出什麼東西來。我們要到偏僻地方去！——他大聲一叫：——到偏僻地方去啊！那兒沒人到過！

他又說了許多，說得天花亂墜，於是大家又相信了他，又跟着他走起來了。

他們離開大路，對着頓河那方，沿小徑插去。彼突什可夫帶起他們，自己走在前面。他滿懷着如火如荼的夢想。總在催促他們前進，有時，他激怒起來，有時又大聲叫道：「到偏僻地方去呵！到偏僻地方去呵！」。他們就跟他後面爬着，臉也腫了，人也病了，——跌下去又起來，依然向前爬着。

有天，中午時光，這夥疲乏不堪的推小車的人，忽然聽到雄雞在叫，這是好久沒有聽過的聲音。——聽！——彼突什可夫喜得發狂的猛叫一聲，一隻手舉得高高的，呆立着。

可是他就不叫，大家也聽得到了。馬上各人停下腳來，都呆立不動，因為他們還不相信他們所聽到的東西。

雄雞在叫。叫得那麼宏亮，那麼愉快，那麼癡狂，居然弄得個人臉上，都浮出一層溫軟而羞澀的微笑，甚至每個人都驀地憶起了他過去生活中之最美最樂的片斷來：有人想到童年，有人想到結婚，有人想到初次的成就。他們都是城市裏的人，各人在想各人的事。彼突什可夫顛着腳，站在那裏，簡直喜癡了，連他臉上都像刻得有『傲然』『快哉』這幾個大字。馬特雲娜雙手捧胸，好像準備做禱告似的。唱戲的連帽子都摘下來了。他們也就這樣虔心致敬，默默無語的站着。

俄而，那片樂土果然從樹林深處飄蕩來了。一羣老牡牛慢吞吞地拖着大車，驚疑莫定地瞪起眼睛，在觀望人世。車子上銀晃晃的白菜，堆積如山；硬得像皮邊鼓一樣的西瓜，撞的啞啞作響；挺胸拔肚的馬鈴薯，漲得幾乎要從大麻布袋裏暴脫出來；西紅柿子紅得像淋了血似的；籠裏的雄雞，氣勢汹汹，撲來撲去，鴨子呷得那樣有勁；玫瑰色的小豬，傻頭傻腦，東張西望。幾個莊稼漢皺着眉頭，拿起長樹條子，又氣又惱地在那裏趕牛；而一羣德國兵就在牛的旁邊懶洋洋地走着，個個口裏都在大嚼特嚼。

輜重車走得很慢，走了好久。那些載得滿滿的大車，接連不斷從推小車的面前盪漾而過；還有睜起一副副悲慘而馴服的眼睛的母牛，還有裝起金黃小麥的板車，還有皺着眉頭的漢子，還有淚水潑潑的女人，也有大咀大嚼的德國兵：他們飄盪過去之後，就消逝在遠遠的視綫之外了。看，最後一輛

貨車也隱匿在密林裏面去了。所謂樂土，就這樣喧嚷了一陣，一去之後，就煙消雲散了。唱戲的把臉藏在帽子裏，慢慢往車上一倒，竟大哭起來。

——我真恨死他們！我真恨死他們！——彼突什可夫低聲啞氣地說道，連拳頭也捏緊起了。——他們的鬍子我都是不能刮的。刮刮臉——倒不要緊。一刮到喉嚨管的時候，我就要：

三十三個馬鈴薯和六十六匙麵粉，——馬特雲娜咕噥一聲就大哭起來。——我的天呀！

此外任何人也沒有說一句話。

忽然，馬特雲娜站起身來，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先向彼突什可夫，然後又向其餘的每個人，都鞠了一個躬。

——同志，謝謝你們，一是和我同伴，二是盛情關照。我實在感謝你們！

——你怎麼啦？——彼突什可夫大吃一驚，問她。

——我不能前去了！——馬特雲娜森嚴地說道。——我要向回頭走。我家裏的人把最後一點東西都快吃完了。

——那：那麼糧食呢？你又帶點什麼東西回家呢？

——那有什麼辦法！我就祇好走到哪里去換點，或者去討點也好。

——那末，你就去罷！——彼突什可夫輕聲說道，並且躊躇滿志的向同伴們打量了一眼。——可是我們還要往前走：再走不多遠的：

馬特雲娜抓住自己的小車，就推上大路去了。——也許，我帶起糧食到家時，孩子們已經死掉了：——她說——可是我非走不可。

——別了，馬特雲娜！——塔拉斯小聲說道。——你要走到，才對。

——也許，走得到！——女礦工嘆了一聲。

推小車的目送了她好久，一直送到再也望不見她的時候為止：

——好罷！——理髮匠勉強地裝出一副喜悅的神情說道，但忽然間又看見唱戲的面色，他閉起一雙眼睛坐着；輾下巴都垂下去了，時而微微地顫動着。

——他會走不到頭的！——理髮匠一想。作慌起來。——哪里他也走不到了。

——你怎的，不好過麼？——他很小心地把唱戲的肩膊一摩，體貼入微地問着。

——噯？是：對不起：軟弱無力！——唱戲的恍然大悟，說道。他極力想照常微笑一下，但是沒笑出來。他很抱歉地把兩手一擺。——真糟透了！噯？對不起：

他之所以抱歉，是因為他衰憊無力，而彼突什可夫却第一次覺到他對唱戲的也好，對全體人也好，都負得有不赦之罪。

『爲什麼我定要拖着他們這些老人走，究竟不知拖到什麼地方去？也許，世上根本就沒有未遭破壞的鄉村吧？』

『原來是多麼好的夢想啊！該多麼美妙啊！』——他很惋惜的嗟嘆一聲，說道：

——噯，也好！我們就到附近這村莊裏去看看吧！

附近這個村莊原是個很大的，十室九空的哥薩克鄉村。有很多農舍的門都用木板釘上了，至於那些沒有屋蓋又沒有大門的房子更多，彷彿這都是些沒有掩埋的死屍似的。

理髮匠選了一家看來是比較富裕的農舍，就走去把小窗戶一敲。一個和藹而有病容的女人抬眼向

外一望。她一看見是推小車的，就愁悶悶的把頭一搖。

——可以進來不？——理髮匠很客氣地問道。

——當然可以！——女人答過話後，就打開了院子的小門。

他們把各人的小車，推進到一個寬濶而空無所有的院子裏，院內滿地都是黃葉，好像舖上的地氈一樣。

——那末！——理髮匠高興起來。——女主人，生意人上門了，請關照關照！

——生意人是到了，但買主沒有——婦人愁鬱地回答道。

——哪有這話，你瞧瞧貨物，貨物啊！——彼突什可夫高聲叫道。——呸，拿出來吧！——他連忙掉頭去，望了望唱戲的。那知唱戲的虛弱極了，照直往小車上一歪。

——你又怎麼的？——理髮匠細聲問他。——快拿出來！

唱戲的也沒有答覆，祇是索然無望地揮了揮手。

——呸，那我就來：拿出你的東西給人家看啊！——彼突什可夫釘了唱戲的小車一眼，連忙從那裏掏出幾個包袱來，

——你打開也是枉然的，白操心：——那女人說道。——我們連什麼也沒有，請原諒。

——哪有這話，你來瞧瞧，瞧瞧吧！——彼突什可夫打開一個包袱之後，就手舞足蹈地，急忙把這個包袱內的全部貴重東西翻給那女人看。這原是唱戲人的幾套嶄新上等西裝。驟然一看，不能不使大家來憶及老早在戰前的那個時期，那時這幾位推小車的，也同旁人一樣，也看看歌舞會，也買買新衣料，同裁縫討論起西服的式樣尺碼時，也就好像是在討論天下大事似的。

——穿起來真瀾氣！真乾淨！——女人尊敬地說道，同時又很重視地把西裝呢子摸了摸。

——這是我出台的禮服：——唱戲的軟語弱聲地說了一句，就掉過頭去了。

——你知道他是什麼人麼？——彼突什可夫彎過身子去，向那哥薩克女人咕囔地說，——他是全世界鼎鼎大名的歌劇家！他從前就穿的是這西裝。要懂得這點兒的價值！

——你說得一字不差，——女人說道，——我非常同情：——她愁鬱地望了望西裝，又把呢子摸了摸。——祇是我買不起，我們什麼也沒有，請你相信這點兒！一切都被他們搶光了：

唱戲的全身都顫抖起來了，就好像在發寒一般。他把大衣領子往上一升，肩膀縮得緊緊的。但他之所以顫抖，乃是因為身體虛弱，人上了年紀又加之飢餓緊迫的緣故。現在唱戲的下巴也跳動起來了，他怎樣也駕馭它不住。

哥薩克女人驚惶地瞥了他一眼。

——他病了麼？——她小聲問道。

彼突什可夫祇是很傷心的把手揮了一揮。

忽然那女人往屋裏一溜，馬上就從那裏拿出一個圓圓的大麵包來，還有一壺羊奶，一碟子切得薄薄的肥肉片。她把這些東西往唱戲的面前一擺，唱戲的嚇得一跳。

——請嘗嘗，賞我個面子！——哥薩克女人向他欠身一拜。——不要嫌棄。奶牛搶走了，祇有條母羊：——很對不起：

——不，不！——唱戲的把手向她揮了一下。——我不能白吃：——你怎麼的呀？

——不要你付錢的：——哥薩克女人輕聲說道。

彼突什可夫貪饑饑地掠了這吃食一眼。他們好久好久沒有吃過烤麵包了！他吞了口涎沫，就走到唱戲的跟前。

——吃吧！——他勸道——不要緊！吃吧！

唱戲的臉上頓時現出紅斑。

——那可不行！————他全都嘍嘍說——我是一個演劇的……大家都知道我……我很自尊的……我不能討吃……謝謝，但……

他望了那女人一眼。女人站在他面前，她低下頭去，就雙手揉着圍裙。

唱戲的慢慢從車上起來，摘下帽子，朝上望了望那慘淡冷寂的秋空，然後把帽子攬在胸前——驀地就唱起來了，他吐出的是一縷縷軟弱、嘶啞而病痛的聲調，但他一點也不覺得，仍然繼續唱着。塔拉斯看見他的容顏變得年輕了，並且聲音也現得有勁了，彷彿帶有金鈔的鏗鏘聲。就不禁爲之一驚。是否他果真是這樣呢？哥薩克女人虔默默地站在原地，雙手捧胸，劈面望着唱戲的，連眼皮都不霎一下。當時籬柵外聚集起一些鄰居的男男女女。他們一步一步地擠進院子裏來。娘們都在啜泣，姑娘們用頭巾拭淚，老漢們摘下了帽子；頭支在手杖上……唱戲的一手伸起帽子，大歌小曲，唱了又唱。他感謝了這哥薩克女人。他所感謝的，並不是這寡婦的吃食，而是她的這番好心。他同時也用自己的歌曲來向所有的人致謝，向凡是聽他這個身老體病的俄國歌劇家歌唱，凡是鄰恤他那受了傷寒的喉嚨，而際此歌音中與他同聲一哭的人致謝——祇有俄國人才善於那樣哭着……

他唱完之後，就軟弱無力地往小車上一歪。大家都沉默了。祇見娘們還在嗚嗚咽咽，拿起頭巾角連連拭淚。

忽然人羣中鑽出一個老人來，他森嚴地向所有的人一望。

——這位是什麼人？——他朝唱戲的那方一指問道。然後又帶點責備的神情搖了搖頭。——同胞們，你們要知道，這是一位歌劇家。如果我們不來愛護這樣的人，那末，我們的政府是不會讚揚我們的。你們看我的話說得對不對？——他又嚴肅地瞥了同村人一眼，然後掉過頭去望着唱戲的。——我千萬請你留在我們這裏。如果你還有點氣力，還能唱一唱，那末我們也可以再大哭一場。如果不能——也就隨便住下去，行不行？

——住下去！——那哥薩克女主人向唱戲的說了。

——怎麼樣哪？——當推小車的人與唱戲的告別後，都已走出村子時，彼得、彼得洛維奇談諧地問道：——我們又怎辦呢？或許，唉：沿門走去麼？噯？就伸出手來討吧，——他朝彼突什可夫一望。

理髮匠驀然發怒起來。

——干我甚麼事？——他尖起那雄雞式的尖細嗓子，吭然叫道。——我又是替誰奔走啊？我的貨在任何村子裏都有娘們搶着買的。你們儘可相信，她們會照價付錢，不折不扣：

——你到底帶的什麼貨呢？——塔拉斯懷疑地問道。

理髮匠輕輕一笑，連忙向大家丟了個眼色。

——撲粉，——他唧噥一聲，——老實說，就是撲粉！

——撲粉？——塔拉斯不勝驚異地問道。

——怎麼呀？噯？該想得妙吧？——彼突什可夫歡天喜地說道。——噯噯？是——就是！開心貨！

你們一定說：戰爭。而我就要回答你們說：女人。女人終歸還是女人，女人隨時都需要撲粉，——他温情脈脈地瞅了他那小車一眼。——她們會捨着買哩！

——也對……會計師說道。——頭等貨。不過……唉……究竟往哪里去呢？往下……唉……無處可走了。

實際上，再也無處可去。從德涅泊爾河到頓河之間，所有的地方他們都走遍了，——到底沒有一個未遭破壞的村莊。再往前去，就是鄰近戰區的一片焦土地帶。實在是無處可去了。

現在連彼突什可夫也瞭解到這點。然而他總還不願意與自己的夢想絕緣。

——今天晚上，——他殊費猜測地說道，——我們就要走到目的地了。

同伴們是連不相信地白了他一眼，但終歸向前走去。晚上，他們走到了一個鄉村裏。這個鄉村依然同他們所走過的上百的鄉村一樣，也是暮氣沉沉半死不活而劫洗一空的，民房都是那麼悲慘的，拳縮起的，屋頂上披着濕漉漉的茅草，煙囪裏昇出一縷縷的瘦煙，但是彼突什可夫硬裝出那副神情，彷彿這就是他們所再三尋求的地方。

——看，這就是呀！——他欣然一叫，又悄悄地望了同伴們一下。——看吧，這就是它，就是它，正是！

他們也就裝着是相信他的話，裝作是以他那種快樂神氣爲然，祇要是真的走到盡頭，往下無處可去，也好了。

——喂，快來，快來！——彼突什可夫又說又笑的向一家集體農戶的娘們叫道。——請大家注

意。我這裏有件妙丹，能使紅顏女子年輕姑娘，打扮得美上又美，長年青春。看，這就是！——他輕巧地從小車上搯出自己的小袋。——喂，快站攏來！

婦女們倒很高興他這個快活人，馬上都圍到他跟前來了。

——這是什麼，是什麼？——她們無精打彩地問道。

——這就是——撲粉！——彼突什可夫大叫一聲，連全身的氣力都拿出來了。

靜寂。

過了半晌，有個挨緊彼突什可夫站着、頭髮鬆蓬年紀很輕的哥薩克女人，將信將疑地向他那袋子斜了一眼。

——撲粉麼？

——天鵝絨牌的！——彼突什可夫回答。

——這還了得？——哥薩克女人輕輕問道——你是在譏笑我們嗎？

——哪里是譏笑呢？——理髮匠手忙腳亂的說，——我說的是真心話……

——你是專爲來譏笑我們這些苦寡婦的麼？——哥薩克女人把頭一搖。——噫，噫，吓，虧你這個上了年紀的人連不害羞哩！

——好吧，你來說說，我們擦粉又擦給誰看呢？——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把頭上的帕子一扯，兇狠狠地叫道。——看，我的頭髮都愁白了，還粘得你的撲粉麼？

此刻所有的女人都闖嚷起來了！

——你去把我們的男人弄回，我們再買你的撲粉吧：

——你還我們過去的快樂生活來吧！

——我們擦粉又擦給誰看啊，擦給德國人看麼？

她們一下擁到他的面前，氣勢汹汹，鉄面無情，就像一羣刺人的毒蜂一樣——因為他把她們的愁窠戳動了。彼突什可夫連連舞手、招擋了她們一陣，然後才唧唧噥噥說道：

——城裏的人還搶着買哩：

——骯髒貨才買，是不是？——那個頭髮蓬鬆的哥薩克女人叫起來了。——我們是懂得規矩的，你這無恥的東西，下流貨。

——你自己去擦吧！我們可沒心事擦粉！

塔拉斯和會計師抓住理髮匠，連推帶擁，幾乎要用手抬着，才把他從人羣中擁出去了。

後面又是泥巴，又是髒土，在追擊他們。

——活該！——當泥塊打到他們身邊時，塔拉斯帶着自怨自責的神情說道。——娘們，用髒東西來打我們，用髒東西來打我們，打得對！我們既帶了髒東西來，你們也就用髒東西來送我們去。活該！

彼突什可夫彎着背，推起他那小車，憂鬱地踱着：

——嗚！——依然還是彼得、彼得洛維奇先打開話匣子，譏諷地一聲，但他這次朝彼突什可夫望了望之後，祇是揮了揮手而已。

天黑，他們都在大路上過夜：

忽然，聽得什麼地方有大砲響聲，好像遠處的雷鳴。塔拉斯摘下帽子，側耳傾聽。他臉上頓時現出一層快慰的喜色：

——那怕祇聽到這樣一聲，——他說。——也不枉走了一場。

附近不知是誰，小聲小聲地在對大夥說：

——你們不要妄信謠言，斯大林格拉過去是這樣屹立着，現在仍是這樣屹立着，將來也還是這樣屹立着的。

——你是從哪里知道的呢？——黑暗裏有人競競地問道。

——我知道，我才說，——那人很沉靜地回答，塔拉斯連忙豎起耳朵來聽他的下文。——德寇在斯大林格拉附近大受挫折。胡核太硬，牙齒咬它不動！

塔拉斯掉過身去，輕言細語地託付彼得、彼得洛維奇：

——請你去告訴這個說話的人，要他到我這裏來。

彼得、彼得洛維奇驚訝地望了塔拉斯一眼。

——誠心誠意地請求你！——塔拉斯輕聲而激昂地補說一句。

會計師去了一會，馬上就同塔拉斯叫的那人一塊轉來了。黑暗裏也看不清他的面孔。

——誰叫我？——黑處裏那人問道。——幹麼？

——是我叫你，——塔拉斯小聲回答。——你好，斯切泮！

——呀，呀！——經過霎時的沉默之後，那人也小聲說道：——你好，爸爸。

原來這人就是塔拉斯底大兒子，斯切泮。

(六)

是的，他就是塔拉斯底大兒子，斯切泮。

——父親，你好吧！——他又驚奇地重覆說道。——你在這……路上做甚麼？

——尋找沒遭破壞的地方，——塔拉斯微微一笑。

——啊！沒有找着麼？

——沒有！絕望了。

——原來如此……可是沒遭破壞的地方並不遠……就在窩爾加河那岸。

——遠是不遠，但無路可去。

他倆離開大夥，坐在一邊——塔拉斯坐在一個樹樁上，斯切泮逕直坐在草上。

——關於你的事，我權且不問，——塔拉斯說道。——我是在尋找沒遭破壞的地方，至於你，在我看來，像是在尋找沒遭破壞的心靈，是不是？

——是，——斯切泮微微一笑，——大概是的。

——找得到麼？

——多着咧。

——多着麼？——父親連不相信。——我就沒有遇見一個……

——只怪你太不會找了……

——我並沒有找！——老人駁了一句……各憑各的良心活着……我祇知道我的心靈，至於別人的

——可不干我的事。

——因為我們各人只管各人問心無愧，所以才弄成這樣啊！：
塔拉斯並未回答。彼此沉默了一會。

——我還以為你到軍隊裏去了，——父親說道。——那知你原來是在這裏！：
——是，就是這樣的了！：

——從前你對我說：到軍隊裏去！

——父親，那時是不能完全說出來的。——斯切泮聳了聳肩。

——為什麼呢？——老人皺眉瞪眼的問道。

——因為我的事情：——是——斯切泮環顧了一下，回答說。——黨的：——秘密的事情哩：——自然
是不能一下說出來的。

——須知在這樣的場合下，決不會有非黨的人呀！——老人生氣了。——你也可以告訴我一聲。
我又不是外人。現在大家都在黨了！這是德寇把我們教會的！：

——就是，——兒子一笑。——那時要是像現在這樣，我可自動地說出來了：——我也學會了一點
東西。

——那末，瓦娜又在哪儿呢？撤退走了麼？

——不，：——她在這裏：

——在這裏什麼地方呢？——老人驚異地問道。

——總之，是在這裏：——她同我一樣，也是在到處奔走，——他把身子挨近攏去，咕嚕了一聲。

——她此刻在我們的人那裏：——在沒遭破壞的地方：——我現在就是去會她的：——一定可以會到。

——這還了得！——塔拉斯拖長話音說道——好一個瓦娜！她還是個：——女人咧！

——就是啊！

——並且不很年輕呢！

——我親自對她說過：——但她也同你一樣的回答說：——現在非黨的人是沒有的。結果也是這樣奔走着。

——她也在奔走啊！——塔拉斯叫了一聲，手連拍膝頭。——噯！真是豈有此理。你連一個字也

沒對我說說，那怕暗示一下也好呀：——你們這些鬼兒子！我決不饒恕你們！

——斯切泮只是笑，一句話也沒有說。

——你怎麼連你的兒子也不問一聲呢？——老人說道。——你把你的父親忘記了，難道把你的兒

子也忘記了麼？原來你們就是這樣的一班人呀：

——我略略：——知道他一點：——連卡不是還好麼？

——是的，還好，——塔拉斯回答說，但忽然他又想起一件事情，——且慢，且慢，你是從誰那

裏知道的呢？

——從娜司咖那裏：——兒子想說不說的。——她有時：——寫信給我：——託人帶來：

——原來如此：——塔拉斯很痛苦的把頭一搖。——這些陰謀家！好吧，斯切泮，我永世也不得

饒恕你。我決不饒恕你。至於娜司咖——我回家後——定要打爛她的皮。

——我已經承認了我自己的錯誤，——兒子一笑。——你看，我並不對你守秘密哩。

——說什麼不守秘密！要是對自己的父親都守秘密，那才奇怪了。呃！你知道，你是誰教養大

的呀？老實說，你還是因為我，才成了一個波爾什維克呢！

——小聲！

——我說的對嗎？——塔拉斯的氣焰依然很兇，不過是低聲問道。

——父親，對，對。完全對！

——我活了一場，就從來沒有得到兒子們的安慰，鬼孩子！——他連沒息怒，還在嚕索。——一個嗎，被人家俘虜了，差點沒有逃出來。另一個就對老子守秘密。第三個又渺無音信。我，這老傻瓜，孤獨得好像一個樹樁一樣，就在人世上奔走流浪，不知浪到哪天為止。

他又朝兒子望了一望。黑處裏看不清他的臉，祇見到他的眼睛裏，黯淡地現點白光。

——噢，來吧！——老人說道，聲音都在顫抖。——來吧，我們也是人，也該接接吻吧。——他抱起兒子的頭，臉靠着臉，然後逕直對着兒子的耳朵，咕嚕說道，——謝謝你，兒子！謝謝你，因為你沒有欺騙我；我希望你比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大；謝謝你！——他吻了吻兒子之後，輕輕地放下手來，於是怡然自得地說道：噯喲，鬍子這麼多了！聽到你的口音才知道是你。你的口音完全同我的一樣。噢，走罷！——他一邊說，一邊站起身來。——我來把我的同伴們指給你看。

他倆走到火堆近旁，塔拉斯就把斯切泮給大家介紹：

——看。碰到一個同鄉了。

——呀，呀！——彼得、彼得洛維奇平淡而又親熱地應道。——請坐，取取煖吧！

彼突什可夫神情莫定地瞞了斯切泮一眼之後，馬上也就把他忘記了。他兩手抱着頭，身子凌在火堆上戰戰兢兢的，他嘆了口氣，不知在唧噥什麼：

——你怎麼的，病了麼？——斯切泮很客氣地問道。

——唉？對，對：病了：我病了：——理髮匠咕咕噥噥說着。——年紀老，個子小，人又笨：這就是我：請別見怪！我現在什麼東西也不要。什麼東西也不要：祇要一顆手榴彈。一顆手榴彈。我再什麼話也不說了。

斯切泮一笑。大路上的一切談話都是結束在手榴彈這幾個奮激字樣上，斯切泮很知道這點。他之所以愛上這大路，就因為是人們在這裏談起話來，是自由自便的，坦坦白白的，絲毫不像在城裏或村子間。那裏大家講起話來，總是滿腹疑慮地望着生人，事先就害怕起來，既怕他說出什麼來，又怕他有意地緘默着。

大路上隨時都在談手榴彈，斯切泮也常常想到，假如每個懷有仇視德寇心理的俄國人，都照着敵人擲去一顆手榴彈——祇擲去一顆手榴彈，——那就會把德國軍隊打死得一乾二淨。但祇是具有仇視心還不能去擲手榴彈，這點他也是知道的。手榴彈要有勇氣去擲。

斯切泮此刻躺在火堆旁，眼望着火光，這幾月來艱險鬥爭熬苦受難的一切情景，都歷歷浮在眼前。

(七)

難道這是熬苦受難麼？不，要是這樣說，就不對了。的確是有過苦難。並且還有過冷酷而刺心的疑慮。甚至有時還使你絕望得幾乎吐不出氣來。這一切都有過！但同時也有這種非常欣歡而極端幸福的瞬息，亦即突然在這大路上的黑暗裏，遇到一個陌生的，然而却是自己的親人，而他又充滿信心的當着

你的面，把自己內心裏的全部寶藏——卽燦爛輝煌而寧死不屈的俄國人心的全部寶藏掘發出來，並問道：『同志，如何是好？請教，怎麼辦？』——而你就拿出武器親手交到他那躍躍欲試的手裏。不，這樣決不是熬苦受難。父親——這位老人說得很對：『尋找沒遭破壞的心靈』。是，尋找：

七月之日，當他同妻子一塊站在大路旁邊，而最後一批輜重車披塵破霧向東開去時，那剎那間——長久的剎那間，他猛然覺到，好像大地就在他的腳下慢慢而不可挽回地蠕蠕而去了：

——瓦娜！——他望着妻子，說道。——你現在走也還不遲！是不是？
她輕微一笑。

——怎麼你們這些當丈夫的人，都是這樣的呢？天喲，簡直比母親還不如。要是母親早就同意了咧。

而他所感覺到的，是這安養生息早已習慣了的大地居然在他腳下蠕蠕而去了。

——瓦娜，你還是走掉吧，行不行？這裏沒有你，也成。

——沒有我，那我却不願意，——她皺起眉尖，說道。——此刻，非黨的人是沒有的：

他攪起妻子的肩臂，撫了撫她那一天白似一天的頭髮。最後一批輜重車向東方移去，後面所剩下的祇是一片塵埃而已：

就在這天晚上，斯切泮與瓦娜二人開始進行秘密工作，他們好像是遷移到了另一個世界一樣。在這種情形下，斯切泮是比瓦娜難耐得多。

眼前的事，他並不是一下想得通的。他，斯切泮，昨天走起路來還是那麼昂然自信，有權有力，——而今天，却要偷偷地走着。這是在自家的土地之上咧！

這塊地土：周圍幾百里內，哪里有點皺褶，哪里有個疤痕，哪里是大家週知的富源，哪里祇是他才懂得的病態和需要，這一切一切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在這塊土地上面，建修過若干城市，開鑿過多少礦井，他計劃過，什麼土地上應當種什麼東西，他看到那些田地，就好像丈夫對妻子那麼溫情，就好像建築師對房屋那麼關心。正因為如此，所以這塊土地才把管理自己和管理居民的大權授予他，稱他為地方的主人。

他是個百忙不倦而遇事嚴肅的主人。他愛親自去視察一切。無論對己對人，他都是鐵面無私的。他常常夜裏把汽車停在路上，鑽出來，叫道：「地不是這樣耕的！橋不是這樣架的！鹿柴不是這樣鋪上的！應當如此如此的做去。當我的面做！讓我看着做」。而人們也不過問一下，究竟這個一面不識的大個子，憑什麼權利來命令他們。須知權力乃是從他那魁梧雄偉的軀幹中發生出來的。權力就在他那高昂強烈的噪聲中，權力就在他那精明，銳利而熾熱的眼光中。於是人們也就唯命是聽地服從這一權力。

然而此刻，斯切泮却要屈起他那魁梧雄偉的軀幹，却要處處不露形跡，却要學會咕咕嚶嚶地說話。那怕你內心裏怎樣轟叫，怎樣啼泣，但你的口舌却要謹守緘默，炯炯的目光却要打熄，寧死不屈的心靈，却要藏匿到你那非屈服不可的軀幹中去。

祇有斯切泮一個人知道：做到這點，他該是花費了多少氣力，受過了多少苦難。還有瓦娜也知道。他倆在多年的家庭生活中，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麼親切。瓦娜連一切都看得明白，一切都懂得清楚。

——我們又從何處下手呢，瓦娜？——還在秘密生活開始第一天，他就問道。他問得那麼驟然，

那麼隨便，彷彿這不是問她，而是在放聲質問自己本人似的，但她聽到之後，倒也理解：斯切泮着慌了，他不知怎樣辦：因而煩燥起來：

是的，他着慌了：

從前任何時候，他都知道，應該從何處下手，怎樣來運用他那副龐大機關。那架拖泥帶水粘滿灰塵所謂「綠鋼皮快車」底汽車，不分晝夜的就在樓房門口又顫又嘯。電話局裏的女電話生們忙得週身哆嗦。幾百人就在他的身邊，等候他來吩咐。

然而此刻，斯切泮是單獨一人，此外，就只有瓦娜——這個短小纖瘦的女人。並且在漆黑的夜間，某個地方，還有十來個同他一樣的人，在地縫裏，坐待那個要來告訴他們從何處下手的人來到。他們並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是誰。他們只知道，這個人一定是要來的。

這個人就是斯切泮。

可是與他對立的，乃是兇暴殘忍的敵人。權力在敵人方面，而不是在斯切泮方面。土地在敵人手裏，而不是在斯切泮手裏，軍隊是敵人的軍隊，而不是斯切泮的軍隊。

——那末，瓦娜，——他還不十分有把握地說道，——大概，我們就這樣辦吧：你留在這裏：作爲一個聯絡的中心：我就到人們那裏去。

——這樣，也行！——她一面說，一面凝視着他。——你去吧。這是對的！

他倆並肩坐着，一直坐到天明，好像這是他們新婚的第一宵。但是關於愛情的事並未談到，而且他們一般地也談得很少。可是彼此都知道，對方所想的是什麼，默而不言的是什麼，而極力不去想的又是什麼。他們當夜所談叙的那些話，有很少的還殘存在斯切泮的記憶中，——並且也沒說過什麼了。

不起的話！然而他所再三思憶，永世也忘記不了的，則是瓦娜的那隻手，那隻溫暖的，靜悄的手，這隻手又是怎樣搭在他的肩上，怎樣安慰他，鼓勵他，並且好像在祝頌他：你去吧。

清晨，他動身走了，而她就留在自己老人們的農舍裏。臨別時，他對她說：

——有些人要到你這裏來的：你就接見他們：同他們談談話吧：

——好，——她回答一聲。

這些話，他在夜裏已經對她說過不止十來次了。他走到門檻上時，又停住腳說道：

——嗚，別了，女主人！

——你去吧！

他連沒回顧一下，就走掉了。他雖沒有回顧，但他知道：妻子是站在門檻上，有隻手是揚起的。他一面走，一面在想這隻手。

他走起來並不要問路，——因為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走着。任何時候，他也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他赴宴時是同它一塊，吃苦時也是同它一塊。而今在它遭劫的時日，他依然同它一塊，雖則他已經不是它的主人，——但他仍舊是它的忠實兒子。

而這土地也用溫暖而靜悄的母愛來回答他。朦朧的晨霧，就好像是大地在那裏嘆氣似的，待至霧散之後，那無邊無際的草原全都展開在斯切泮面前了。它在瑤瑤的響。它在歌唱。它吻着斯切泮的脚。而斯切泮也就踏着這片淡黃色的荒草，貪嗅着那溫暖襲人的濃香。看，苦艾裏夾得有含蜜的苜蓿，墓地香草中滲雜有清爽的薄荷。又是溫潤潤的黑土氣味，又是草原上的暖風在微微嘆息。遠遠的

地平綫上，矗立着蔚藍色的圓尖尖的煤山，那股煙煤氣味就從那裏飄拂來的。一個生在煙霧沈沈的頓涅茨土地上的人，聞到這種氣味，就不知不覺的追思起整個的童年時代，憶想着自己的全部生涯。家鄉故土，那怕你身臨苦境，也是妙不可言！那怕你遭受浩劫，也令人更加愛戀。

——哈爾特*！哈爾特！

斯切泮止步了。

兩個德國兵走到他跟前。

——哪來？

——從戰壕裏來……挖了戰壕的……——他回答說。

——證書？

他拿出證書來。他有很好而可靠的各種證書。他並不怕巡邏兵。德國兵在開始盤查證書。斯切泮默默不語地等待着。「這就是德寇啊！」。——從他們身上馬上就來了一股粗煙草和臭汗衫的氣味。

——「臭傢伙」

——皮靴！——忽然一個德國兵說道。

斯切泮莫明其妙。

——喂！脫！——那德國兵急不可耐地一叫。

斯切泮也就把皮靴脫下了。那個高大一些的德國兵馬上放在腳上試量起來。皮靴稍微大得一點，

* 德語「站住」的意思——譯者。

但他很高興地一聲：「古得」*——手在靴筒上連連拍着。

「啊，原來他們鑽到我國領土上來，也就像鑽到我的皮靴裏一樣，竟是這樣的無恥呀！——斯切汗苦澀地想道，拳頭捏得死緊。——我恨不得掛住這個臭傢伙的喉嚨，一下把他勒死。那怕是其中之一！那怕就是這一個也好！」

而忽然間，他憶起了瓦娜的那隻手，彷彿她那溫暖而靜悄的指頭就貼在他的肩上。於是他彎起身子，也就走開了。那兩個德國兵疑神疑鬼，還在後面釘視他。他還要學學走路才對。

直到第三天晚上，他最後才走到了斯維爾德洛夫礦井上，這是他行程中的第一站。他走到一個村鎮裏去——這裏的人都認識他。他在廣場上，忽然見到一個大絞架的黑影。他不由地叫了一聲。抬頭一望，上面吊得有幾個死屍，其中之一，就是他正來接頭的那個頭髮捲起的青年團領導者——瓦沙、普契寧澈夫。

——同志們，我們來唱唱歌吧，——瓦沙常常在會場上，當一大堆問題還未解決，而人們已經疲倦起來，腳在下面作怪時，這樣說道。——據說「唱歌可以幫助人建設，也幫助人開會」哩。好麼？——那怕那些老成持重的同志們都不表贊同，但他也不理會，首先就唱起來。

而今這捲髮的瓦沙、普契寧澈夫，面呈紫色，身子拳起，吊在那裏，連不像他：

——他是怎樣碰上了的？——斯切汗當晚找着了普契寧澈夫底父親，就向他問道。

——有人告密：——老漢啞然回答。

* 德語「好」的意思。——譯者。

——誰告密的？

——猜想是費尼可夫。

——怎麼？費尼可夫麼？——斯切泮猛然一驚，幾乎是叫起來了。

——另外沒有旁人。費尼可夫現在在他們那裏服務。

——費尼可夫麼？在德寇那裏麼？

在斯切泮看來，這像是天翻地覆：費尼可夫！礦井工會主席！他還是從前那副鐵鏟鬚子麼？有時，當瓦沙一唱起歌來，費尼可夫首先哼起他那渾樸而顫抖的低音來應和。看，現在普契寧澈夫吊在絞架上，而費尼可夫却在替德國人服務：

這個絞架是斯切泮第一次看見的絞架，費尼可夫的叛變也是他第一次聽到的叛變。往後這樣的事實還多着咧。條條路上都有他的同志吊在絞架上面，他們睜起一對對的玻璃眼睛瞰視着他：

——牢記着，斯切泮，牢記着，——絞架在吱吱的響。——你要復仇呀？

——我記得的，——他心裏在回答說。——他們的面孔，姓名：我都記得的。

人們把那些叛徒的事情，把那些背叛黨、背叛人民、背叛同志而到德寇那裏去服務的人的情形，都講給他聽了：他皺起眉頭反覆詰問：

——姓什麼呀？——接着又把名字暗中重述一遍。——我一定記得的！

——你還記得我們區蘇維埃的那個女打字員克拉娃、普拿恆娜麼？他把額角皺起，極力回憶，憶想那沉默寡言的：真的，他每次到這區蘇維埃去的時候：總見到有這麼一個女子：他常聽到她在那裏打字。但他從來沒聽見她說話。

——當德寇快要吊她的時候，——有人對他敘述說，——她大叫特叫：「你們這羣惡魔，殺死不了我們的真理。我們人民是長生不死的！」

——這就是克拉娃、普拿恆娜麼？……——斯切泮一驚，喃喃說道。他連記也記不起她來了。

——至於尼基特、波格特列夫：

——尼基特又怎麼啦？——他杌隉不安地問道。他知道尼基特。高大個子，披起一件帶罩的風衣，穿的是長皮靴，皮靴上常有股焦油氣味，有時，他在斯切泮辦公室內嚷道：「我就不害怕你這個黨委書記，任何人我也不怕！我始終只服從真理」。斯切泮本擬指定尼基特去充任游擊隊長的。

——當尼基特被拖到了德寇秘密警察處的時候，——區黨委登記科科長烏斯金、米海雷奇，背是駝駝的，一邊擦眼鏡，一邊講道，——他就地板上打滾，吻那軍官的長皮靴，哭了：

——尼基特麼？

這就是說，斯切泮、雅村珂，你知人不明。你同他們一同生活，吃、喝、工作……都在一處，他們的習慣，性格，脾氣，以至什麼人愛吃什麼煙，你是一概全知。然而他們的主要之點——他們的心，你却不知道。也許，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主要點吧？克拉娃自認爲是一個羞答答的沉靜女子，而尼基特則以大無畏的好漢自居。他從來不怕我們的政權——那有什麼怕場！——那知一到敵前面前，他就胆戰心驚了。克拉娃素來是害怕區蘇維埃主席那雙眼睛的，而她在敵人面前却一點也不畏縮，她當着敵人的面，就是一口惡涎：

——這乃是對每個人的大檢閱！——烏斯金、米海雷奇連連搖頭。——鎔鉄爐裏的大清洗。

——崔普拉可夫怎樣呢？——斯切泮問。

——關於崔普拉可夫的事，我不知道！——烏斯金、米海雷奇很慎重地說。——他在過他的孤獨日子。

——他不到你這裏來麼？

——任何人那裏，他也不去……整天關在屋子裏，坐着……

當天晚上，斯切泮跑到崔普拉可夫家裏去，把他的大門，窗戶，敲了好久。

——誰呀？誰呀？——崔普拉可夫在門內驚慌問道。

——是我，我！開開吧！

——「我」是誰呀？任何「我」，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斯切泮。

——那個斯切泮呀？任何斯切泮，我也不知道。去你的！

——開門吧！——斯切泮兇狠地喊了一聲，嗓子都是嚇的。登時他聽到門門嘩喇一響，就脫掉下

來了。

——是你麼？原來是你呀！——崔普拉可夫一見到他，連連倒退，手上的蠟燭直地抖擻……

斯切泮不慌不忙地走到房裏。

——怎的迎接得這麼冷淡？——他苦的一笑，問道。——客人來了，還不高興麼？

——你爲什麼？……你爲什麼到我這裏來了呢？——崔普拉可夫抱着頭，嘆息了一聲。

——我來提你的魂的，馬特菲，——斯切泮正顏厲色地說道。——提你的靈魂。到底你還有不有

——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崔普拉可夫忿激的一叫之後，就倒到沙發上，大哭起來。

斯切泮皺起眉頭，討厭他這種樣子。

——馬特菲，你又哭幹麼？我就要走了。

——好，好：你走吧，請你走吧……崔普拉可夫急忙地踱着說道。——一切都完蛋了，這你也看得到。考爾拉可夫被絞死了，把邦達連珂也害死了……我並向考爾拉可夫說過，我說：枯草是抵不住暴風的。躲它幹麼？到秘密警察那裏去吧！去自首。他們要饒恕你的。並且，斯切泮，我還要關照你一聲，——他嚕囁地說，——把你當朋友看……因為我很喜歡你……誰要是自願的親身到他們那兒去備案，他們是不招惹他的。我也……我已把黨證埋藏起來了，我親自去……備過案……我請你……也埋藏起來吧！快。快救你自己的命吧，斯切泮！

——且慢，且慢！——斯切泮極端厭惡地推開他去。——你又爲什麼把黨證埋藏起來了呢？你既然背叛了，你就把它撕掉，毀掉，燒掉……好了。

崔普拉可夫垂頭不語。

——哈，嘿！——斯切泮惡狠狠地哈哈大笑。——你看！你原來是不相信我們，也不相信德寇，又不相信他們在我國領土上站得住脚的！你這個叛徒，你究竟是相信誰呀？

——誰可相信呢？誰可相信呢？——崔普拉可夫怪聲叫道。——我們的軍隊在退却着。現在又在什麼地方呢？在頓河那岸麼？德國人拚命在吊人。而人民默不作聲。嗚，吊了又吊，把我們的人快吊死完了；又有什麼益處呢？可是我想活着！——他狂叫一聲，手搭在斯切泮底肩膀上，呼呼地喘氣，

一口口的熱氣澎在斯切泮臉上。——你要知道，我並沒有告發任何人，我沒有叛變：——他極力想觸到斯切泮底視線，低聲哀求道。——我決不替他們服務：我是希望挨過去！熬過去，等待過去。——不要臉的東西！——斯切泮照他胸上一拳。崔普拉可夫倒到沙發上去了。——等待什麼？嘿！等到我們的人回來？那時，你就把黨證挖出來，清除上面的菜園泥土，就來代替我們那些上了絞架的同志，出來歡迎紅軍麼？你這亂攤貨，你想錯了！那時我們會從絞架那裏跑出來，要把你的事，通通告訴人民大眾的：

他把大門猛的一摔，就走掉了。當晚他本人已到了離這村鎮很遠的地方。或許前面什麼地點也替他豫備好了漿過的繩子，釘好了絞架，這有什麼了不得！他並不畏懼絞架。但崔普拉可夫底語音，總在耳鼓裏嗡嗡的響：「把我們的人快吊死完了，究竟有什麼益處；有什麼可以相信呢？」。

他沿着破碎不堪的烏克蘭鄉村大大小小的道路，一邊走，一邊看着：德寇把犁鞭駕在男子們的肩上，趕起他們在那裏耕地。同胞們也就默默不語，祇見頸脖在那裏沉痛輾轉。成千成百的俘虜，破衣爛衫顛連憔悴，押起在大路上走着，——死的倒下了，活的還在蹣跚，他們馴馴服服從自己弟兄的屍體上走去做苦工。多少被擒的女人關在釘有鉄絲網的車箱內啼哭着，哭得肝腸碎斷，——但依然是向前馳進。人們默不作聲，而那些優秀人物又吊在絞架上：也許是沒有什麼益處麼？

現在斯切泮是在頓河草原上走着：這裏是他那個區域最北部的角落。烏克蘭與俄羅斯就在此地接連起來，界限是一點也看不見的，兩邊都長的是一樣銀白色的荒草，兩邊的人都是一模一樣：

斯切泮沿着這個省區邊緣走着，在沒轉彎西行之前，他笑了一笑，打算還要去個地方，去拜訪拜

訪潘那斯爺爺底蜂坊，蜂坊就在大路旁邊那密林深谷內面。從前斯切忒一走到這些邊區時，總要灣到這裏來來，嘗嘗甘美的蜜糖，躺躺馥香的乾草，觀賞觀賞那幽邃芬芳的森林，藉以歇歇他的疲乏的身體，安靜安靜他那操勞過度的心神。

此刻，斯切忒受過漫無止境的追緝恐怖，又加上長時間的奔走，正需要躺下休息休息。伸一伸腰，躺起望望天空，把自己的疑問和驚愕心情考慮一番。也許，摒除這一切，索興不來想它，只是去嘗嘗蜂坊內的金黃色的蜜糖也罷。

——焉知蜂坊又在不在呢？——他快走到谷地面前時，才懷疑道。

但蜂坊仍在。芬香的乾草也有，尖捆尖捆的躺着。亦如往常一樣，森林裏放出那股襲人的香氣，還有椴樹花和薄荷的氣味，還有他在童年時代所嗅過的那種好像是發酵梨一樣的香氣，或者這祇是斯切忒在如此感覺麼？然而四周是一片沉寂，祇有蜜蜂在那裏協調而勤勞地嗡嗡着。亦如往常一樣，警犬賽爾克一嗅到有客人來了，就衝起出來在前面跑着，後面就跟的是那位白瘦矮小的潘那斯爺爺，他穿起一件白粗布大褂，肩膊上還釘得有藍補釘。

——暗！你身體好呀！——他尖起像蜜蜂嗡嗡的嗓子叫道。——請進！請進！好久你都沒到我這兒來了！莫非是看我不起吧！

馬上在客人面前，就擺起了一盤子原蜜糖和一篩子草莓。

——你的那個瓶子還在這裏，——他急忙加上一句。——整瓶的香檳酒。你可不要懷疑，——保存得好好的。

——噯，噯！——斯切忒鬱鬱一笑。——噯，就拿出來罷！

老人拿出兩個酒杯和一瓶酒，一面走，一面用袖子擦瓶上的灰塵。

——噢，祝我們生活好轉，祝全體將士平安回來！——爺爺從斯切泮手裏謹慎地接過一杯酒來，即時說道。他先閉上眼睛，一飲而盡，然後沿杯子一餉，又咳嗽兩聲。——啊，真有味！

他倆飲罷那瓶酒之後，潘那斯爺爺就對斯切泮敘述到，今年夏季，無論在蜂蜜上，草莓上，都是托天之福，收成十足，德寇也還沒有照顧到這蜂坊裏來，神靈默佑，好在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

而斯切泮一心在想自己的事情。

——有件事，爺爺，——他忽然說道，——我想在紙上寫幾個字，放進這瓶子內，埋在地裏。

——要得，要得：——其實爺爺是莫名究竟，也就草草同意了。

——將來我們的人回來時，請你把這瓶子轉交他們。

——噢！好，好：

「對，定要寫下，——斯切泮一想，就從衣袋裏掏出鉛筆和抄本來。——讓我們人知道，究竟我們在這裏是怎樣：死的。不然，我們了無下落，而崔普拉可夫之徒是會消滅我們的踪跡的。」

他提筆就寫。他極力想寫得乾脆而又猷勁，使得字句裏不帶一點猶豫的痕跡，使看的人不會把悲鬱當作慌張，不會譏笑他的苦處。將來他們回來之後，會覺得此地一切都呈另外一個樣子。至於他們是定會回來這點，他是一分鐘也沒有懷疑過的。「也許，他們回來之後連我們的屍骨也找不着，但他們是定會回來的！」。他寫這紙條給他們時，就如同一個戰士寫給大家戰士看一樣，是乾脆的，勁練的。他寫到：某些優秀人物怎樣唾罵敵人，怎樣死在刑場和絞架上，而偷生怕死之徒，怎樣在德寇面前翻滾告哀，那班叛變了的傢伙怎樣告密，破壞秘密工作，人民大眾又怎樣沉默不語。

外表沉默，而內心仇視。他那信裏每一行字都是遺囑：「同志們，請你們不要忘記，——他寫道，——不要忘記替下面這些烈士每人建立一個紀念碑：青年團員普契寧、礦工老人柏斯巴諾夫，一個很沉靜的女子克拉娃、普拿恆娜，還有我的朋友，市黨委書記亞歷士、基洪諾維奇、秀倫珂，——他們全都是英勇就義的。並且還要求你們，你們在凱歌勝利的那天和奔忙建設的時候，切不要忘掉懲治叛徒米海爾、費尼可夫，尼基持、彼格特列夫以及我在上面寫到的其他諸人。如果馬特菲、崔普拉可夫帶着黨證來見你們，決不要相信他的黨證，那上面污染得有髒泥，還有我們人的鮮血」。他還想加上一筆，寫寫那些奮不顧身的人，他們給他這秘密工作者以棲身之所，送東西給他吃，並在他朦朧小睡時依依嘆息。此外還要寫到，另外有些人，當着他的面把大門關上，趕他出門，不然就用放開惡狗來威脅他。可是這些事情再寫也是寫不盡的。

他沉思一會，祇添上了下面這幾個字：「至於說到我個人，我是在繼續完成我所肩負的任務」。他還想寫幾句慷慨激昂有如誓詞的話，——說到他既不怕絞架，也不怕犧牲，他深信我們的勝利，樂於為勝利而捐軀：可是他馬上又想了想，這用不着寫，因為關於他個人的事，大家都知道。

他簽上自己的名字之後，就把信捲起，裝進瓶子裏去了。

——就這樣吧！——他一笑說道。——這就是作為紀念的手扎。爺爺，拿鐵來：

他們把瓶子埋在小椴樹下面第三籠蜂窩下的地裏。

——爺爺，地方你記得麼？

——那還待說？所有這裏的地方我全記得：

黎明，斯切泮就與養蜂人告別。

——爺爺，你收的蜂蜜真好得很？——他說完之後，就動身走了，此去是死路一條，絞架在等着他。他決定該晚就在奧爾哈瓦克村裏他的遠族沙甫克叔叔家去過夜。沙甫克是個八面玲瓏的人，頭髮蓬起，隨時都以为自己這位鼎鼎大名的族人而自豪的。那怕此刻，當斯切泮臨晚來到他家裏時，沙甫克叔叔也是愉快非常，手忙腳亂，親自把爐子裏的東西都搬起出來，放在桌上，彷彿斯切泮依然是從城裏來的貴客一樣。

那知他們還沒來得及在桌旁坐下時，大門却不叩自開，頓時就有一個高高身材，花白鬍子，而眼光敏黠的老漢走進這小屋裏來了。

——你好！——他問候一聲，就劈眼釘着斯切泮。
斯切泮連忙起身。

——這是誰？——他輕輕地問沙甫克。

——村長……沙甫克咕嚕一句。

——雅村珂同志，你好！——村長猶笑了笑，就走到桌子跟前。斯切泮的神色爲之一變。——你還敢於大胆在村鎮裏跑來跑去。我從窗戶裏一望，就知道是你。噢，再一次向你問好，雅村珂同志，——村長頓時就歛了他鬚邊的那種諷刺式的微笑。

「完事了！——斯切泮想道。——該上絞架了！」但他仍舊是很鎮靜的，動也不動，依然站在桌子旁邊。

村長重沉沉地往神龕前的凳子上坐，把一雙青筋條條指頭黝黑的大手往桌子上一擺，然後稜了斯切泮一眼。

——請坐，——他說了，又猶笑了笑。——你幹麼要站着呢？站是站不出道理來的。

斯切泮想了一想，也就坐下了。

——好吧，——村長說。——你難道不認識我麼？

斯切泮把眼光向他一掠。「大概，是在某處見過的，——他想了一想。——定是我們沒收過他財產的那個富農：記不清楚」。

——你當然記不起來！——村長一笑。——我們莊稼漢很多，多得像麥穗一樣：——而你祇一個人。你並同我談過話，——不錯，是和大家一塊？——他又提到，——當然沒有同我單獨談話。——你鼓動我加入集體農莊。鼓動了我五六年，我五六年也沒有加入。我乾脆是表示不同意。所以從此時起，都叫我是死不同意的伊格拉特。

沙甫克諂媚似的低聲一笑。斯切泮現在記起這個莊稼漢了。他就是那麼的一塊硬石頭。

——對，我是個表示不同意的人，——村長繼續說道。——可是到第七年，我親自加入了集體農莊。你想想看，爲什麼我又加入了呢？

——也許是我鼓動的：——斯切泮把肩臂一聳。

——不是，——伊格拉特搖了搖頭。——鼓動是鼓動我不了的。我信實了，所以我才加入。是我自己相信了。我會左右思量，——結果，還是集體農莊裏划算些。於是我表示了同意，就加入了。

斯切泮不大瞭解，爲什麼村長要叙說這一番話，他在凳子上，急得如坐針氈。「如果他們捉起我來——我就開跑，衝出去。決不束手待斃」。

——現在德國人散發傳單，——村長繼續說，——答應把土地給我們，永久由私人使用。——你

想怎樣，——他把眼縫一眯，——他們會給麼？

——不會給的……斯切泮回答。

——不會給麼？是……伊格拉特把鬍子一噓。——我也是這樣想：他們是不會給的！是騙人的。就是給也祇會給自家的地主。——噢，或許，也給我們什麼人一點，是不是？裝裝面子，是不是？噢，給効力的莊稼漢……又是給那些村長……你想他們會不會給呢？

——那末，像你這樣的人，他們是定會給的！——斯切泮狠狠地回答。——因為你太効力了。

——會給麼？嗯哼！——伊格拉特假裝不懂得斯切泮的口氣，隨聲附和地說道。——我也是這樣揣測：像我這樣的人，他們是會給土地的。但是我決不接受！——他忽然神氣十足的，手在桌子上一拍，叫道：——我決不接受！對麼？

斯切泮連忙瞥了他一眼。

——我決不接受。你懂得這意思不？唉，——他驀地把手一撇，——你哪能懂得。同志，你是個城裏人，我是鄉下人。我連根連蒂，連骨連心，都長在這土地裏，土地就是我的命根，我全部生命都在這塊土地上。還有我的父親，我的祖父，我的曾祖，我們都在這裏活過一輩子。我沒有土地是決不行的！祇是一椿，——他突然平靜起來，終結說道，——私有的土地，我可不要。不划算。行不通。糟粕。場面太小。我這個莊稼人的心，現在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命了。

——且慢，——斯切泮莫名其妙地咕噥一句。——且慢！我問你，你到底是擁護什麼？

——我擁護集體農莊，——村長堅決回答。

——這就是說，也擁護蘇維埃，也擁護我們的政權麼？

伊格拉特忽然詭詐地密着眼縫，打諒了沙甫克一眼，又瞥了警斯切汗，他鬚邊閃出一縷微笑，說道：——世界上既然除了我們蘇維埃政權再沒有一個主張集體農莊的政權，——我也就祇有擁護這個蘇維埃政權了。

斯切汗微微一笑，輕鬆地吁了一口大氣。

——你到處奔走是爲了什麼呢？——伊格拉特傾攏身子，輕聲問他，——是在逃難呢？還是當全權代表呢？

——當全權代表，——斯切汗微微一笑回答。

——我用不着看你的文據，——伊格拉特揮了揮手。——我知道你。呸，既然你是代表我們政權的全權代表，那末，我可以對你說，請你轉告政府：我們的集體農莊依然存在！怎樣說法呢？就說是秘密存在罷。我們還有主席。仍舊是原來的。是獎得有勳章的。有我們掩護着。我們這裏還有管賬的。一切款項都由他記賬。我可以把賬簿給你看。所有集體農莊的財產都藏起來了。你問問你的族人，就知道。是不是，沙甫克？

——是，一點不差，——沙甫克叔叔帶副驚喜的神情，贊同道。——辦得很巧妙。硬是照國家大事來辦的。

——德寇沒有從我們村子裏拿去一粒糧食！——伊格拉特大聲說道。——他們搶一粒才有一粒。我們是顆粒也沒有交的。這又是怎樣的呢？這點我的肩臂知道，——他低着頭，沉思着。幾個黑指頭在桌上直敲。滿是斑白鬚子的嘴唇邊露出一縷縷的微笑。——村長。我這大年紀當德國人的村長……真太可恥了！周圍所有的村長都是野獸，刮地皮的人。富農。我常常對鄉下人說：原諒我的苦處吧！看

我這番年紀吧！我的孩子們都在紅軍裏。鄉下人却不同意，硬要我來擔任。

——是用全村人的名義請他出來的，——沙甫克噓了一口氣。

——不是用全村人的名義，——伊格拉特嚴格糾正他的話，說道，——而是用集體農莊的名義請我出來。他們說：伊格拉特，你有番死不屈服的心，你是個主持公正的人。你要替大家做做事吧。所以我就負起責來，德寇常常向我叫喊：村長，糧食呢？我說：糧食沒有。他們問：村長，爲什麼麥子都撒在地裏？我說：沒東西收割！他們問：爲什麼讓麥穗在雨裏霉爛呀，村長？我說：沒東西去打！那末，村長，我們拿機器給你。我說：就打死我，也找不着人做！呸，他們就打呀！打得我半死不活，但糧食依然沒有。

——他們就折服不了他的心，你看！——沙甫克感慨得含着眼淚地向斯切泮說道。

——豈止心啊！——伊格拉特約約一笑，——連我的腰幹他們也折服不了。我的腰幹也是強硬不屈的，——他一說，就把胸脯挺直了起來。——不要緊，腰幹是硬的，支持得住。

——謝謝你，伊格拉特！——斯切泮興奮說道，連忙站起，伸出手來——。請你原諒我，千萬請你原諒我。

——原諒什麼？——伊格拉特驚訝地問道。

——從前我對你的感想是不好的：並且不止對你一人：總之，請你原諒，——究竟爲什麼要請你原諒，這點我自己知道。

——呸，上帝是會饒恕你的，——伊格拉特微微一笑，接聲就把斯切泮抱着，親熱得像抱自己的兒子一樣。

晨光熹微中，村長親自把這秘密工作人送到村子外邊。他倆在那裏站了一會，抽了抽煙。

——如果我們政府，——伊格拉特輕聲說道，——或游擊隊需要糧食時，就請你來信——我們立刻就送糧來。

——好，謝謝你。

——不要感謝我。糧食又不是我的，是集體農莊的。還要給我們一個收條。

——好。

——嗚，去吧！

斯切泮伸出手去，伊格拉特緊緊地握着他的手。

——還有件事要問你：——他稜了斯切泮一眼，小聲小聲地說道。——請你告訴我，我們的人是不是一定會回來的呢？我並不是問你，他們是很快就回來或者什麼時候回來，這點連你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我所問的祇是：倒底他們還回不回來？你確實告訴我一聲！——說罷，就一眼釘着斯切泮。

——一定會回來的！——斯切泮激昂地答道。——伊格拉特，一定會回來的，並且很快就會回來的！

——那就對了！——村長輕鬆地吁了一口大氣。——我的腰那就一定撐持得住了，請你放心！——他婉然一笑，又把斯切泮的手握了一握。

斯切泮走在田野小路上，兩邊都是爛熟的燕麥，他一面走，一面就在很愉快地責備自己：

「你這個官僚，居然相信了崔普拉可夫，而對一般人又如此懷疑，你真是個不通世故的書生！看，人民都是那麼剛毅不屈，雄強有為，而你這個官僚，簡直是糟踏透了的傢伙！人民是在呼號，一點

也不沉默！他們就像大堆乾柴一樣，是充滿仇恨心的在呼號着，是觸火就燃的在等待着。而你——這一個書生——的使命，就是要你像火柴那樣，把這堆乾柴燃熾起來。不，還不是要你像火柴那樣！火柴燃了一下，就會熄掉的。而是要你像發火石那樣。斯切泮，雅村珂，你這鬼東西，你應當像發火石一樣！就是要從你身上飛迸出熾烈的火花，燃燒起人民復仇底火焰」。

當斯切泮終於與瓦娜見面時，他把這些情形都告訴她了。
他倆暢談了一整夜。

瓦娜也有一大堆消息要告訴斯切泮。

——馬克西門派過一個人來，——她說。

——馬克西門派來的麼？——他興高采烈地問道。馬克西門，同他一樣，也是由省委指定作秘密工作的。——嗚，馬克西門怎樣呀？

——他還活着！——瓦娜微微一笑，他的事可關的大！有好幾個礦工隊伍：還有三個由青年團員編成的部隊：

——這還了得！——斯切泮甚至也羨慕起來。——這好得很。

——依萬，彼得諾維奇也幾次派人來過：

——嗚，怎樣？

——不過他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大概，他們有點不相信我。但是留下了接頭的地址。依萬，彼得諾維奇轉告訴你——他那裏莊稼是有七倍的收成：

——真了不起！——斯切泮略略一笑。——依萬，彼得諾維奇向來就是精通農藝的莊稼漢！看，

收成這麼好！

——嗚，所有這些，都是你所知道的人底消息。但還有你不知道的人底消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人底消息。

斯切泮茫然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在柏爾斯克，也不知道是誰把面小旗插在跳傘臺上。旗子在那裏懸了一整天，德寇害怕起來，怕那兒安得有地雷。現在到處都在談說這面旗子。

——是誰插上的呢？

——誰也不知道！我現在對你說的，都是誰也不知道的人哩。

——這樣的人應該找着才好。

——德寇也在找他們哩……

——嗚，德寇也許找不着他們，——斯切泮一笑，——若是我們找不着自己的人，那才可恥得很咧！——再就是我們城裏，也發生了一樁事件，——瓦娜繼續說。

——什麼事件呢？——斯切泮激然問道。他很愛自家的城市，很以自家的城市自豪，關於本城裏的一切消息，他都是十分重視的。

——德寇每天在中央大街上張貼戰報。民衆在那裏看，有的相信，有的懷疑，但所有的人，都是垂頭喪氣的。那知每天在德寇戰報下面都貼得有另一種戰報。懂得不？還是小孩子的筆跡，字寫在小學抄本紙上。用黑靛水寫的，並且，——她微微一笑，——還有跡污咧……

——傳單上寫的什麼？——斯切泮像疑惑莫解地問道。

——關謠！有個小孩每天每天都來關謠，反駁希特勒：「不要相信希特勒的話，這隻狗一味撒謊！我聽過無線電廣播。我軍並沒有放棄斯大林格拉。並沒有放棄巴庫」。德寇把這些傳單扯去，到處追尋禍首，可是毫無結果。這個小孩每天來駁斥希特勒，而希特勒無可奈何！這件事情，全城的人都在紛紛議論。

——這個小孩是誰呀？——斯切泮很興奮地問着。

——誰也不知道。也許，就是我那些小孩中的一個吧：

斯切泮驚訝地投了她一眼，連不懂得。半天才明白起來，她說過是她那個小學校內的學生。他常常忘記她當教員的事情！

——是的，也許，就是你學校裏的一個小學生……他一面說，一面表示很抱歉，因為自己連這都忘記了。

——我總在想：究竟是誰？——瓦娜繼續說道，濕漉漉的眸子愉快得發光。——這就是我學校裏一個很愛無線電廣播的孩子幹的。可是所有七年級的孩子都極愛無線電廣播。我可不知道是誰幹的。有時我覺得這是米撒：有時我又以為是塞略沙：

斯切泮默不作聲地聽着她講。

——這樣單獨幹的男孩、女孩和老人該有多少啊，——她繼續沉思地說着。——他們都是憑自己的良心來幹。

——我們找得到的！——斯切泮熱烈說道，——瓦娜，我們要建立我們的秘密工作就好像人們建設火藥庫一樣，——要謹慎，又要牢實。

於是他就照建設火藥庫那樣，開始來建立秘密工作。

於是交通員，隊伍，接頭的地址以及那些只與左右鄰近發生關係而組成爲一條長綫索的人都有了。所有這些人，斯切泮都知道，於是那在我軍退走後，他覺得這像是被窒息得僵死不活的土地現在又復活起來了。在這土地上面住起了決心鬥爭的人們。

時常有游擊隊的交通員，秘密工作小組中的聯絡人到斯切泮這裏來；從大後方也常有人來，其中大半都是女子。

——小姑娘，你們不害怕嗎？——他接見她們時，很驚訝地問道。

有些女子惱臊起來。另外有些就奮氣地回答：

——在自己土地上又怕什麼呢？

馬克西門的隊伍開始活動起來。他們燒毀德軍的營房，顛覆德寇的列車。夜深人靜時，德寇後方常有小小的，但很殘酷的鬥爭火焰燃燒着。

德寇就用絞架來回答他們。並且某地的絞架也在等候斯切泮。德寇已經知道他。到處在搜尋他。但他現在並沒有想到「死」字上來。他又感覺得自己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了。

是的，這裏的主人是他，而不是德國派來的地方官和經紀人。人們把自己的心靈委託予他，他們並不認識他，但聽從他的命令，而他此刻已與從前一樣，感覺得自己是主人，是軍事長官，是領導人，而通常就是人民心靈底代表者。是遺志底執行人。死了的人把仇視心遺託他。活人們把自己的希望寄託他。在絞架上搖擺的同志們，委託他去替他們復仇。

現在他擁有大規模的，較之從前更複雜更豐富的「經濟事業」——所有這一經濟事業都應牢加記

憶，一點也不能記在紙上。他本是應當憑腦筋來記着各個姓名，住址，時日，期限，行爲，計劃，面貌，性格，以及每個人在危險關頭所表現出的神色。他本是應當知道——什麼人可以完全相信，什麼人只可相信一半，什麼人完全不可相信。某人必須加以鼓勵，某人必須責斥，某人必須加以安慰，可以同誰在一塊籌劃，誰當了叛徒就應乘機把他消滅。

他在自己的奔程上——總是奔走不息，有時是單獨一人，有時同瓦娜一塊——他遇見成千成百的人。在這萍水相逢的火堆旁，人們講起話來，都是開誠佈公的。他傾耳聽着。

老漢們渴望武器。從奴役生活的俘虜中逃出的青年們，公開地詢問到游擊隊去的路。他仔細打量他們一番後，對某些人就擦肩一聳，回答說：

——誰知道這條路啊！我要知道的話，我親自就去了！

而另外一些人，他就帶到一邊，交給他們一個不至於壞事的地址——這是一條長綫索中最開始最普通的一環。

後來他在隊伍中常常看見自己所引進的人。

——嗽，怎樣？——他問道。

——沒有什麼！我們都在打仗！——弟兄們毅然回答。

在游擊隊內過夜，對斯切忒說來，不祇是幸福，而且是休養。這裏他是在自己人內面。這裏在一小塊的蘇聯領土上，甚至是在地裏面的礦工中，在偏僻的礦井裏，他都感覺到自己是輕爽的，是自由的。腰可以伸直，假面具可以取掉。可以自由談笑，可以用「同志」這親愛的稱呼來呼喚人。

然而他長久坐在這裏，是不行的，被蹂躪被踐踏的土地在期待他，——沒有他，這塊土地就成爲

孤苦無告的了。

——也許，把我也弄來作點事吧，——他勸說游擊隊長。——你看我成個什麼樣子？橋也沒有炸毀過。手榴彈也沒有擲過。等到我們的人回來時，連不能誇揚一下。

——你去，去吧！——原來的鑽煤手，現在當游擊隊長的布洛霍爾很和藹而又生氣地說。——你去幹你的事好了。這裏沒有你，我們也應付得來的。你去擲你自己的手榴彈吧！

他就去擲自己的手榴彈，即擁有驚人的爆炸力，亦即真理的傳單去了。人們渴望地讀着這些傳單，就像人們在地裏面用焦灼的喉管在呼吸新鮮空氣一樣。有的人一讀過之後就講給鄰人們聽，有的人來不及讀完就講出自己所理想的東西。這些事實、口號、思想中的片斷，如同手榴彈的破片一樣滿地亂飛，而它們也就是在戰勝悲觀失望的情緒，這種情緒是被奴役的人民中之最可怕的敵人。

——你聽到過傳單上的話嗎？嗯哼！這是說，我們的真理依然存在，並沒有被踐踏掉！就是說，某處有我們的人！就是說，他們同某人有連系！就是說，我們的軍隊也巍然存在着，並沒被摧毀，它很快就要來救援我們的！

有時斯切泮本人在奔走的時候，也讀到自己作的傳單。他好像是頭一次才看見的，竟那麼貪婪地讀着，亦如所有的人一樣。籬垣上貼着的每張傳單都使他也湧出新的希望。他並且在本是他自己寫的傳單上尋找新的事實。

他並不怕死，現在連想都沒有想到死，彷彿天地間就沒有「死」這個字，彷彿說死之可怕，亦如說有神一樣，這都是人所臆造出來的。他也不怕人們在這大路上會認識出他來。現在他是一個頭髮斑白，滿腮鬍鬚、衣衫襤褸的漢子，連看不出他是斯切泮、雅村珂。有人告密嗎？噢，又怎的哩。這

不過是我不善於擇人，不會訓練人，罪過在自己身上。

現在他很少留在自己的領導機關裏，他就在大路上，在人羣裏，在推小車的流浪人中過日子。有時他突然出現在礦井裏和村鎮裏，幕的又消失不見了。有時他和可靠的人約定在大路上會面，每次會晤，他都是按時到的。

——看，我們把市警察局長打死了！——一個頭髮捲起，有些地方很像瓦沙、普契寧、澈夫的小夥子向他報告。

——打死了嗎？噢，好漢，英雄！

——斯切泮叔叔，現在要是我們，——那小夥子驚喜得了不得，說道，——要是我們同游擊隊發生了聯繫就好了。那就可以來它一個大襲擊！：

——這得想想，——斯切泮搔了搔腮，答道，——你們真的把警察局長打死了嗎？

——打死了。一下就打死了。

——好，很好。現在，華西里，你就該到警察局去服務了。

——我嗎？——那小夥子面如土色，茫然若失地微微一笑，——你是在開玩笑吧？

——不，華西里，我不是開玩笑，真的，——他回答，並很眷愛地望着那青年。

——這樣，大家都會：恥笑我的。連我父親也要責罵我的！

——那你就該忍耐下去。

——要是我們的人回來了，那我又怎好對他們講話呢？——這青年一說，幾乎要哭起來。——大

家當游擊隊，我却當警察：

——這點，有我負責。

——斯切泮叔叔，這樣一來……華西里像嚇掉魂似的，喃喃說道，——那他們會打死我的！

——華西里，沒有「死」這回事。那是胡說八道。胆小鬼就死，英雄是不死的，中間的道路沒有。

——他把華西里的肩膀抱近身邊。——我很惋惜你，華西里，——他輕輕的說——太可惜了！但是非

你到警察局去不可，此外沒人可去。你在十年級畢了業，德文也懂得一點，要你去。你一定要去！

華西里也就到警察局服務去了。現在到處都有斯切泮的人：他們通報德寇的計劃，救護秘密工作

人員，幫助游擊隊活動。

一個年老的銼匠向斯切泮報告火車頭修理廠的事情。他倆就坐在村鎮邊的大路上談話。

——德寇把火車頭修理廠開工了！——銼匠悶悶不樂地嘆了一口氣。——真糟糕！

——是呀……這可不好……

——他們現在在找匠師。大批破爛的火車頭已開來了，簡直像一片坟堆。那知匠師一個也沒有。

——可不是……

——嗷，我們的匠師們都不肯去。我們向他們老的少的都說過：要是那個壞蛋到火車頭修理廠去

工作，我們就要咒得他狗血淋頭！

——沒有人去嗎？

——沒有人去！——銼匠又驚又喜地叫道，——你看，怪不怪？！就沒有一個人去！

——好。很好！——斯切泮擦了擦臉。——安同、彼得洛維奇，那末，你就去好了！

「我嗎？——鏗匠不知所措地微微一笑。——不，爲什麼這樣呢？你是糟踏我咧：我可不去；不，你非去不可！去作工才對。壞火車頭你就拿來修理，修好了的，你就把他破壞掉。」

「懂得了……」鏗匠神色黯淡的答道。——「這我懂得，斯切泮同志，我照你的意願，就去。就是匠師們爲了這件事要打死我，我也去。我懂得了。」

所有在斯切泮領導下的人們既不問問他，也不問問自己，究竟這個滿腮鬍子，像個浪子的人有什麼權利來指揮他們。因爲他們知道支持他的是誰。祖國嗎？不是，祖國是支持全體人民的。而他是由黨來支持的。黨把指導人心的權力委託給他。

當秘密會議開會，主席向大家介紹斯切泮時，就說：「這個人是黨所派到我們這裏來的」，——頓時人們都望着斯切泮。這人是黨所派到他們這裏來的。也就是斯大林派來的。他以斯大林所委派的人的資格，就在這塊顛連潦倒而怒火騰騰的土地上奔走着，——是沒有一個人不相信他的。

——「現在你到哪裡去，斯切泮？」——塔拉斯問他的兒子。

火堆也熄掉了，只有一個柴頭還在那裏冒煙，柴頭上面蓋滿了藍灰色的灰末，就像個小眼睛的瞳孔在警視着。彼得，彼得諾維奇渾身捲在濕雨衣裏，縮成一團在那裏睡着。理髮匠嚶語喃喃，在夢裏嘆息。

——「我現在去會瓦娜了」——斯切泮回答，當他一想到他的妻子時，他臉上總是顯出那種溫暖而潤澤的微笑。

他倆是七天以前在那火線附近分手的。「喂，你去吧！」——他簡單說了一句。現在他們總是這樣告別。哪個要出門去，後面就是這幾個字送別，——可是千情萬緒都包括在這幾個字裏面。

斯切泮往地上一輪，就看見瓦娜怎樣穿過刺林。林子那邊，就是我們的大後方。他釘着他妻子的

黑輪廓，他是懷着驚懼而又：羨慕的心情。此刻瓦娜要去穿過這個叢林，以後又過澗溪，又越小林，然後：就是我們的人了。她投到他們跟前：他們帽子上都是紅五角星。那怕是看見一次也好！但是他知道，決不能這樣作，否則就是臨陣脫逃了。就是他送瓦娜到這叢林邊上去，已經就不大好。因為他的位置不在這裏，他的位置是在顛連苦楚而憤火騰騰的土地上，是在火線附近的各村莊裏。

——嗷，兒子，——塔拉斯說——往後又怎樣呢？

——往後嗎？——斯切泮一笑。——往後，我們的人就要回來了。很快就會回來的。

但是塔拉斯突然向兒子生氣了。

——我問你的不是這一點！這點，就沒有你，我也知道！你不要來教訓我吧！——他喊叫一聲。——你要拿信心這層來教訓我，那你還年輕得很。要說到怎樣保持心靈上的乾淨這點，我自己倒可以教訓你一頓。我所問你的另外一件事。我們用什麼來迎接我們的人！

——我就不懂你問的「用什麼」這幾個字？

——他們是流着血打回來的。我們又用什麼出去迎接他們呢？

忽然斯切泮喉嚨裏愉快得嘖嘖地響起來。「我的這個好父親啊！他真是個好老人啊！」他帶着愛慕的自驕心，望了父親一眼，就感覺到自己是不愧為他的兒子。並好像聽到他這家族的根是深深的在地裏喧嚷着。

——父親，我們都是這個好根上生出來的！——他快樂地一笑。——哥薩克的根！

老人驚訝的望了望兒子。

——我們怎的是哥薩克的根呢，你這又是從那裏找來的？我們不是哥薩克的根——是工人底根。

你的曾祖是工人，祖父也是，叔伯都是，我家的姓就是「工人」。

斯切忒很愉快的抱着父親的肩膀，說道：

——哥薩克的，是哥薩克的！父親，你用不着爭！——他把身子彎着完全靠近父親，現在已經說得那麼鄭重其詞了：——父親，我對你說，往後怎樣辦。你回家去！一路按我給你的各地址去找人吧，把我所委託的事轉給他們。至於你一回回家去——向母親問問安，吻一吻連卡，並對娜司珈說，我命令她把你帶到可靠的人那裏去。娜司珈一定把你帶去的。

——娜司珈嗎？——老人氣忿忿的叫道。

——就是娜司珈。——斯切忒一笑。

塔拉斯撚撚鬍子。

——好吧！——他說。——只是一椿，我首先就要打爛她的皮。能行不？然後，也罷，我就說：娜司珈，你帶我這老頭到應去的地方去吧。

(八)

一個女同學珍納得氣喘喘的跑到娜司珈這裏來。

——啊，娜司珈！——她在門檻上就叫道，——巴佛里克回來了！

娜司珈一聽，猛然就覺得連心都振盪得快迸裂了：但她並沒有起身，祇是鎮定而幾乎冷淡地問道：

——巴佛里克嗎？他在哪里？

那女同學帶着一種貪婪而露骨的好奇心望着她。——「啊，娜司珈！——她總在叫。娜司珈的冷淡態度不僅使她詫異而且使她不知怎的生起氣來了。」

——「啊，娜司珈，你這個沒有情感的人！——她說了，嘴巴酸扭地痛起。——誰也不會愛你了。我在街上碰見了巴佛里克，——她裝腔作勢地隨便補上一句。——我本來是可以不碰到他的，關我啥事！——但她的舌頭已經收斂不住了，於是歡喜得了不得的大叫一聲：——「啊，娜司珈，他還托我送來一個紙條給你啊！」

——「拿出來吧。」

娜司珈接過紙條之後，就感覺到臉上赤熱。「娜司珈！下午五點鐘，我在學校旁邊等你。地點你自己知道。巴佛爾」。

——「他……成了個什麼樣子呢？——她輕聲問道。」

——「啊，娜司珈，臉漆黑，樣子難看得很！」

娜司珈本想來思憶一下巴佛里克那難看的樣子——但是又思憶不起來。她記得他是碧藍眼睛，兩頰緋紅的一個漂亮青年。就因為他那溫柔性情，小姑娘的桃紅臉，還有十年級乙班學生認為他有種很丟男人們面子的詩癖，所以男孩子們都叫他「閨女」。誰也不叫他巴佛爾，無論親族們、同學們、教員們，都稱他的小名——巴佛里克。

她在四點五十分鐘時就到了那學校跟前，那時巴佛里克還沒有來。娜司珈找到了她班上那舊教室的窗戶，並經過破玻璃向裏望了一望。她聞到這棟早沒有人住的空曠房子中一股冷冷的濕氣。牆邊胡亂堆起一些破爛的黑書桌。她的書桌也在那裏。她和巴佛里克是共一個書桌，這是他們想就在上面

飄蕩一生的——隻帆船。巴佛里克的詩上是這樣寫着的。他稱他的夢想是帆蓬。

娜司珈在窗戶旁站了好久。她感覺到這裏是淒慘而又孤寂，猶如一個人走到他多少蹬過的自家住宅底廢墟上所常有的情景一樣。終久她離開了窗戶，就沿着學校的正面走去了。學校樓門口蹬得有一個從學校博物館拖出的骷髏架子，這個骷髏像在咬牙切齒怒視着娜司珈。「是誰把它搬到這兒來的？」娜司珈大吃一驚地說。——這定是德寇幹的：幹麼這樣呢？」她沿着學校花園的籬牆走去。樹木都是赤裸的烏黑的，悲傷得像寡婦一樣。潮瀉瀉的秋風吹得樹木直抖。樹木呻吟了一陣，就慢慢地倒下去了。第一棵倒掉，接着就是第二棵：娜司珈驚心動魄，莫明其妙的望了望籬牆裏面，頓時就看見了幾個德國兵脫了夾襖，在那裏鋸學校花園的樹木。

——娜司珈，——她猛然聽到背後有人輕輕喊了一聲。

她轉過身來。巴佛里克把兩隻手都伸到她的面前。

她朝他一望，嚇得往後一退。天呀，他們怎把他弄成這樣啊！巴佛里克是又瘦又黑，破衣爛衫。巴佛里克，你那對碧藍的，愉快的眼睛在哪兒了？——她幾乎要叫喊起來。從他身上聞到出一股汗氣和苦菸草的氣味。

他興高采烈地望着她。

——原來你變成這樣了！——巴佛里克不知所措地咕囁一聲，就溫馴地放下手來。

——你：——你變成這個樣子了！

此刻他才發覺她眼睛裏露出的那種驚愕的神情，連忙就把頭低下了。

——我又是怎樣的呢？——他低起頭問道。——樣子難看嗎？

——是，是呀……難看，漆黑黑的。

他生疏地苦澀地一笑。

——難看，也好，——她微微一笑說道，雙手搭在他的肩上。——外表上難看，就是說，內心裏是純潔的。

——就是，——他熱烈地回答道，並貪婪地握着她的兩隻手。——娜司珈，我在你面前本是純潔的。而在所有人面前又怎樣呢？——她慎重地問道。

——在所有人面前也是如此。

她愉快地笑了一笑。

——至於我呢？樣兒也是難看嗎？

——說到你麼？——他驚喜地叫道。——你長大了……變漂亮了……

——但我也……純潔的，——她嘟囔一聲，同時把眼垂下了。

——在所有人面前是如此嗎？

——並且，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他輕輕地，很感謝地捏了捏她的一隻手。現在他倆默默地站着，誰也不望望誰。

忽然花園中一棵樹沉重地呻吟一聲，倒下來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巴佛里克嚇得一抖。

——德寇在鋸花園的樹……娜司珈回答。

她臉上忽然飛紅。他的雙頰也赤起來了。

——是我們學校的花園嗎？——他悄悄地說。——你記得不？

——記得，——她啞聲回答。他並沒聽清她的話，只是嘴唇上感覺到了這個回答，正好像他倆先前在花園中第一次，且始終只是一次的接吻時那樣。

——從前那裏還有一棵樹：——他嘆息說道。——你記得不？

——記得。

——我在那樹上面刻得有字：巴和娜。

——還刻得有一顆心。

——你記得不？

——記得。

俄而又聽到鋸樹的聲音，聲音響得那麼兇惡而又激暴：

——看，他們就要鋸掉：這顆心呀：——巴佛里克氣忿忿地說道。——真可惡！我簡直聽不得這樣的聲音！娜司珈，我們走吧。

他倆沿着籬牆又往前走，一會就停在椴樹下一個大石頭旁邊。這是他們從在學校八年級時起就約會的地方。娜司珈坐在石頭上，巴佛里克就歪在她附近的綠茵裏。倆人都默默不語，祇是微微聽到有鋸樹的聲音，就像蚊蟲嗡嗡一樣。娜司珈一眼望着她前面的那塊空地。她總想問一問，過去這個時期，巴佛里克究竟人在哪里，幹什麼事，但總有什麼妨碍她來問這個問題，她也不知道是什麼妨礙住了。

——嗚，我們的人：十年級乙班的全體同學又在什麼地方呢？——巴佛里克問道。

——各人到各人地方去了：

——是：天各一方，東逃西散了。費得爾在哪兒呢？你記得吧，過去他總想成爲一個構造家，想發明一個永久的發動機。怪有趣的費得爾啊！

——他在軍隊裏。杳無消息。也許他已經被打死了。

——那才幸福咧！

——怎麼啦？打死了的人還幸福嗎？——娜司伽冷笑一聲。

——不，我說他在軍隊裏是很幸福的。卽令他被打死了，總比我們要幸福些。我們橫豎是要死掉的……要遭殃的，好像交秋的草一樣……

娜司伽一言不答。

——那麼，你的那些女朋友呢？馬洛霞又在哪儿呢？

——監牢裏。

——格娜呢？

——在德國……

——麗枝呢？

——她現在叫做露枝。

——賣身給德國人嗎？——巴佛里克一笑。

——不。她現在賣給意大利人了。她說，德國人是豬，而這些傢伙倒還不錯……

——爛污貨！

此刻他們聽到附近有斧頭的響聲，轟的一下，倒下一棵樹來。連籬牆都震動了。潮濕的樹葉和木片散到他們的身上。

「斫呀！他們總在斫呀！——巴佛里克忿忿說道。——他們在斫我們這代人的根……斫不斷的，——她輕悄悄地說。」

「或許是這樣，——巴佛里克狠狠地聳了聳肩。——但他們會損壞一切的，——他站起身來，抖了抖褲子上的樹葉。——起來，我們走走嗎？」

他們經過那塊空曠的地方走去了。

——巴佛里克，你變苦楚了……變兇惡了……——她驚愕地說，同時慢起步伐，猛然問道：——「巴佛里克，過去這個時期，你究竟在什麼地方？幹什麼事？」

他略徽一笑就停下腳來。

——小娜司珈，這簡直是一部長篇小說，——他說着，連連搖頭。——並且我把這小說對你說過多少次了……

——對我說過嗎？——她驚訝問道。

——正是，憶想上說過，——他笑了一笑——我在未到之前，一路上向你說了又說……那知既來之後，却又不知道話從哪里說起。

——就從報紙上的短評說起，——她垂起眼，輕悄悄地說道。

他大吃一驚。

——你讀過嗎？

——讀過。

——罵了沒有？

——沒有。只惋惜了一下……

他沉痛地皺了皺那小孩式的眉頭。

——不要這樣……何苦如此？本來就用不着惋惜。倒是使我難受。不過這件事情，你要了解。

——又怎樣了解呢？——她又啞然說道。——我也曾極力想……

——你懂得嗎？——他熱烈地說道，並把她的一隻手握著。——你要懂得，從前種種，就好像一場惡夢……瞬息千變……本來這裏是我們的人……忽然我們的人沒有了……忽然就是德寇……我簡直是茫然不知所措。連想都來不及設想了。那時我該怎麼辦呢？又怎樣活下去呢？而忽然間召帖來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把我召到他們一個報紙底編輯部去。爲什麼要召我去呢？後來我從報館人們那裏才知道，凡是在波爾什維克真理報工作過的人都在被召之列。但是我並沒有在那裏工作過……我只是有時在那裏發表過幾首詩。你記得不？

她點了點頭，臉上紅了一陣。她在回憶那關於學校和帆蓬的詩。這些詩都是爲了她才寫的，並且在報紙上公開寫着：「獻給娜」。雖然只有一個字，但十年級乙班的全體學生都馬上猜到了這是誰。那時娜司珈發了巴佛里克一頓脾氣，他們一連三天都沒講話。

——這是那個跛鬼依費爾斯基連累我，——巴佛里克繼續說，——這個笨詩人……你看，這樣的一個蠢豬獯……現在他在德寇那裏成了編輯部的要人。就是他把我們大家連累了的，名單也就是他造的。就是這麼一回事。你看那時我有什麼辦法？怎樣辦呢？

他哀求式的朝娜司珈一望。娜司珈默不作聲。

——是的……他沉思地說道。——本來不應該去的。不去就是了。但是你要懂得，我竟着慌起

來：並且我的母親，——他苦澀一笑，——也糾纏着我哭，她說：你去，去吧，不然他們會打死你的！嗚：我也就去了。我是想去推辭，解釋一下誤會，說我並不是報館工作人員：但是沒有一個人肯聽我的話。編輯部裏坐得有個祕密警察局的軍官。大家走動起來，都是躡着脚尖。依費爾斯基拿一個短評給我，並說道：「你去修飾一下吧。」我也就：修飾了一下。這是一個不關痛癢空空洞洞的短評：一共只有五行：這樣的短東西照例是不署名的，而依費爾斯基却故意把我的姓名完全署上去了。後來我在報上一見到時，——他噘着嘴唇，說着，——娜司珈，我馬上就想到你頭上來了：

巴佛里克把頭垂着，極力想掩住自己的眼淚。娜司珈依然是默不作聲。

——他們就這樣玷污了我，——他喉嚨裏哽結起來，繼續說道，——並且依費爾斯基還向我說，現在定要我寫關於德國人進到我們城裏來的讚美詩。我回答說，我不會寫讚美詩。他說：「你就試試吧」，我說，要快，我就寫不出來。他允許我三天交稿，就把我放回家來了。家裏：我是孤軍奮鬥：娜司珈，這幾天內我彷徨歧路，亂鑽一氣，簡直無法把這番衷腸訴給你聽。我根本沒有動筆。我知道，這樣的詩我是絕對寫不出來的。娜司珈，現在我是站在你的面前，——他一直說道這裏才第一次正眼望着她。——我說的這些事情雖是很令我難過，但這都是事實：短評，那怕再一個短評，也許，我也寫得了：但是詩呀！詩呀！你知道，詩是要從心裏才寫得出來的喲！

——後來又怎的呢？——娜司珈輕輕問道。

——於是我就立意逃跑。跑出城去。我也就跑掉了。

——我知道：不然，我就不會來到這裏了：

——真的嗎？——他微微一笑——我也是這樣想呀：

——他們找過你……

——是的……母親向我說過……總之，我當時決定鑽到我們的人那裏去。但是當我跑到頓河附近時，德寇把我捉住了，打了我一頓，把我扔到車箱裏，後來就把我裝走了。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也許是到集中營去，也許是到德國去。一直走到遠遠的德涅泊爾河那岸，我就從火車上跑掉了，一個人蹬在異鄉……

他把額角一摸。

娜司珈還是默不作聲。

——都是我不認識的地方！——巴佛里克繼續說，——那裏早已沒有作戰了。德寇在各城市裏盤踞着，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基也輔街上滿是那些中等軍校學生，跑來跑去。同胞們備受摧殘，痛苦不堪。我經歷了這一切，就好像度着一個黑夜似的，我想到，我又到什麼地方去呢？怎麼辦呢？我巴佛爾、巴相洛夫，到底是個什麼人呢？

——怎的說你是個什麼人呀？——娜司珈說。——你是個青年團員。

——真的麼？——他一笑，就很愁悶的點了點頭。——這還難說哩……

她驚奇地望了望他。

——娜司珈，你該有時思想過，爲什麼，爲什麼你、我、我們十年級乙班的同學們，都是青年團員呢？難道你思想過嗎？從來我自己也沒有思想過，此時我却思想起來了，而且想得很深。

——我不懂得你說的是什麼話……——娜司珈苦悶地吁了一口氣。

——你可以問問自己：「爲什麼我是青年團員？」你要知道，無論你、我以及我們大家，都是隨

隨便便加入青年團的，既沒吃過苦，也沒探求過，也沒經過選擇，很多人甚至沒有考慮一下。

——難道硬要……吃吃苦嗎？

——硬要！——他自信地說道。——一個人硬要經過一番苦難，好像鋼要經過火來鍛鍊後，那時才得成爲一個人。而我們却一開始就打起童子團的紅領結，然後就帶起青年團章。實在太簡單了。於是大家都來夢想起自己的生活來。並且夢想得那麼十足，現在連回憶起來都有點慚愧。而此時，——他突莽地轉過自己的話來，——此時我却碰上了殘酷無情的生活。而我又孤獨一人。一個親人也沒有。你懂不懂？

——這點我懂……娜司珈小聲說道。

——那時我們都是孤軍奮鬥。每個人都應當替自己選擇生活上的道路。

——每個人都在打算，怎樣救自己的性命，其實應當想想，怎樣救自己的心靈，——她咕囔說道。

——你說什麼？

——這是我父親說的。

——心靈呀！——他微微一笑——我們十年級乙班的同學們大家連沒想到這上面來。我也是不知道，究竟我有沒有這心靈，——或祇是一縷白汽而已……一直到這心靈傷得浸在血裏時，——這時我才察覺了它。

——察覺了什麼？

他沒有回答。他站起來把頭昂起，諦聽什麼聲音。

——又有鋸樹的聲音麼？——他將信將疑地問道。——或者我覺得是這樣呢。

——是你覺得這樣：

——對！——他忿氣而慌亂地一笑。——現在我還會覺得是在鋸鋸的！而在德涅泊爾河那岸時，到處都像有人追趕着我：我總覺得：背後有人跟着：唉，我剛才只是想說什麼呀？——他皺了皺眉頭。

——巴佛里克，你變老了！——她忽然說着。——現在你像是個很老的人了：

——是的，已經十八歲了。

——不止！不止！

——是的，不止十八歲，——他承認。——十七歲半，又加上在德寇下面度過半年。唉，我剛才只是想說什麼呀！唉！就剩下我一個獨人。孤軍奮鬥，——他稍微一笑。——一個獨人！從前，任何時候，我都不是孤苦伶仃的。連看電影時，我們也總是集體的去，你記得不記得？

——記得。

——雖然我在那裏，是孤獨一人，可是我前面的道路很多。並且不是大路，而是些羊腸小道，所以更難選擇。但是我又非親自來選擇不可。

——選擇麼？——她問。

——是的，要選擇。你想說什麼呢？

——沒有什麼：你說下去吧：

——你要知道，在德涅泊爾河西岸，他們還辦得有雜誌。有俄文的，有烏克蘭文的。還有各種小冊子，報紙。上面五花八門，胡吹亂說，說什麼德國的天堂生活，把德國叫做「歐洲」，說我們俄國人都是亞洲人，從來沒有見過歐洲，連知也不知道，因此也就不不得擅作議論。在這些報紙上，每天都在唾

罵你原先所有的那種最神聖的東西：這我也讀過：你懂得不？

她仍舊默不作聲，聚精會神地望着他。

——所有這些我通通讀過了。讀了一種又一種。我讀起來，就像吃毒藥一樣，我暗中說：你試一試，毒毒我的心靈看！呸？我一吞下去，就倒嘔出來。這並不是毒藥——倒是令人作嘔。真真令人作嘔。——他唾一口涎。——不過，也有旁的小冊子。比較狡猾一些。寫得那麼：怎樣解釋才好呢？：隱隱約約，咕咕嚶嚶。你懂得不？彷彿是悄悄地在耳邊嘖哩咕嚶似的：他們甚至還咕嚶什麼社會主義。咕嚶得朦朧糊糊，幾乎聽它不到，但總之是在嘖哩咕嚶！談論得最多的，是文化。多麼好聽的字眼啊！是不是？有的是寫到烏克蘭民族，有的是寫到青年底使命。在這些小冊子上，甚至還有阿諛我們俄羅斯青年人的話。而我連這也讀過了。這些事情我都關在腦子裏，一個人孤獨地來想：你看，我的頭沒有白麼？——他驀地問道。

——沒有白：——看不出來：

——我的母親也說：「沒有白！這是太陽把頭髮晒成這樣的」。但她終於哭了：哦，還是來說雜誌的情形吧：另外有種文藝雜誌。甚至是不涉及政治問題的詩，那上面也可以發表。不過是空空洞洞，言之無物罷了。你懂不懂？

——不懂，——娜司伽說。

他笑了一笑。

——我也是不懂。據說，這樣的詩也可以發表。呸，就詠點什麼蔚藍的天空呀，什麼碧綠色的眼睛呀，總之是言之無物。有些人確實這樣寫過，他們有吃有喝，而我就挨餓。娜司伽，我餓得像餓獸一

樣，簡直非口舌所能形容！馬鈴薯皮就是我的大餐。還有垃圾堆：娜司珈，你知道，我現在還很敬重垃圾堆呢！『巴黎的大肚皮』！而牆壁上的標語大書特書：『青年啊！德意志在盼望你們！』。所有『皮得留爾』派的俱樂部都敞起大門：『喂，年輕人！進來快樂快樂吧，跳跳舞，忘掉你那沉在血裏的心靈吧！』。可是肚子裏咕咕叫着：『那怕是言之無物的詩，你也得在雜誌上寫寫吧，討點東西吃呀！』

——那末，你的心靈呢？——娜司珈囁囁地問。

——心靈怎麼的？

——心靈又是怎樣對你說的呢？

——關於心靈一層，容後再說。現在我祇想說說，當時要選擇才行。而我也選擇過了。我好像握着馬韁的人一樣，把所有的大小道路，曲徑羊腸，都拿上手來。一一加以研究。究竟應該把我的馬勒到那條路上去。忽然間，我發現大路祇有兩條。娜司珈，曲徑小道是多得很，但大路祇有兩條。跟德寇走呢，還是跟俄羅斯走呢？結果，我，——他輕聲說道，——我選定了。

——你又選定什麼呢？巴佛里克？——她聲音小得難聽地問道。

——我就來向你說：——但你首先要記住：我是孤獨一人。而我的四周乃是虎狼當道。並且我又是餓得像餓獸一般。並且我的心靈，我的臉嘴都像是浸在血裏。背後又總像有人跟着。凡是我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朝朝夕夕都受到他們的唾棄。遠遠那裏的紅軍，究竟存不存在，還不知道：——但我終於選定了，——他也不望娜司珈，輕聲而激昂地說道：——波爾什維主義，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

娜司珈愉快得輕爽爽地噓了一口氣。

——巴佛里克呀！——她叫道。——你太惡作劇了，巴佛里克！難道是可以這樣來叙說的麼？我

簡直不知把你想成怎樣的人了！

——祇是一樁，我現在，——他急忙又說，——已不是從前那樣的一個青年團員了。如今，我是這樣的一個青年團員，要爲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雖赴湯蹈火，也是在所不辭的。你懂得不？

——懂得。

——如果現在他們來召我到他們的編輯部去，——他淡淡一笑，——那我可知道怎樣幹了。他握着她的一雙手，望了她一望。

——娜司珈，這就是我的一部飄泊記，全都對你講了。而你又是怎樣的呢？現在，你也該叙說叙說。你苦惱的是什麼，如何選擇，又怎樣追求？

——我沒有什麼可以叙說，——她淡淡一笑。——我哪里想得到這些事情！你原是我們班上最聰明的一個，姑娘們耍你的頑皮，稱你是哲學家。而我不過是個碌碌無長的女子。我憑着良心，簡簡單單過我的日子罷了。

——良心！好字眼，——他微微一笑，說道。——可惜，人們很少對我們講過這點。

——幹麼要講它呢？良心是應該有的，但不必去講它；
他溫存而仔細地瞥了她一眼。

——娜司珈，你比從前變老了一些，——他說。

——我老了麼？

——沒有，不過你原來是像個小女孩的。而現在，已經沒有像女孩子的姑娘了；
——是的，沒有了……

——我替你帶來很多溫言蜜語，小娜司珈！——他輕聲說道。——凡屬字典上有的那種好字句我都帶來了，還有許多是我臆想出來的。

——不要這樣！——她愕然說道。

——我該是怎樣小心又小心地帶起回來，免得掉在路上，付與落花流水。

——不要這樣！——她又一次央求，雙手把臉蓋住。

——不要這樣麼？——他鬱鬱一笑。——好吧，那我不這樣，——他溫馴地放開了手。

——關於個人的幸福，此刻不必去想……——她低聲說道。——可恥得很。

——關於愛情呢？

——關於愛情也是如此……不必提它。就不說，我也知道。

——我呢？

——你也知道。

——娜司珈！——他投到她身邊。

——不要這樣！——她嚴肅地遏止了他。——此刻不要這樣。將來再說。

——將來麼？——他慘然一笑。——安知我們又有沒有這個『將來』啊！

——有的，有的，巴佛里克！

——好吧！——他羞澀地說道。——那我就不這樣。我之所以對你提出……愛的問題，祇是因爲

我倆會面的時候太短促了，剛剛見面，就要離別。我要走了。

——你就走麼？

——是，明天就走。

她再什麼也沒問。祇有那顆心驀然緊縮了一下：

——我決意鑽到我們人那裏去，娜司珈，——他細聲說道。——我已經十八歲，可以作戰了。他帶起一種很自豪的神色，打量了她一眼，毅然問道：

——對不對？

——也對，——她不十分肯定地答道。——對：——這樣容易些。

——容易些麼？——他驚訝得了不得，因為她答覆得太出乎他的意外。

——是，容易些。那裏人們是在公開作戰，就是死，也是死在自家人中間。他生氣了。

——格外又怎樣呢？格外又怎樣作戰呢？

——就像我們在這裏作戰，——她簡截回答。

——你們是些什麼人呢？

——祕密工作者，——她老實實地輕輕說道。

——巴佛里克驚異地釘了她一眼：

——建立得有祕密工作麼？有沒有？——他低聲問道。

——有，——她兩肩一聳，望了望他，搖了搖頭。——巴佛里克，你走遍了全烏克蘭，難道既沒碰見游擊隊，又沒碰見祕密工作者麼？

他垂着頭。

——我不是對你講了，——他連連辯護說。——我追求過，苦惱過，選擇過：

佛里克！

——而他們也在作戰，也在捐軀，——娜司珈輕輕結束她的話。然後又嘆了一口氣：——哎，巴

他默不作聲，也不抬頭。

過了半晌，他連望也不望娜司珈一下，很謹慎地，輕輕問她：

——我去參加你們的工作：行不行？

她很愉快地微微一笑。

——當然行，巴佛里克。

——你相信我麼？

——怎得不相信，——她簡截了當地回答——我業已對你說過：我愛：

(九)

塔拉斯正在轉回到自己城裏來：歸心似箭。他離開家庭已經三個月了，家中情形了無消息。究竟家裏的人還活着麼？通通都在麼？

他在路上什麼地方，迎接一九四三年的新年。朝霞緋紅，儼如血色：『今年將是流血的年份！——塔拉斯搖了搖頭。——他們用血來壓服我們，我們也就要用血來爭得解放』。

他所經歷的路上，現在走起來是很困難。真正的大雪還未開始，秋末的泥濘已經凝成冰塊，走起來很難。好在他帶着準備去換東西的短皮襖，並沒有換掉，現在正好穿上。

塔拉斯急急忙忙地走着。他推起一袋帶回家去的麥子，還有不多的一點馬鈴薯——這就是他在遭破壞了的村子中所能弄到的東西。但主要的是他帶回了愉快的消息。「也許他們都知道，也許他們還不知道。祇是關起門來過日子：」。於是他將不慌不忙洋洋得意地向他們說到，德寇在斯大林格拉附近大受挫折。並且還有這樣的傳聞，我軍在頓河一帶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打得真真痛快。

這個消息，是他在大路上的人們那裏聽來的，此地消息非常靈通，傳播起來非常迅速。他又到過斯切泮告訴他去的幾個地方，那裏的人也證實了這點。而且塔拉斯自己也有眼睛，看得清楚。大路就好像是一張展開着的地圖，祇要你看就行了。「看，德寇滾蛋了，開跑了！：」——塔拉斯帶着毒辣而又得意的神情想道。

有天晚上，他在一個村子裏過夜，忽然聽到院內喧嚷嘈雜。他連忙起身，走出門去。院子裏滿是警察。他們就在一輛馬車近旁，又嚷又轟，手忙腳亂。塔拉斯也就猜想到：他們在開跑了。他豎起耳朵聽了聽：「老爺們，老爺們！——一個警察拚命地喊。——要等等長官來。他會下命令的」。——「等他幹麼！——另一個叫道。——老爺們，不要等，我們走罷！——」老爺們，這可不行！祇聽到一片叫喊聲：「老爺們，老爺們！」，塔拉斯不禁大笑起來。

——什麼老爺們，老爺們！——他詭譎地密縫起眼睛，說道。——但同志們：快追擊來了！是不是？

這個消息，他就帶回家來，好像是最寶貴的東西一樣：我軍在追擊德寇。

及至他回到家時，就會把一家人都召集攏來，並對他們說道：「全家老小，我向你們道賀！我們的人馬上就要到了！」。然後他就會望一望安得列。一定要望他一望，半句話也不得說，僅僅是望他一望，讓兒子垂下頭去吧！

然後他就把娜司珈叫來。首先打爛她的皮：不過，話雖是這樣說，實際上，他又怎得打她呢，至多是罵她一頓罷了。於是他就向她說道：「無論是關於未婚夫也好，無論是旁的事情也好，你都不對我這父親守秘密」。罵過之後，他就要正顏厲色地對她說：「娜司珈，我們光榮的黨委書記——是我的兒子，也就是你的哥哥，——斯切泮、雅村珂無條件地命令你，要你把我帶到你所知道的那些可靠的人那裏去。嗚，帶我去吧！」

然後他就到那些老漢們那裏去，祇要還是活着的，還有一口氣的，他都去拜訪拜訪。他也就照着斯切泮所教他的那樣，單個單個地，小心謹慎地同每個人談話。當然說話還是用他自己的口氣。

他說：「我們各人都是一樣忠誠的：不過我們總是把這番忠誠藏在內心裏，好比閨女把嫁粧關在箱子裏一樣。這樣不行，現在你要把你的忠誠心公開地擺出來，拿起這武器去鬥爭！」

此刻他離這城市已經不遠了：但城市還看不見，暫時還被雲霧籠罩住了，可是他心裏已經感覺着它，他急忙地走着：看，各工廠的煙囪業已歷歷如在眼前了。

塔拉斯停下腳來，摘下了帽子。

城裏的煙囪竟如此之多，這城就像一隻大輪船一樣。這裏也是煙囪：那裏也是煙囪：然而此刻它們都是僵死的，連一個煙囪上也沒有煙子翻騰，從前塔拉斯常常能於分判出每個煙囪，並知道每個工廠汽笛的聲音：

——我活得到那天的！——他捏着拳頭說道。——活得到那天的！煙囪也同從前一樣，都要冒煙的。不要緊。我活得到那天的！

他又把小車往前推了一節。

塔拉斯劈面就看到城的各郊垣，所有街道都向中心傾去。這裏每塊磚石，每個屋頂，塔拉斯都是很熟識的。他望着這些熟識的街道，實在是有無限的感慨。

——一切都同從前一樣！——他欣然一笑。——一切都同從前一樣。外寇決不能改變我們的心靈，同樣也決不能把我們的城市和風俗改造成爲他們自己的城市和風俗。一切都同從前一樣……

不過祇有絞架一樁，是從前所沒有的。塔拉斯不由地站住了。

他一路碰着有很多絞架，本來看慣了的東西是可以習慣下去的。但是對於絞架一層，絕對習慣不了。有個絞架上吊得有一個小姑娘。這是個纖細的，削瘦的，像是未成年的女子。這個小姑娘的頭軟弱無力地歪在肩膀上，已經僵硬了。

塔拉斯走近攏去，望了一望，猛然驚叫一聲，叫得滿街的石頭都該震顫起來了。

——娜司珈！——他轟的一聲就倒在街上，簡直人事不醒。

……他甦醒過來時，人已經躺在床裏的牀上，老婆那皺紋縷縷而淚珠涔涔的臉面，就靠近在他身邊。

——母親！——他輕輕叫道。——你怎的把女兒……？ 把女兒……？

她一下倒在他的懷裏，大哭起來。

他用手去撫摩她的白髮。

——別作聲，母親，別作聲！——他說道，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娜司珈是用不着你流淚的，——說罷，他自己也痛哭起來了。

巴佛里克低着頭，站在房門口，——他已經不能再哭了。原來塔拉斯是他發覺之後用小車運回家來的。因爲他一聽到驚狂的叫聲：「娜司珈！」就知道這是塔拉斯。並且他頭天一見到她時，也是這樣喊叫的。

而他已經不能再哭了。他在絞架旁娜司珈身邊一連站了兩天。誰也不來驅走他，現在德寇也管不到他頭上來了。他一眼望着娜司珈底青臉，望着她那微微蒙上一層死容的眼睛，他覺得彷彿娜司珈是在同他溫聲軟語。她素來是默默寡言，談起話來總是幽然沉默的。「巴佛里克，你得替我復仇！對不對？」——她問。——「對呀！——巴佛里克咕嚕道，——你可教我，該怎樣替你復仇，你才甘心呢？」她默默不語。祇見她那憂鬱不堪的嘴唇在譏嘲似的蠕動着。她死得那麼自豪。她本是在譏諷那般僧子手，殺人犯，而巴佛里克却以為爲：好像是她在譏笑他愛莫能助似的。「千萬不要用詩來復仇啊，巴佛里克，不要用詩！」

——女兒呀！我的親女兒呀！——老太婆伊甫洛森娜唸着。——你本來無罪，爲什麼他們要把你絞死啊！你又沒作賊，也沒有侮辱人……

——別作聲，母親，別作聲，——塔拉斯小聲小聲地咕嚕道。——別侮辱娜司珈吧！

——讓我們把她葬埋了也好啊！——伊甫洛森娜又哭又訴。——讓我吻吻她那碧藍藍的小眼兒：把她裝殮也好啊！：

——別作聲，母親，別作聲！娜司珈所要的不是這樣的祭禮。

——一切冤仇都有人去報復的，——巴佛里克輕聲說道。——祇是請你教我，怎樣，才使她甘心！——這是誰呀！——塔拉斯指着巴佛里克問道。

——是娜司珈的朋友，——安托琳娜回答。是他把你運回家來的。

——我的生命並不足惜，——巴佛里克慷慨激昂地說道。——任憑我怎樣赴湯蹈火——也不足以報答她。因爲她是這樣好的一個女子……這樣好的一個女子……

——我的兒子們定要替她復仇的！——塔拉斯說道。——人民大家要替她復仇的，永遠也忘記不了她的！——他忽然像記起什麼似的，環顧了擠在他牀邊的人們一下，似乎是在尋找什麼人的樣子。「安得列在哪里？——他把眉頭一皺，問道。——我們痛苦得這樣，怎麼他都不在場呀？」

——安得列麼？安得列不在家裏……安托琳嗚嗚一聲，驀地就哭起來了。

——他在哪里？

——走掉了……你走過不久之後，他也走了。

——到哪里去了？

——他沒有講。只囑咐了一聲：請告訴父親，將來他還能聽到我的消息的。

——原來……是這樣一回事呀！——塔拉斯說。——就剩下我孤獨一人！——他朝那些流淚的女人一望。——你們又爲什麼把我安置在牀上呢？此刻我不能躺着。讓我起來吧。

他從床上起來，慢慢地伸了伸腰。

——把我的手杖拿來……他嘎啞說道。——現在沒有手杖……走起路來是很困難的。

拿起手杖後，他就從牀邊通過全房向巴佛里克那裏走去。

——你叫什麼名字？——他走到他跟前，止步問道。

——巴佛爾。

塔拉斯默默不語地望了他半天。然後才低聲說道：

——你把我帶到可靠的人們那裏去……娜司珈既不在，你就領我去吧。不要緊，我們的血仇，

我們就用血來報復。不要緊。不要緊……

第二天，塔拉斯就去找拉則爾。他見到他已經穿着白服躺在神像前面的牀鋪上。

——拉則爾，你怎麼的？——他駭的一跳，問道。

這位鄰居慢慢地掉過頭來望着他。

——噯呀，塔拉斯！——他黯然一笑，——來得正好！遇着了。

塔拉斯坐在牀前，凝視着他。此刻這位鄰居是靜謐的，臉上發光，彷彿世上的一切都離開他了，他平素那種愛說愛動的急躁性情也脫掉了。他馬上就要與世長辭，已經無事可做了。

——拉則爾，這樣不大好！——塔拉斯擺起一副責備他的神情搖了搖頭。——你把時候選定錯了。這又不是我選定的。是死神下了請貼來了。

——你不要去！不要屈服！

——死神並不是德寇，不屈服它是不行的，——拉則爾老老實實地反駁道，並長嘆一聲。——鄰居，你的痛苦消息我也聽到了。敵人要把所有的人都殺掉的。有些人遭的是短痛，我們却受的是長罪喲！

——拉則爾，你死不得！——塔拉斯又說道。——我是有事來找你的。

——我的事已經做完了。——拉則爾微微咕噥一聲。——鄰居，這點要請你原諒。

他倆都沈默起來，各人都在沈思。塔拉斯很驚異地想道：「看，一個人在世上活過很多年，已經種下了深根。可是死起來，又那麼容易，好像世上是沒有過他似的。死又算得什麼呢？它又有什麼可怕呢？總之，死起來容易，活着倒是難些啊！」

——鄰居，要是我在你面前有什麼罪孽，——拉則爾輕聲而莊嚴地說道，——要是我侮辱了什麼，冒犯了什麼，——那就請你饒恕我，不要裁判我吧！

——上帝要饒恕你的！——塔拉斯回答。——鄰居，我沒有什麼埋怨你的地方。——這我就謝謝你！

他倆又沈默了一會。

——上帝麼？——拉則爾說。——如果真有上帝的話，那我在它面前確是有很多罪孽。我每走一處，這些罪孽就粘在一處，好比污泥粘在車輪子上一樣，如果是有上帝的話，這一點，我將來親自去答覆它。要是沒有的話，那末，蛆虫也要饒恕我，不會來追究我的：——他歇了歇氣。——我素來很急燥，無事乾忙，愛自私自利，愛誹謗人，不守規矩，這就請我的老婆和大夥們來饒恕我吧：——他又歇了一歇氣，終結說道：——但是，我在祖國面前，却沒有半點罪孽。

——是的，沒有，拉則爾，——塔拉斯說，——這點，所有的人都知道。

——當我們的人來到時：——塔拉斯，你可要向他們說明。

——我一定說！一定說明！

——你說：拉則爾、哥羅沃依是個頑強不屈的人，他到死的時候都是沒有向敵人屈服的。

——鄰居，我一定說。我一定這樣說！

——至於說，爲什麼我沒有用手榴彈炸死些德寇——他很抱歉地低聲說道，——這點要請他們原諒：——因爲我老了：——並且我手邊沒有過手榴彈：

忽然猛的爆炸一聲，把這棟小房子震得直抖。玻璃破裂的響。房頂壁上的粉土紛紛下墜。

——連死都不讓我安安靜靜的死啊！——拉則爾悲嘆地說道。

接着就是接連不斷的爆炸聲。拉則爾底小屋裂得直響，像在破聲哀鳴，所有的木板都抖動起來：

連卡氣喘喘的跑進屋來，大聲叫道：

——爺爺，你在這裏麼？德寇在毀城呀！

——什麼一回事呀？——塔拉斯莫明其妙。

——德寇在炸城呀！——連卡又叫道。——他們在開跑呢！
——怎的是開跑呀？

塔拉斯抓住自己的手杖，跟着連卡，就出去了。

——莫讓他們走掉啊！——他一面走，一面叫。

他沿着一條街跑去，用手杖大敲每家的窗葉，連連叫喊：

——喂，大家都出來啊！喂，德寇在開跑啊！莫讓他們跑掉！喂，男子們，快出來啊！
頓時，就有很多人圍聚到他身邊了。

——讓他們跑掉罷！——人羣中有人叫道。——我們又沒有請他們來！謝天謝地，跑了也好！

——塔拉斯，你想怎樣？

——我們決不讓德寇走掉！——他叫喊說。——我們就在這裏揍死他們！

——不用我們動手，有人要揍死他們的，塔拉斯！：你要知道，我們並不是軍人。這無關我們的事。
——怎麼無關呀？——塔拉斯吼了一聲。————怎樣不關我們的事呀？那末，又關誰的事呢？德寇

完完整整的跑掉之後——又能重新來糟踏我們的生命，吊死我們的孩子。我們決不能讓德寇走掉呀！
要殺死他們！活埋他們！

他大揮其手杖，急忙往城市中心跑去，連卡同他並排跑着。工人們從四方八面都跑出來了，很多人手手都拿得有武器，也不知這些武器是怎樣落到他們手裏的。

巴佛里克拿着一枝自動槍，腰上掛起幾顆手榴彈，也在那裏跑着。他跑過那絞架時，才回頭看了看娜司珈。當時天色已晚，她的面孔已經看不清楚。在滿天的熊熊火光中，祇能見到她那陰慘的輪廓，但現在巴佛里克知道，娜司珈對於他這種奮不顧身，毅然赴戰的精神，定是鼓勵不已的。

——唉，可惜，沒有槍！——塔拉斯一面跑，一面忿恨地叫道。——連卡，唉，可惜沒有槍！他們跑到城市中心，一直跑到廣場上，那裏經過轟炸後，房子還在冒煙。塔拉斯從這焦氣、煙霧飛揚的牆土以及貪暴地飶着磚牆的黑焰中，見到自家城市底面目：房屋都在飽受驚懼，癱變着的，有的傷得要死，有的着了火，他看到一重重的黑牆在倒塌着：

塔拉斯停下腳來，新愁舊恨，氣得他渾身震顫。

——啊，啊，呀！——他一手撫着心，嘆了一聲。

他們把這城市竟糟踏成這個樣子了啊！這羣賊匪把塔拉斯底心怎傷害到這種程度啊！昨天，他在絞架上看到他女兒的屍屍，此刻，他又在煙火中見着自家城市在那裏癱變着：

一羣退却的德寇，好像小偷一樣，從煙霧中竄起過去了。他們的汽車都堆擠在街道上的廢墟中，一個擠着一個。司機們和兵士們在街上倉皇亂竄，軍官們從司機棚裏伸出頭來，拿起手槍在虎嚇什麼人：塔拉斯一眼就望見他們。

——就是他們！——他指着德寇，叫道。——就是他們！大夥們，你們看見沒有？快去，打吧！打死他們！

他把自己那根多節的老人手杖，高高地舉在頭上。此刻他也沒有戴帽子，露出一個白頭，城中燒起的火照得臉上飛紅，他拿起這根手杖，真是威風凜凜，氣勢汹汹。

——爺爺！——他聽到連卡在叫。——這裏有槍，爺爺！快拿去！

塔拉斯掉過身來，連卡正彎起身子在看什麼。

——快來，爺爺，拿去！

塔拉斯連忙跑到那裏，就看見地下有一個德寇底屍屍，身邊帶有一枝槍。

——是誰把他打死的？——塔拉斯嚇聲問道。

——我們……工廠裏的人……他們剛從這裏跑過去了。聽，爺爺，他們在打槍！

——噫呀！——塔拉斯狂笑一聲。——打得好，打得好！連卡，我們也去打吧，也像他們一樣！

走，我們也去！——他彎下身子，就拿起一枝自動槍和一袋手榴彈。

——唉！——塔拉斯愁鬱地說道。——可惜，我沒學會，不知手榴彈是怎樣擲的。

——爺爺，我會擲！——連卡急忙回答。——拿來，我告訴你！

——連卡，你就擲吧！乖孫子，你擲吧！請你擲吧！我來用自動槍打他們。

連卡兩手一張，眼睛一眯，照着那羣德寇汽車中間，就是一手榴彈。只聽得轟的一炸，接着就聽到那裏，又哼又叫，他們像駭掉了魂似的，亂射一陣：

——擲呀！乖孫子，擲呀！他們在號哭麼？擲呀，我要你擲呀！——但忽然他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打到他的腰邊，身上着了火。——哎，喲，喲！——他輕輕呻吟一聲，就倒到地上了。

——爺爺！——連卡連忙投到他的身邊。

——不要緊……不要緊……帶了傷……連卡，你擲呀！擲呀，請你擲呀！

石灘城家裏的女人們，坐在關着的窗葉跟前，臉都駭白了，每聽到一聲爆炸，大家嚇得身子一顫，連連禱告。

——上帝呀！上帝！——老太婆伊甫洛森娜咕咕嚕嚕地說道。——保佑我家老小，別讓他們死掉呀！

——還保佑安得列啊！也要保佑安得列啊！——安托琳娜請求道。——無論他現在，人在哪里，幹什麼事，上帝，都要請你保佑他，保佑你的奴僕安得列呀！饒恕他的罪孽啊！

安得列此刻正在往家裏走着。

他又在往家裏走，但他現在不是羞怯地走着，不是穿起農民大褂，像個逃犯一樣，專找小路，偷偷摸摸地走着，——而是身著軍衣，沿着我軍進攻的大道行進。

當他終於跑到波世卡爾我們紅軍那裏時，他就馬上對指揮官說，願意重新參加作戰。他還說了他被俘擄過，他要擺脫他在父親面前和在紅軍面前所犯的罪過，這一罪過他自己也知道。他還想補充說道，他並不是空手跑到他們這裏來的，他在路上，有時一個獨人，有時和同志們一塊，幾次襲擊退却中的德寇的輜重，有些打壞了，有不少的打下來了。但是，他望了望指揮官那森嚴的，在戰鬥中染滿了黑煙的面貌，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這些人都在斯大林格拉附近奮死鬥爭過的，對他們有什麼話可說，在他們面前，又有什麼事可吹呢？他此刻本應當同他們一樣，渾身是血，滿臉是煙，忙得短皮襖上冒汽，襯衣上的汗結成了巴，皮靴上還帶有從窩爾加河到頓河這沿途上的雪和泥。他現在站在他們這羣軍人面前，身上不是還很乾淨麼？較之他們，他不過是一個逃兵，實在可恥得很。

特務科花了很長的時間，嚴格地詰問過安得列，但無論如何，總沒有像他屢次詰問自己時，那麼嚴格。

要是他來詰問時，一定是這樣問法：——安得列，你在祖國面前犯了什麼罪呀？——我的罪，就是因為我怕死過。——還有呢？——還有，就是我失掉過信心。——安得列，你怎麼弄成這樣的呢？——這是因為我的心靈太貧弱了：——那末現在你又怕不怕死呢？——現在，我可不怕了。——你那

怕死的心理又是在哪里丟掉的呢，安得列？——在奴隸生活中。當奴隸比死更痛苦。——你在那裏又還找到了信心麼？——沒有。但找到了仇恨心。仇恨心比信心還要堅固。——現在你又想幹什麼呢，安得列？——我想措槍，同志們，請把我編到隊伍裏去。——為什麼你要措槍呢，安得列？好讓你父親來饒恕你麼？——讓父親饒恕，這還不夠。——要贖脫你在祖國面前所犯的罪過麼？——這也還是不夠。做到這點，祇打一場仗就行。而我來到你們這裏，是要參加所有的戰鬥。——你是要灌飽你的仇恨心麼？——仇恨心再灌也灌不飽的。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安得列，你又為什麼一定要措槍呢？——爲的是要戰到盡頭！爲的是要爭取最後勝利！不做這步，我決不甘休。

特務科並沒有這樣來詰問他。也許問過，但是另一種問法，人們仔仔細細看了他一下，——好像已經看到他內心裏去了一樣，——就相信了他，把他編到隊伍裏去了。那裏馬上就給了他一枝槍。他領到的是一枝步槍。這枝步槍同他以前繳械時扔到玉蜀黍地裏的那枝步槍完全一樣，也是水聯珠式的，黃槍托、刺刀帶角的普通俄國步槍。這樣的步槍，爲什麼安得列從前視若無用的木棍，而此刻又成爲殺敵的利器呢？

安得列已經被編到隊伍裏去了。在新戰士尙未上火線之前，連長把他們帶上昨天作過戰的地方，說道：

——看看吧！

他們都看過了……

戰場上蓋滿了黑雪，到處都是被踐踏過的，慘破不堪的，還可以聞到香火藥氣味。燒毀了和打壞了的德軍坦克，倒得滿地都是，好像些死馬一樣。德寇的大砲，馴馴服服的把砲口朝天，猶如俘虜在舉手

織械一般。倒斃了的德寇，個個都縮成一團，僵硬硬的，髒污的，金黃色的頭髮凍在雪地上，破爛的鋼盔裹業已結了冰。

勝利的濃香，從戰爭這托拉機所耕耘的田野上，從敵人這東倒西歪的死鉄中，並且是從我軍的雄強坦克的輪跡下噴出來，香得那麼刺鼻，安得列滿滿地吸了一口之後，也不能不傾心羨慕地想道：——可惜，我沒有在這裏！

此刻，他在羨慕那些不認識的戰士，——也許就是他的同鄉，——他們昨天從這裏光榮顯耀的走起過去，現在又在頓河一帶殲滅德寇，並把他們向西追逐。

——看吧！——連長森嚴地說道。——看看我們的人怎樣撕殺啊！看看俄國人怎樣痛擊德寇啊！要得！——安得列回答一聲，嘴巴狠狠地動着。——就讓我們也來撕殺撕殺看。

——我們要求殺敵！殺敵！——新戰士們急不可耐地叫道。留在戰地上的勝利的景象和香氣觸動了他們的心靈，勝利底火焰沸騰了他們的熱血。

——你們要去殺敵的！——連長唏唏一笑說道。

黎明，他們就上了戰場，而與正在大舉進攻之我軍的巨潮匯流起來。這是著名的窩爾加河到頓河的冬征，將來史冊上要大書特書的；而安得列也參與其中，這真是他生平的一大幸事。

他們鼓行而西：——大羣大羣的德國俘虜，垂頭喪氣的劈面走過。他們穿的綠色軍大衣，後絆也脫掉了，又沒繫皮帶，既不像莊稼漢，也不像士兵——而是俘虜，安得列望着他們，帶起一種幸災樂禍的神情嗤然一笑：「嗯哼！你們這些無敵好漢，也有這一天呀！」現在他作起戰來，是更加兇猛了。老戰士們又把作戰的新技藝教給他。因為他們所知道的東西，很多是他所不知道的，也是他所不能知道

的，——因為過去這個時期他當了俘虜，而他們都在作戰。戰鬥乃是最好的研究院。但他能激勵他們的仇敵心。他常常對他們講到在敵人踐踏下呻吟的各城市的情形。他對他們說：

——如果你們知道那裏的人該是怎樣愁苦而又深信地在盼望我們，那麼，你們殺起敵人來，還會更兇猛一些！

當米列洛沃城被安得列所在的這個師團佔領，而附近村鎮的德寇全被肅清之後，安得列特為指給同志們看：

——看，從前這裏就是死亡底集中營！

戰鬥的煙火把他臉上薰得烏黑，勝利鼓舞了他的心緒，他佇立着，觀望這片荒郊。帶刺的鏽鉄絲網還在那裏搖搖動動：上面披得有一層白雪：他望到這鉄絲網，登時就覺得復仇底渴望又沸騰起來，這種渴望是任何東西也消釋不了的。在蘇聯紅軍的痛擊之下，一個個的城市接二連三的收復過來，可是安得列總嫌收復的太少。人們困在水火之中，悲慘不堪的等待着。也許，誰也沒有想到安得列頭上來，——父親在咒罵他，老婆也不饒恕他。大家所等待的是俄國刺刀。那知這把刺刀就在安得列手裏。不管人們是不是在等待他——但他是替他們帶來這自由的，他是在槍林彈雨之中，奮不顧身的打回老家去。

也許他竟不能活着打回老家。但是他並不怕死，雖死不辭。還在第一天，他就向他班長弗拉索夫中士說過：

——如果我犧牲了，就請你通知我的家屬。——這就是我家裏的通信處！

但此刻他業已知道：現在就是死了，也回得了家。

他真幸運，活着回來了！剛一拂曉時——天色還未放明，城裏還是昏黯黯的，——他同一部份戰

士首先衝進城了。他在自家城市這些很熟識的街道上，一直戰到肅清了最後幾個德寇爲止。

上級允許了他回家去走一趟。他這次回到家去，並不是先去叩窗戶，而是昂然直奔，一推開門，就走進屋子裏去了。

——安得列！——安托琳娜叫了一聲就投到他面前。

他很慎重地擁抱着她。他怕過於溫柔。因爲戰鬥的熾火仍在他那黑頰上燃燒着。

——爸爸回了！——瑪麗亞高興地大聲叫道。——我爸爸完全回來了！

——還不是完全回來了，女兒！——他回答說。——我還要到很遠的地方去。

他迫不及待地把全家人打量了一番，就是沒有看見父親。

——父親在哪裏？——他嘎聲問道。

——他在自己房裏躺着。帶了傷，——安托琳娜匆忙回答。

安得列走進父親房裏。

塔拉斯躺在牀上，眼朝安得列一瞥，在兒子看來，像是在譏笑他的樣子。

——啊呀，安得列！——老人一笑，吞吞說道。

安得列忿然從胸前扯下一個什麼東西，握在拳頭內面，就對父親說：

——父親，我向你問安！同時告別了！至於這件東西，——他把那往桌上一扔，那東西朦朧發光，好像個當五十哥比的銀幣，——日後，姑無論我是活是死，總之請你保存起來！——說罷，就跑出去了。

塔拉斯小聲地把他的老婆叫到跟前：

——他丟下一個什麼東西，給我看看！

老太婆伊甫洛森娜就把那銀牌交給他。

「英勇章」，——塔拉斯一看，又笑了一下。——他已經走掉了麼？這自傲的傢伙，不愧爲我的血種！

連卡跑進屋子裏來仍是氣喘喘的，他又帶了新消息回了

——爺爺！——他大叫一聲。——我們的人來了，接連不斷地來了！：滿城都是紅軍！還有坦克！

嘿！——塔拉斯弱聲軟氣地說道。——真倒霉，我偏起不了床！帶了傷！不然，我早就把我全家老小帶到戰士們面前，直接向那最高級指揮官聲明道：「指揮官，我可以正眼望着你和你部下的全體軍人，我全家人在祖國面前，都是問心無愧的！」

——祇是娜司珈不在了！——伊甫洛森娜老太婆咕咕噥噥道。——尼基弗爾也——連幾個月都沒有

(十一)

塔拉斯底小兒子——尼基弗爾還在秋季時，就在斯大林格拉附近受了傷。他已經被轉到窩爾加河以東的軍醫院裏去了。一位替他施行過手術的醫生向他說道：

——你的傷是好得了的，但不能作戰了。

——尼基弗爾寂寞得難過，就問醫生：

——那我將來又能做什麼事呢？

——戰前你是幹麼的？

——我是工人，五金工人。裝配匠，——尼基弗爾回答。——例如我裝備過大鎔鉄爐：

——那就好極了！——醫生很高興地說道。——你將來就去裝設鎔鉄爐吧！

尼基弗爾的病房內，還有很多戰士躺着。鄰邊舖位上就是躺的一位很出色的人，亞歷士、庫利珂夫中士，是平茲城的人。

——老弟，——他對尼基弗爾說，——我幾次帶傷，經過幾次中等修理。——修理好了我又去作戰。我的傷總是很快就可養好的。

的確，他的傷很快就養好了，甚至醫生也驚訝起來。而庫利珂夫微微一笑，說道：

——我們姓庫利珂夫的這家人，皮膚都是很結實的，醫起來也方便。我家祖輩們沒有醫生也活了一輩子，傷都是自然養好了的。而我又帶的什麼傷呢？這也算是傷啊！：

尼基弗爾總覺得難乎爲情，因爲醫院裏的人是這樣慇懃地扶持他。他們替他把身上從戰壕中帶來的泥土擦掉，替他洗得乾乾淨淨，把他安放到潔淨的被單裏，現在他是清靜的，舒坦的。任何時候，任何人也沒有這樣關心過他。不錯，他這身體，受過母親的撫愛，也有女人們傾情過，也奔走了十七年之久，而今這身體上被彈片打得洞穿，人們把它抬到醫生和看護這些陌生人面前。他們把它當作寶物，體貼入微地來照護它。他甚至覺得有些害臊。

他右邊舖位上是躺的一個斷了一隻手的戰士。有時，他口裏總在嚕嚕叨叨，連什麼都不喜歡：無論吃食也好，醫生也好，病房也好，他都不滿意。亞歷士、庫利珂夫老是聽着，有次他就問他：

——朋友，怎麼的，你是個修馬具的麼？

——爲什麼是修馬具的呢？——那人顛預地一聲。

——或者是個皮鞋匠麼？——庫利珂夫又追問道。——一個坐着做手藝的人，總愛嚕嚕叨叨。一個人做事，工作又很寂寞。於是他就替自己湊起興來。

——不，我是個匙子匠！——那個愛嚕嚕的人氣忿地叫道。——做匙子的！如果你願意知道，我就這樣的一個人。也許，在全高爾基省裏，我算是第一個匙子匠。也許，全俄羅斯的人都是用我的匙子來喝白菜湯。那知現在倒要人家來用匙子喂我，因爲我有一隻手斷掉了。

——你斷的是那一隻手呢？是右手嗎？——尼基弗爾問道。

——那怕斷了左手又怎樣啊！我就情願德寇折斷我的一隻腳。要腳幹嗎？我又不愛跳舞。看，斷掉一隻手，我怎麼辦？

——要是斷掉右手，那却：——庫利珂夫安慰他。——沒有左手倒不大碍事。

話說得再好，也還是安慰不了這位斷掉一隻手的人，他依舊是不斷地嚕叨着。

——你們幹麼要替我醫治呢？——他向醫生們嚕嚕道。——用不着醫我。就醫好了，我也不能打仗。請你去醫庫利珂夫吧，他還可以作戰。

——又有什麼要緊哩！——醫生回答說。——我們醫好庫利珂夫，是爲要他去作戰，醫好了你，是爲的要你去生活。

這幾句話打動了尼基弗爾的心，他是親耳聽到的。大概，庫利珂夫也感動了。晚上，庫利珂夫走到鄰居跟前，彎起身子對他說：

——他們醫治你是爲的要你去生活！鄰居，你聽到這話沒有？爲了生活！這幾個字妙不可言！醫

如說，你面前有輛汽車，或者一架拖拉機。你試試去把它的履帶，後尻，機身都毀壞掉，——結果怎樣呢？一堆廢鐵。這就不是機車，而是爛鐵。功用就完全失掉了。要是一個人，斷去兩手，折掉雙腳，——而他還是人，依然是一個人。你聽到沒有？這是因爲人有心靈，有智慧，——他把頭完全靠近他鄰居的耳邊，氣呼到他臉上，繼續說道。——同鄉，你不要垂頭喪氣？聽到沒有？安然過活下去。我誠心誠意盼望你。爲了生活要好好地過活下去……

尼基弗爾聽到這些話，腦子裏也在思索這「生活」二字。他原是很感覺痛苦的，因爲他再也不能同弟兄們在隱蔽部裏抽抽草煙，再也不能在砲聲隆隆中，同大家一塊去衝鋒陷陣，那時砲打得那麼令人快活，死神就在身邊，一縷縷的熱氣浮在自己臉上，內心裏非但驚懼，而又愉快，而又怒火騰騰。現在，他知道了，他爲什麼還要活在人世，爲什麼還要長期地有成就地活着：爲了偉大的將來，爲了勞動，他就這樣活下去。

他出院時，把庫利珂夫的手握着，抖了好久。

——你回家去麼？——中士問他。

——好像是要回家了——尼基弗爾答道。——眞真說來，我的家還在德寇統治下面。但是我料想到：家鄉快要收復了！是不是？你想怎樣？

——快收復了！——庫利珂夫很自信地回答。——呸，你回去罷。我還要 go 碰碰子彈的。我的仗還沒有打完。

——我也想……去打仗……——尼基弗爾苦悶地說道。——祇是這兩根拐杖不讓我去……

——不要緊，不要緊！回家去吧！沒有你，我們也應付得來的，——他又抖了抖尼基弗爾底手。

——回家去吧！老弟，這是很正當的事！我們打完仗之後，都要回家的。

當時，我軍在頓河一帶擊潰了德寇之後，就在頓河草原上大舉追擊敵人。

——我們紅軍正在向我家鄉方面打去！——尼基弗爾歡天喜地叫道，——按行進方向，恰恰是朝我家裏去的：

他終於決定跟在我們大舉進攻的紅軍後面，回到家去。

同路的汽車也願意載他。

——來，我們把你載去！遠不遠呀？——汽車夫問他。

——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尼基弗爾聳聳肩膀，答道。——我的家鄉，一般說來是很近，又因為不在我們手裏，所以就相當遠。噢，我想，在我還未拐到家去以前，就會收復的，是不是？

——還要早一些哩！——很快活的汽車夫們回答說。

——我料想也會是早些就要收復的。那就趕忙走罷。

他急急忙忙，歸心似箭。他在那收復了的土地上，走一段路，坐一段車，天晚就到收復了的村鎮裏過夜。到處的人都很高興地接納他，總是把好位置讓給他。

——這並不是尊敬我，——他猜想道，——而是尊敬我的兩根拐杖。這是尊敬我所流過的鮮血。他也曉得，爲了這來表示感謝，是不大方便的，是不行的。他沒有說感謝的話，而是向那些主人

們來講述斯大林格拉的事情。他還把這些事情講給載着他的汽車夫們聽，講給那些用自己鍋子喂東西他吃的戰士們聽。大家都很樂意地聽他講，——他和他的拐杖都成爲民間的史料了。

尼基弗爾經過這收復區愈往西走，則另一種的關懷和思想就愈加籠罩着他。他眼見着：土地又死灰復燃了，土地是堅強不屈的土地，生活是摧毀不了的生活。

各村鎮裏的娘們在用藍色塗自家的牆壁。

——喂！——他向她們叫道。——還早着呢，嫂嫂們，聖誕節還遠哩！

——我們在塗哥培爾街：——娘們笑嘻嘻回答。——滾它的蛋！——她們一面說，一面就把德寇寫在牆上的字：「哥培爾街」，「戈林街」：指給他看。——娘們在怒火騰騰地塗滌德寇留下的殘跡。

村莊裏那些忙忙碌碌的農夫們在雪地裏挖取集體農莊的財產，從隱蔽起的深坑裏摺出麥種來，準備播種。

有個莊稼漢皺着愁眉，用德寇的一個小汽車門來代替院子小門，想方設法地往那籬牆上裝着。

——你裝這幹麼呀？——尼基弗爾笑道。——替家裏弄到了戰利品麼？

——這有什麼要緊呢？——那莊稼漢泰然地把肩膀一聳。——他們把我滿院子裏都搗毀壞了：

尼基弗爾在柏爾斯克才見到第一家開門營業的一個書店。書店四週的房屋都燒掉了，真奇怪，偏是這書店還在。窗上的玻璃都沒有了，但書籍還是整整齊齊，一堆堆的在那裏擺着。

——這樣會被人偷去的！會失落的！——尼基弗爾對一個售書人說道。

——沒有人來偷的！——售書人自信地回答。——我們同胞們在德國人下面過了一些日子，從來也沒有人受他們的騙。現在誰會懷疑我們的人呢？我們的同胞們是可以相信得過的。

成羣結隊的人們，就像過節日一樣，都跑去修橋補路，因為他們渴望自由的勞動，猶如渴望麵包一樣。工人們聚在燒得烏黑的工廠樓房附近。各礦井裏，大家不待命令就抽起水來。爛火車頭底墓場上，工匠們忙於工作。雪地裏，有人在東找西尋的搜掘螺旋釘和螺旋帽。女人們搬桌椅到學校裏去。游擊隊從森林和窪地裏回來。到處都充滿了恢復工作的熱潮。土地又死灰復燃了。大家都不願意等

待，也不能等待，——昨天戰鬥過的田野上，今天已經有集體農民到那裏去工作了。

尼基弗爾陡然感覺到，他的手癢得無可奈何。——「呃，該有多少事情要做啊！多少工作要作啊！——他一邊瞧着那工廠的殭死的車間，一邊貪婪地想道。

他並不是從前綫上回來的一個疲憊的病兵，而是一個建設者，是渴望工作，急不可耐的一個建設者了。

他面前就躺的是那塊同他一樣的，負了重傷的土地。各礦井上的鉄天架，經過破壞之後，都幾乎要倒塌了。大大小小的鉄橋都像支起木拐杖在顛躓着。到處是創傷，滿地是血跡。

——不要緊！——尼基弗爾說道。——不要緊，我們都活着咧！呢，該有多少事情要做啊！多少工作要作啊！這兩根拐杖，又有什麼要緊呢？拐杖很快就要丟掉的！看看，我們來把洪爐的大火昇燃起來吧！

因爲生活就是如此：創傷是可以痊愈的，而且正在痊愈着：